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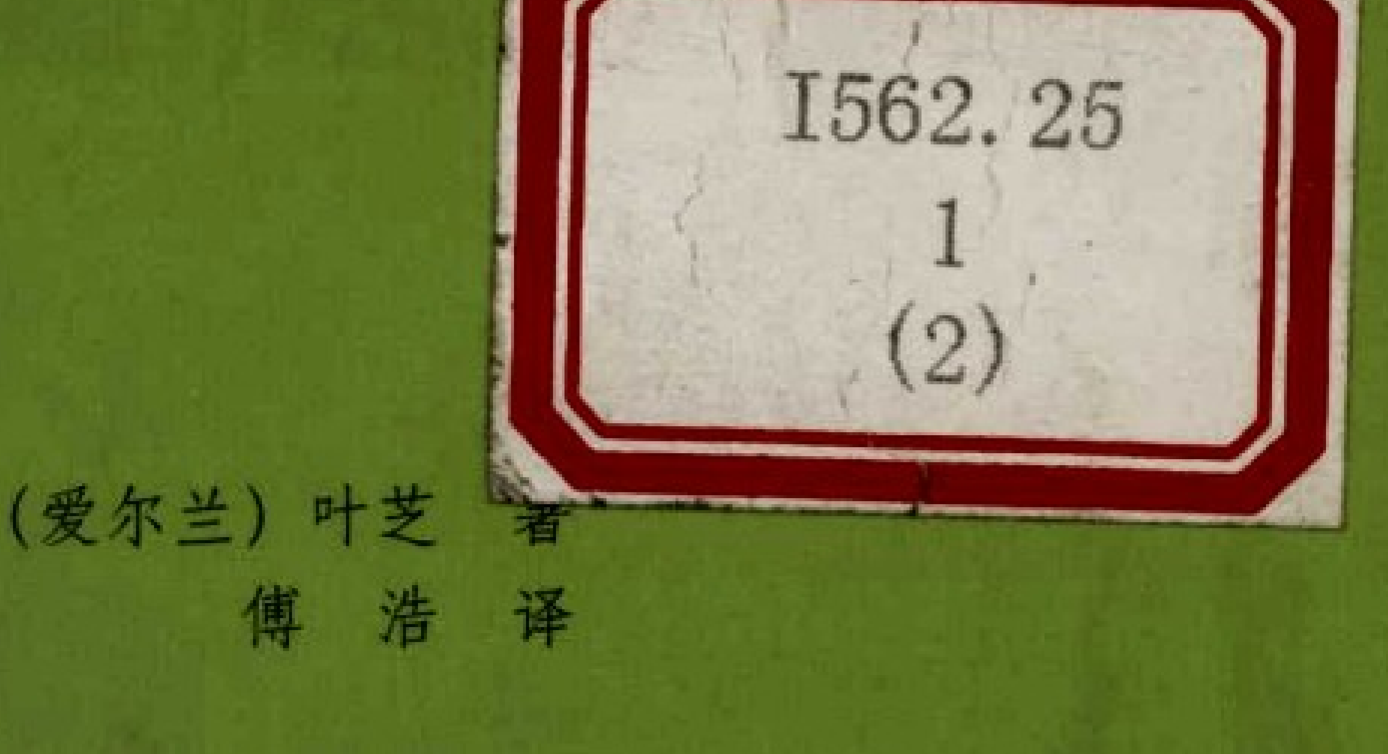
William Butler Yeats

叶芝诗集

中

傅 浩 译





《叶芝诗集》

（爱尔兰）叶芝 著
傅 浩 译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192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生创作丰富，其诗吸收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最终熔炼出独特的风格。其艺术探索被视为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艾略特曾誉之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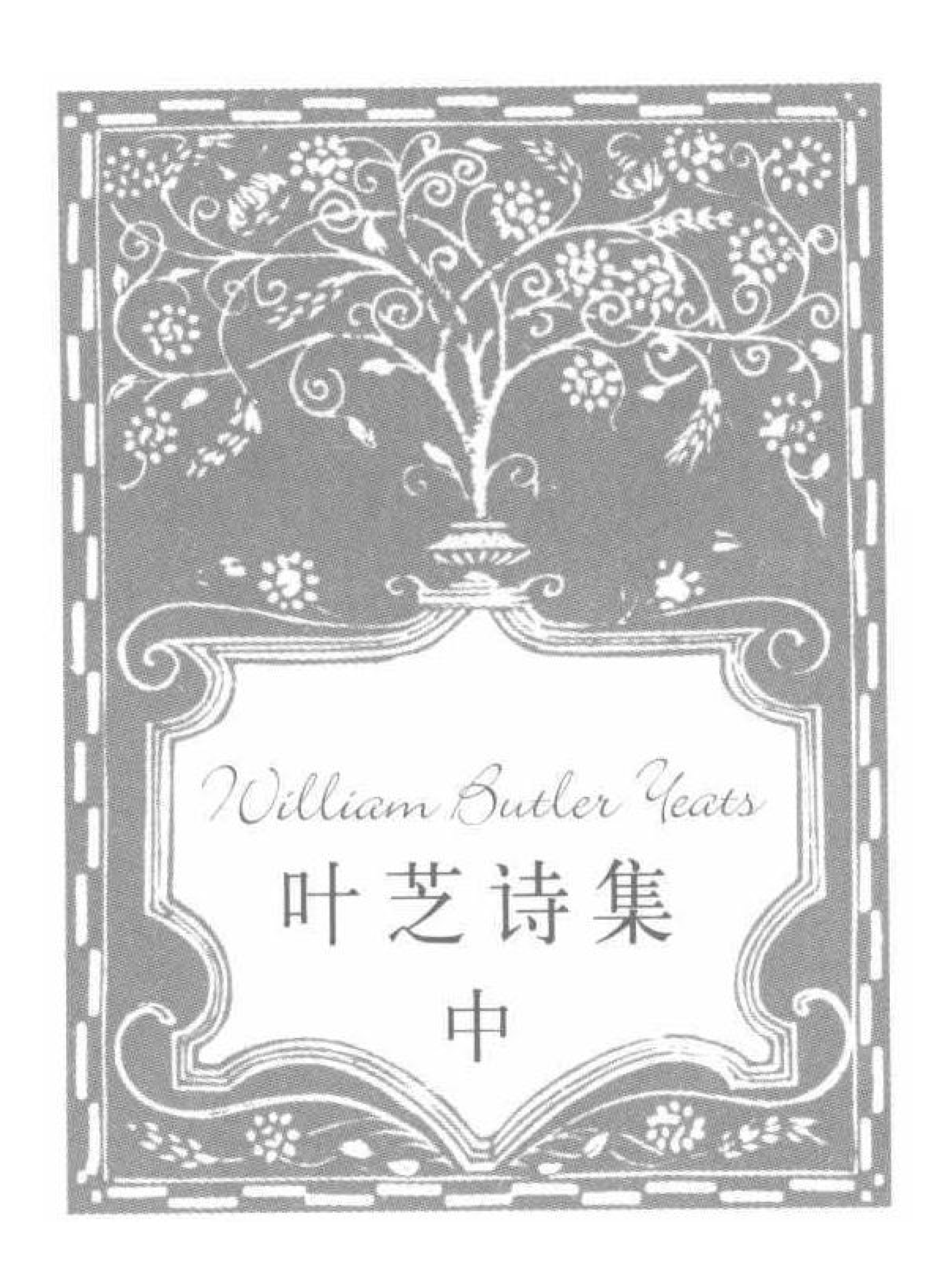
本书包括正式结集的全部标准版本的叶芝抒情诗的中译文，共计374首；并附有详尽注释，以及一些相关的背景材料。译者对自己早先的译文和注释做了全面修订。“他在对叶芝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翻译了这本诗集。他的译作忠实于原著的艺术风格，语言流畅，文字凝练”（屠岸评语）。“……是现有叶芝诗歌翻译得最完整，在我看来也是译得最好的一种。……这部书对中国诗歌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以后的时间里会逐渐显现出来”（张曙光评语）。

责任编辑：赵志明　平面设计：张志伟



20世纪

世 界 诗 歌 译 丛



傅 浩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　任[①]

1914

"责任始于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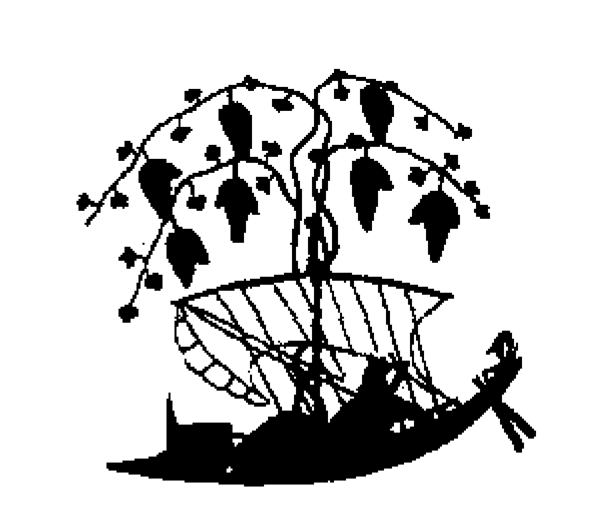
——旧剧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夫子

① 1914年夸拉出版社初版，包括叙事诗"两个国王"和诗剧《沙漏》。1916年版删去诗剧。现共收诗31首。第一个题记出自何处尚不清楚。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叶芝在埃兹拉·庞德帮助下所作的旧剧本。第二个题记出自《论语·述而篇》第五章。





序 诗

请原谅，老先辈们，假如你们仍在
听得见故事结尾的某个地方的话，
“免交十和四分税”①或做从戈尔韦
到西班牙出口生意的老都柏林商人②；
乡村老学者③、罗伯特·埃梅特的朋友、
穷苦人眼里的百岁的记忆；
把那不曾流经任何贩夫腰肾的
血脉留传给我的商人和学者，

① 叶芝原注：“‘免交十和四分税’是一个现在我无法改正的错误，如果不大加改写的话。维庸作品——我忘了附注——中的某个商人是‘免交十和四分税’的。被爱尔兰议会减免某些税务的爱尔兰商人是——除非我的记忆力再次欺骗我，我记不得我所据的权威了——‘免交八和六分税’的。”(1914，《叶芝诗集新编》593 页)其实，十八世纪爱尔兰批发商获准减免缴纳百分之十的烟酒税和百分之六的其他货物税。

② 本杰明·叶芝(1750—1795)：叶芝的高祖父，一位布匹批发商。

③ 约翰·叶芝(1774—1846)：叶芝的曾祖父，斯来沟郡脊崖教堂教区长，爱尔兰爱国者罗伯特·埃梅特(1778—1803)的朋友，。

无论掷出什么色子都认输的军人：
当那荷兰人渡河而来时，在波义尼
咸涩的海水边抗击詹姆士①及其
爱尔兰人的巴特勒或阿姆斯特朗②；
在毕斯凯湾随着一顶破帽
从甲板上跳下水的老商船主；③
尤其是你，沉默而厉害的老人④，
因为那日常的景象打动了
我的幻想，使我少年的嘴唇说出，
“惟有浪费的德行才挣得阳光”；
请原谅为了一场不育的情欲⑤之故，
尽管我已将近四十九岁，

---

① 在1690年的波义尼战役中，荷兰裔英国国王威廉三世(1650—1702)打败了詹姆士二世(1633—1701)。

② 1733年，本杰明·叶芝与来自富有的巴特勒家族的玛丽·巴特勒(1751—1834)结婚。1835年，叶芝的祖父威廉·巴特勒·叶芝(1806—1862)与威廉·柯贝特(1757—1824)和格瑞丝·阿姆斯特朗(1774—1864)的女儿珍妮·格瑞丝·阿姆斯特朗(1811—1876)结婚。柯贝特和阿姆斯特朗家族有长久的从军史。

③ 威廉·米德尔顿(1770—1832)：叶芝的外曾祖父，商人、船主，可能还是走私者。毕斯凯湾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叶芝在《童年和青年的幻想》(1916，《自传》，伦敦，1955)中描述过毕斯凯湾事件。

④ 威廉·波莱克斯芬(1811—92)：叶芝的外祖父，船主兼商人。

⑤ 指对毛德·冈的不得回报的爱情。



我还没有孩子，而只有一本书①，
只有它可证明你们和我的血脉。

1914.1

① 叶芝生于1865年6月13日；此诗最初发表于1914年5月25日夸拉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责任》中。

灰　岩[1]

与我同学技艺的诗人们，
柴郡干酪饭馆[2]的伙伴们，
这儿有一个我改写的老故事，
我想它会比时下流行的故事
更能取悦你们的耳朵，
尽管你们可能认为我白费气力，
假装可能会有激情，

---

① 灰岩：山丘名，在克莱尔郡，是爱尔兰传说中埃法的家居处。埃法通常被描写为"神仙情人"。在1014年爱尔兰人抗击丹麦人的科隆塔夫战役之前，她提出要陪她最喜爱的情郎杜佛林·欧哈特甘过二百年快乐生活，如果他不跟他的朋友、国王布莱恩·博如之子穆拉夫一起去参加战斗的话。他拒绝了，遂与穆拉夫、布莱恩·博如一起战死。叶芝在《爱尔兰农民神话传说故事》(伦敦，1888)中把埃法描写为"盖尔人的缪斯，因为她给予她所迫害的那些人以灵感。盖尔诗人早夭，因为她无休无止，不愿让他们在人世上久留——这个恶毒的妖女"。

② 伦敦弗利特街附近的一家小饭馆，1890年代初"诗人俱乐部"同人的聚会处。



其中生命多于死亡，
尽管忙于给你们的瓶中灌酒，
健壮的老戈班[①]没有说话的机会；
那寓意是你们的因为它是我的。

当酒杯在日暮时分轮流递传时——
好故事难道不就是这样流传的？——
众神正聚坐在餐桌前，
在斯里佛纳芒[②]他们的宫殿里。
他们唱着困倦的歌，或打着鼾，
因为全都酒足饭饱了。
冒着烟的火炬照耀着
戈班打制的金属器皿，
在那里滚动的厚重的旧银盏，
或尚未喝干的酒杯，
那些是在狂热鼓动肌肉的时候，
他在山顶上打造出来，
用以盛他酿制的、惟有

① 锻工戈班：爱尔兰神话人物，属于“妲奴的部族”，以善造饮之可使人长生不死的仙酿著称，亦有厨神之称。

② 盖尔语，义为“女人之山”，在提珀若瑞郡，“妲奴的部族”中一名为鲍勃·德戈的国王的都城所在地。

诸神才可以沽取的仙液琼浆的。

此时从那使他们睿智的浆液上，
那些神祇全都抬起了
他们双眼的朦胧想像，
因为有一个被造就得似女人者①
在他们瞌睡的眼皮前急奔，
并且因激动而颤抖着说：
“快出来挖掘一个死人，
他正躲在地下的某处，
去把他当面嘲弄，然后
用马和猎狗把他驱赶追逐，
因为他是所有死人中最坏的。”

只要我们在梦中看见那殿堂，
那些被酒浸泡的眼睛，我们
就会茫然而惊恐，咒骂使我们
未来的日子都变空虚的厄运。
我认识一个谁都无法取悦的女人②，

① 指女神埃法，又作埃法尔。
② 指毛德·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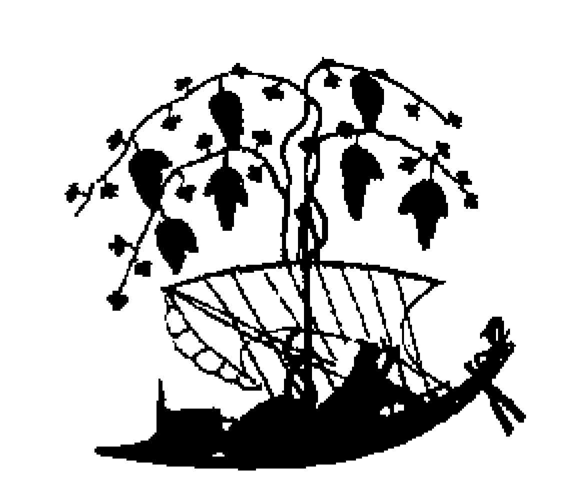
因为还是个孩子时她就梦想
造就得像这样的男人和女人；
后来，当她的热血奔腾如狂，
才理清楚她自己的故事，
说："两三年以后，
我只好嫁给某个可怜的傻子，"
说完此话，眼泪直流。

自从，酒馆的伙伴们，你们死后，
也许你们的影像一直立站——
仅仅扔掉了骨头和肌肉——
在那差不多满满一屋子人面前。
年纪轻轻你们就不得不面对你们的结局——
那是美酒或女人，或某种诅咒——
但是决不要作一首更拙劣的歌曲，
那样你们就可能有一只较重的钱袋，
也不要为某种事业呐喊助威，
那样你们就可能有一大群朋友。
你们遵守了缪斯的更严格的戒律，
无悔地面对了你们的结局，
因此赢得了权利——但是

我最赞赏道生和约翰生①——
可与那些被世人遗忘者为伍，
并摹仿他们骄傲而坚定的眼神。

“在黎明至黄昏之间，丹麦
军队被驱逐出去了，”她说；
“虽然那事件很久没有定论，
虽然爱尔兰国王和半数的
各邦君主战死，但在日落之前，
一切都已完成。
“那天
爱尔兰国王之子穆拉夫
正一步一步地向后撤退，
他和他最好的队伍背对背
困在了那里，但是丹麦人
却被一个看不见的人的攻击
和喊杀声吓得惊慌逃遁；
心怀着感激，穆拉夫随着
一只浸染着鲜血、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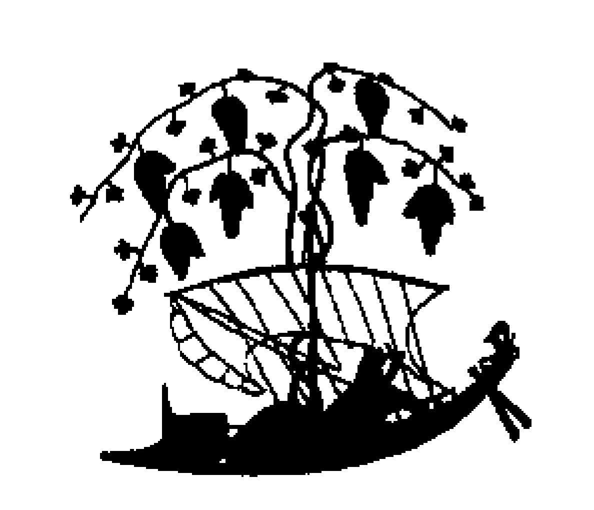
① 厄内斯特·道生（1867－1900）和莱奥内尔·约翰生（1867－1902）：“诗人俱乐部”成员。



踏印出痕迹的鞋底发现
那人站立在老荆棘树丛旁；
虽然他这里看看那里瞅瞅，
其实只是盯着荆棘树看，说：
‘那不过像是空气，却能够
击杀得如此漂亮的朋友是谁呢？’
于是一个青年人出现在他眼前，
说：‘因为岩石养育的埃法
深爱着我，占有着我，不愿
让我死，所以她拿一枚发卡，
把它插在我的衬衣上，
担保说有了这枚卡子
就没有人能看见而把我损伤；
可是瞧，它没了；看见你，
王子，伤成这样，我不愿
再享有这幸运，这是我的耻辱。’
这话说得很圆，但是夜晚
来临时，他对我暴露了他的坟墓，
因为他和那王子都已死去了。
我曾经应许他享寿二百岁，
即使他不顾我做过或说过的一切——

这双不死的眼睛潸然落泪——
声称他的国家的需要居第一位，
我也会救他的性命，可是为了
一个新朋友的缘故他变成了鬼。
即使我的心碎了他又在乎什么？
我要铁锹和马匹还有猎犬，
我们就可以把他撵走。”于是
她纵身躺倒在地面，
撕破她的衣裳放声悲泣：
“他们的力量乃是那些漫游在
灰岩和风光中的神圣幽灵所赐，
那他们为什么还要不忠实？
为什么最忠实的心最钟爱
虚伪面孔的苦涩甜蜜？
为什么长生者定要爱必死者？
为什么神仙要被凡人背弃？”

可是，每一位神祇站起身来，
从容地微笑着，一声不响，
伸出手臂，举着酒杯，
走到她躺着悲泣的地方，
突然间把她浇得浑身透湿；



她滴淌着戈班的醇醪，
不再记得曾发生过什么事，
眼瞪着众神咧开嘴大笑。

我坚持信仰——尽管信仰经过考验——
那生于岩石、在岩石间漫游的脚；
自从你们死后，世界已经改变；
我对于那在大海面前咆哮，
认为刀剑的击刺比恋人的音乐
怀有更良好意图的队伍，
丧失了信誉——就这样吧，
好让那漫游的脚心满意足。

致一位富人，他答应给都柏林市立美术馆第二次捐款，如果证明人民想要绘画的话[1]

你给过，但不愿再捐，
直到足够多的白丁[2]的便士
躺在了鄙弟[3]的半便士旁边

① 叶芝原注："在我阅读爱尔兰报纸的约三十年间，三次公开争议打动了我的想像力。第一次是帕内尔风波。……第二次是有关《西部浪子》的争论。……第三次则为市政府拒绝为休·雷恩爵士的著名绘画收藏兴建美术馆做了铺垫。……"（《叶芝诗集新编》593 页）参见"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一诗 253 页注①。此诗最初发表于《爱尔兰时报》（1913 年 1 月 11 日），题为"赠礼——致一位朋友，他答应给都柏林市立美术馆大于第一次的捐款，如果所募集的款额证明对那些绘画有相当大的'大众需求'"。

② 对爱尔兰人，尤其是穷苦百姓的通称。

③ 同上。



作为“某种证据”[1]，在你
投下你的金币之前，证实
可以骄傲地献出的东西
正是这盲目而无知的城市
想像中最能使之繁荣的东西。
厄科尔[2]公爵吩咐演员
去市场，好让他的普劳图斯[3]
为意大利喜剧做示范。
他在乎什么？难道说是
葱贩子们的所想或所做？
而基多巴尔多[4]，当他
在乌尔比诺多风的山坡，
创建了那教授礼仪的语法
学校供才子佳人学艺之时，

---

① 此处引语出处不详。在将此诗寄给休·雷恩爵士时，叶芝解释说：“我尝试反驳阿狄朗夫人致某人信中的观点”，但又补充说，“此诗所致的‘通信者’当然是个想像的人物”（阿伦·韦德编《书信集》，伦敦，1954年，573页）。他在1912年12月15日致格雷戈里夫人的信中则说：“我头脑中有一首关于雷恩的美术馆和阿狄朗勋爵的诗，但也许写不出来。我将试试。它是不圆滑的，不提阿狄朗勋爵的名字，或许有助于募捐。”（《英国研究季刊》1963年7月第3卷第4期）

② 厄科尔·戴斯特一世（1431—1505）：意大利费拉拉公爵，艺术赞助人。

③ 提图斯·马丘斯·普劳图斯（前254—前184）：古罗马剧作家，最受费拉拉公爵欣赏者。

④ 基多巴尔多·迪·蒙特费尔缔（1472—1508）：意大利乌尔比诺公爵。

就不再派遣信使来回跑
以便获知牧人们的意志。
当他们把考西莫[①]赶跑
而不顾会酿成何等怨恨时，
他把他们所释放的时日
献给了米舍罗佐[②]新近为
圣马可图书馆所做的设计；
在那里动乱的意大利将会
通过吮吸希腊的乳头，
在以和平为目的的艺术里，
在逻辑和自然法则里汲取乐趣。

你张开的手只说明我们的损失，
因为他[③]以前更熟知生活乐趣。
让白丁们去玩掷钱的游戏，
请仰望太阳的眼睛，给出
令狂喜的心叫好称善的东西，

---

① 考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美第奇家族中第一位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艺术赞助人；1433年被放逐威尼斯，但一年后凯旋而归。
② 米舍罗佐·德·巴托罗米欧(1396－1472)：意大利建筑学家，随考西莫·德·美第奇流亡，为他设计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图书馆。
③ 指休·雷恩。



好让某个新日子孕育出精英，
因为你给过，并非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是一个鹰巢所需的合适的枝梗！

1912.12

1913年9月[1]

清醒过来之后,你们[2]需要什么,
除了在油腻的钱柜里摸索,
给一个便士再加上半个便士,
给颤声的祷告再加上祷告,直到
你们把骨头里的精髓榨干;
因为人们生来就是为祈祷和攒钱:
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
随欧李尔瑞[3]一起在坟墓中。

---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7日,最初发表在《爱尔兰时报》(1913年9月8日),题为"爱尔兰的浪漫史(读大量反对美术馆的通信有感)"。收入《九首诗》(1914)时题为"浪漫的爱尔兰(1913年9月)"。

② 指爱尔兰人,尤指新兴的天主教徒中产阶级。

③ 约翰·欧李尔瑞(1830—1907):爱尔兰爱国者,1874年被逐出爱尔兰,1885年归国。对年轻的叶芝影响很大。



而他们是不同的一种人，那些
使你们幼稚的游戏停止的名号，
他们像风一样跑遍了世界，
却几乎没有时间做祷告，
而刽子手为他们备好了绳子，
天告诉我们，他们又能把什么节省？
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
随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是否为此那成群的大雁[①]
在每次浪潮之上展开灰色翅膀；
为此所有的鲜血都流干，
为此爱德华·菲茨杰拉德[②]死亡，
还有罗伯特·埃梅特和沃尔夫·托尼[③]——
勇敢者的一切疯狂行动？
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
随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

① 指在利默里克条约(1691)签订以后及惩治法施行期间(1695—1727)移居欧洲大陆的爱尔兰人。

②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1763—1798)：1798 年起义领导人。

③ 罗伯特·埃梅特(1778—1803)：爱尔兰爱国者，因领导一次流产的起义而被处决。沃尔夫·托尼(1763—1798)：因参加 1798 年起义而被判死刑，旋即自杀。

然而假如我们能使岁月倒流，
召回那些处于极度寂寞
和痛苦之中的流亡者，
你们会大喊:“某个女人的金发
使每个母亲的儿子发疯变痴”:
他们把他们的付出看得如此之轻。
但随他们去吧,他们已死亡消逝，
随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①]

如今真理全沦丧，
对于任何如簧之舌[②]
最好是缄默投降；
你出身高贵[③]，岂可
与那等人物竞争？
纵然是谎言被揭露，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16日。叶芝1922年自注："格雷戈里夫人在她的《休·雷恩爵士传》中认为那首以'如今真理全沦丧'开头的诗是写给他的。其实不是；那是写给她自己的。"1903年，格雷戈里夫人的外甥休·雷恩爵士决定把他收藏的一批近代法国绘画捐赠给都柏林市，条件是须建永久性美术馆专门收藏。由于新馆设计者爱德华·路廷斯爵士是英国人以及建馆资金不足，该计划遭到以《先驱晚报》和《独立爱尔兰人报》总裁威廉·马丁·莫菲为首的都柏林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从而引起长达十余年的争议。其间格雷戈里夫人积极支持雷恩爵士并为该计划奔忙，但收效不大，反而遭到反对派的攻击。

② 指以莫菲为代表的反对派舆论。

③ 格雷戈里夫人出身于贵族。

他也会旁若无人，
自己也不觉得害羞。
熟习一件比争战
更难之事[1]，转过脸；
好像大笑的琴弦
在乱石成堆的地方
任疯狂手指拨弄，
默默无语心中狂欢，
因为已知万事中
这是最困难的一件。

① 指格雷戈里夫人和雷恩爵士等为之奋斗的寂寞的艺术事业。



白　丁[1]

愤激于那愚笨的头脑，那店铺里的
我们老白丁的暧昧怨恨，我盲目地
蹒跚在乱石和荆棘之间，在晨光下；
直到一只麻鹬啼鸣，在爽朗的风里
一只麻鹬和应；于是突然间我想到，
在这寂寞高处，一切都在上帝眼中，
我们的声音的嘈杂被忘却，决不会
有一个缺乏水晶般美妙叫声的魂灵。

---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16日。“白丁”是爱尔兰人最常见的名字帕垂克的昵称形式，用为指一般爱尔兰人的谑称，泛指大众百姓。此处指三次公开争议中与叶芝等意见相左的多数公众。

致一个幽魂[1]

如果你曾经重游故城，瘦鬼，
不论是为了瞻仰你的纪念碑[2]
（不知工匠是否拿到了薪水）
还是在日暮时带着更快乐的思忆
来啜饮那来自海上的咸腥的气息，
当人声阒然惟见灰色的海鸥飞舞，
荒凉的屋脊披上晚霞的庄严之时：
就让这些使你满足然后重新逝去；
因为他们仍在玩弄故伎。

---

① “幽魂”：指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1846—1891），爱尔兰民族党和议会党领导人，曾任大不列颠地方自治联盟主席，号称“爱尔兰的无冕之王”，在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由于与基蒂·欧什阿太太的私通关系，他遭到众议，被开除出党，免去职务。

② 帕内尔死后，在都柏林欧康纳尔大街为他建有一座纪念碑；现该处为帕内尔广场。



一个男子[①]

像你那样热心为公，曾双手满捧——
但愿他们知道——拿出的那些东西，
给予了他们的子孙更为美好的感情，
更为高尚的思想，有如温和的血液
作用于他们的血脉里，却被逐出此地，
他的辛苦换来了成堆的污蔑，
他的慷慨换来了成堆的羞耻；
你的敌人，一张老臭嘴[②]，唆使了群狗
去撕咬他。
　　　　　去吧，不安的游魂[③]，
用格拉斯内文的被单[④]裹住你的头，
直到尘土封住你的耳轮，
你品尝那咸腥的海风，在僻静处
倾听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呢；
你生前已有过足够的忧伤悲苦——
去吧，去吧！你在墓中更安全些。

1913.9.29

---

① 指休·雷恩爵士。见“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一诗253页注①。
② 指威廉·马丁·莫菲，他曾组织攻击帕内尔。亦见“致一位徒劳无功的朋友”一诗253页注①。
③ 帕内尔葬于都柏林格拉斯内文公墓。
④ “被单”当指裹尸布。

海伦在世时[①]

在绝望中我们曾号泣：
为了一点琐事
或喧闹、野蛮的竞技，
人们竟然放弃
我们曾历尽千辛万苦
赢得的美人儿；
然而，假如我们漫步
在那些高塔里，
遇见海伦和她的情侣，
我们也只不过
一如特洛伊别的男女，
打个招呼，逗个乐。

① 叶芝在1909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两天前我梦到这样一个想法：'如果人们虐待我们的缪斯，我们有什么理由抱怨，既然海伦在世的时候，他们所给她的不过是一支歌和一句玩笑？'"(《自传》)此诗作于1913年9月20—29日间。



论那些仇视《西部浪子》(1907)的人[①]

从前，当午夜击败天空时，
阉人们跑过地狱，聚攒
在每一条拥挤的街道上凝视
骑马经过的伟大的胡安：[②]
甚至像这些人一样又咒骂又淌汗，
一边盯着他肌肉发达的大腿看。

---

① 此诗作于1909年4月5日。约翰·米灵顿·辛格(1871—1909)的剧作《西部浪子》于1907年1月26日开始在艾贝剧院公演，引起骚乱；有些观众认为该剧是对爱尔兰人的毁谤，叶芝则公开为之辩护。

② 堂·胡安(一译唐璜)：西方许多文学和音乐作品中的传奇人物，因行为放荡而被罚下地狱。叶芝的朋友、画家查尔斯·理基茨(1866—1931)绘有阉人观看堂·胡安骑马走过地狱的作品。

三个乞丐

"尽管在浸及我的羽毛的水里，
我自破晓一直伫立在这里，
但我还没有找到一点吃的东西，
因为只有垃圾来到我这里。
我难道要以小杂鱼为生？"
那郭特[1]的老鹭鸶哼哼唧唧。
"费尽力气却以小杂鱼为生？"

癸尔王[2]漫步在他的宫廷里，
宫殿庭院和御水河边，
在那里对三个老乞丐说：

① 戈尔韦郡一小镇。
② 癸尔·艾德呐(卒于 663 年)：古爱尔兰康纳赫特国王，以慷慨好施著称。



“你们曾流浪得又广又远，
定能解开我头脑中的疑惑。
人们是欲求愈少所得愈多，
还是欲求愈多所得愈多?”
一个乞丐说:“人或恶魔
都无法使之疲倦者所得最多，
除非欲望使他们肌肉鼓包
什么又能使他们如此?”
可是癸尔心思诡秘地大笑:
“假如这像看起来一样真实，
你们三人中就有一个是富翁，
因为第一个睡着者将会
得到一千镑，只要他能
在第三天正午钟响前入睡。”
于是，像雀儿一样喜欢，
癸尔王带着他的深算老谋，
离开了御水河边和宫殿庭院，
撇下他们争论个不休。
“如果我赢了，”一个乞丐说，
“尽管我老了，我仍要说服
一个漂亮姑娘与我同床共卧”;
第二个:“我要学一门技术”;

第三个："我要赶到赛马场，
挤在别的绅士先生们中间，
把钱全押在一匹马身上"；
第二个："我又想了一遍：
当个农场主才更体面。"
彼此间又是叹息又是叫嚷：
妄自尊大与游手好闲
共同生出的乞丐的非分幻想
透过他们的唇齿从午时唱到午时；
当第二个黄昏给乞丐们
带来月亮的狂乱时，
谁也不曾合上充血的眼睛，
只是试图使他的同伴不能入睡；
全都大叫大嚷直到怒不可遏，
他们相互撕打扭作一堆。

他们又捶又咬过了一整夜；
他们又捶又咬直到天光大亮；
他们又捶又咬过了那一整日，
直到过了又一个晚上，
或者假如说他们稍事休息，
他们就蹲坐下来咒骂呵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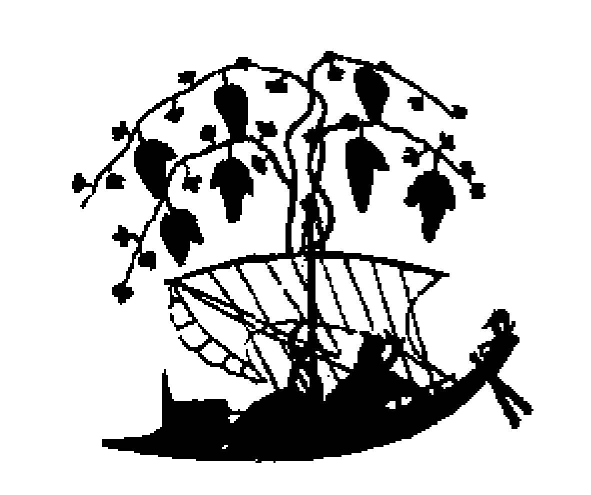
当年迈的癸尔前来站立
在三人面前来结束这故事时，
他们浑身是血混合着虱子。
“时间到了，”他喊，三个人
全都盯着他，瞪着充血的双眼。
“时间到了，”他喊，三个人
跌倒在尘埃，打起了鼾。

“也许我还会有好运气，
既然他们安静了，”那鹭鸶说。
“尽管在浸及我的羽毛的水里，
我一直伫立着像是石头做的，
看着垃圾到处跑来跑去，
但肯定有鳟鱼在某处；
也许我会捉到一条鳟鱼，
只要我显得满不在乎。”

三个隐士[1]

三个隐士透气散步，
在寒冷而荒凉的海滨，
第一位在喃喃祷祝，
第二位在把跳蚤搜寻；
第三位在当风的石头上，
年已百岁眼花头昏，
旁若无人像只鸟儿歌唱：
"尽管死亡之门临近，
以及等在门后的东西，
可我，虽说在海滩上立着，
却一天里就有三次
在该祈祷的时候睡着。"

① 此诗作于1913年3月5日。人死后会不会转生为畜生这一问题曾在通灵学会引起激烈辩论。



第一位也如此，但第二位说：
“当所有思想和行为评定后，
我们不过被给予我们所挣得，
所以这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些圣人们的鬼魂，
曾因意志薄弱而失败，
将再度穿过诞生之门，
遭受芸芸众生的磨难，直至
他们有冲动要逃离。”
另一位叹吁：“他们被投入
某种极可怕的形体。”
但第二位嘲笑他的叹吁：
“由于曾经爱过上帝，他们
不会被变成别的东西，也许
只会变成诗人或国君
或聪明美丽的淑女。”
在他遍搜破衣和蓬头，生擒
并捏碎他的跳蚤的同时，第三位，
年已百岁眼花头昏，
唱着歌儿旁若无人像只鸟儿。

乞丐对着乞丐喊[①]

“现在该脱离人世去某个地方
在海风里重新寻找我的健康，”
疯狂发作，乞丐对着乞丐喊，
“把灵魂整理[②]趁脑袋尚未秃光。”

“得到一个称心的老婆和房子，
以便赶跑我鞋子里面的魔鬼，”
疯狂发作，乞丐对着乞丐喊，
“和我两腿之间的更恶的魔鬼。”

“虽然我想娶一个漂亮的女孩，

---

① 此诗作于1913年3月5日。有人认为其情调可能与于1910年结束的与梅波儿·狄金森的关系有关。

② “整理灵魂”：爱尔兰惯常说法，意思是准备后事。参见“塔堡”一诗第181行。



但不必太漂亮——这没关系，”
疯狂发作，乞丐对着乞丐喊，
“可是镜子里却现出一个魔鬼。”

“她也不应太富有，因为富人
累于财产犹如乞丐瘙痒难忍，”
疯狂发作，乞丐对着乞丐喊，
“不可能有风趣谈吐令人欢欣。”

“在那里我将变得悠闲且可敬，
在花园中夜晚的宁静里倾听”
疯狂发作，乞丐对着乞丐喊，
“北极黑雁御风飞行的击翅声。”

奔向乐园[①]

我越过风口裂谷而来时，
他们往我帽子里扔进半便士，
因为我正奔向乐园；
我所需做的一切只是希冀，
有人把他的手伸进碟子，
扔给我一小块腌鱼：
在那里国王不过像乞丐一样。

我兄弟穆尔廷已疲惫不堪，
忙于责打他那吵闹的大蠢蛋，
而我正奔向乐园；
可怜的生活，尽管他随心所欲，
尽管他有一支枪和一条狗，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20日。



一个女佣和一个男仆：
在那里国王不过像乞丐一样。

穷人变成了富人，
富人又变成了穷人，
而我正奔向乐园；
上学时还晃荡光脚丫子，[①]
许多受宠的才子已变呆，
如今用金钱填满了旧袜子：
在那里国王不过像乞丐一样。

风已衰老但仍在嬉逐，
而我必须兼程赶路，
因为我正奔向乐园；
可是我从未遇见一个友伴
把我的幻想当做风一般，
没有人能够购买或裹卷：
在那里国王不过像乞丐一样。

① 叶芝在伦敦上小学时，曾把脚后跟用墨水涂黑，以使袜子上的破洞不易被人注意。

黎明前的时刻[1]

一个面相喜幸骂骂咧咧的无赖，
一根拐杖上的一捆褴褛破衣，
在那叫做克洛坎[2]的多风之地
蹒跚而行，这是那条健壮的独腿
所能够尽量做到的一切——
在他咒骂的同时把他的身子撑直。
他计数过，在许多年以前
梅娃[3]女王生养九个梅尼[4]之地[5]，
有一对田凫，一只老绵羊，
直到平原边缘也没有一座房屋，

① 此诗作于 1913 年 10 月 19 日。
② 古康纳赫特王国的首都，在罗斯康门郡境内。
③ 爱尔兰神话中康纳赫特王后。
④ 梅尼：梅娃与国王艾里尔所生九子(传统数目为七或八)的总称。
⑤ 克洛坎附近一岩洞，传说为地狱的入口。



忽然在他的右手附近，一堆
灰色的石头和一块岩礁
提醒他，只要挪动几块
石头，他就能够搭起
一个可以栖身到天亮的小窝。

可是在他摸索石块时，
它们纷纷翻倒；“要不是我
有一条幸运的木头腿肚，
我就被砸伤了”；石头滚过，
在他眼前，适才石头所在之处，
现出一个幽暗深邃的岩洞。
他喘了一口气，想要逃脱，
坚信那不是真正的岩洞，
因为有一部古代史书说过，
地狱之口[1]就敞开在那地方不远，
但他站着没动，因为洞里
有一醉脸酡红的高大少年
蜷身躲在一柄舀子
和一桶啤酒近旁，

① 见“灰岩”一诗 238 页注②。

打着鼾，看神情绝非幽灵。
于是嘲笑一声自己的惊惶，
他爬进那令人愉快的岩洞。

“接近黎明时分夜气变得不安宁
甚至使我睡不踏实；可是谁
厌倦了和他自己作伴搭伙？
梅娃的九个吵闹的儿子之中那一位
厌烦了他的墓穴而吵醒了我？
但愿他这一回守着他的墓穴，
好让我可以找回我丢失的瞌睡。”

“你是睡是醒我在乎什么？
但是我不愿有谁把我当做鬼。”

“随你怎么说，但从天亮起
我还要再睡一个世纪。”

“可我睡前要说闲话，
说闲话前要喝酒。”
　　　　　　　　　要不是
那酣睡者惊跳起来的话，



他早已把那木舀子深深
浸入那酣睡者的酒桶里边。

“在你把舀子伸进我这从
戈班的山顶上拖来的啤酒里之前，[1]
我要确认你有能力
鉴赏啤酒；没有哪个半条腿的蠢货
将会把他的鼻子伸进我的酒舀子，
仅仅因为在这黎明前的坏时刻
绊倒在这洞口跟前。”

“嗨，啤酒不就是啤酒。”
“可是说
‘我要一直睡到冬天过去，
或者也许直到仲夏节，’[2]
然后再喝，你就会睡那么长。”

“我愿意睡到冬天过去了
或者直到太阳恢复力量。

① 6月24日，施洗者约翰的诞辰纪念日，夏至日前后。
② 基督复活纪念日，在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

这寒风都刺到我骨头里去了。”

“我最初并没有更好的计划。
我原打算要把这或那待等；
也许天气可恶又可怕，
或者我没有女人可亲吻；
所以就睡他个一年半载；
可是年复一年我发现这越来越少
给我这种乐趣，以至我宁愿放弃
哪怕半个钟头的空虚无聊，
于是在某一年的末尾我发觉
我不曾醒过哪怕一分钟时，
我就选择了这个地下的洞穴。
我要在这里把所有时间都睡过去：
我至今已经睡了九个世纪，
除了在那些早晨，我发现
田凫在愚蠢地鸣啼，
绵羊迎着风咩咩叫唤，
同时我也在扮演着丑角。”

那乞丐蹲在洞里
开始发火暴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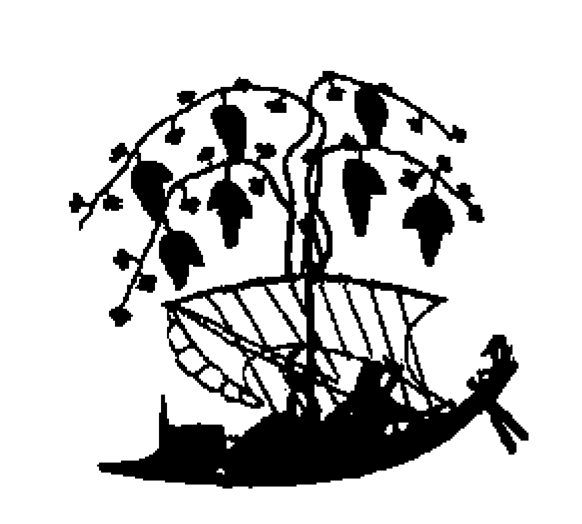


“显然你不配
嘲笑我喜爱的一切，
好像它们不值得一做。
如果好风吹起在复活节，
我就会过得足够快活；
虽然冬天的风很讨厌，
我也不应该因为你的所说所为
而过于心灰意懒，
只要这风是自南方吹来。”

“你大喊，啊，但愿春天到来
或者风向会逆转，
却不知那会给你带来——
假如时间的关节较为柔软——
既非春天亦非南风，
而是你将消逝，
身后不留一根冒烟的烛芯的时辰，
因为众生都渴盼那末日，
没有人不把耳朵竖起
打听米迦勒的喇叭[1]何时吹响，

① 见“快乐的乡镇”一诗 197 页注①。

好让骨和肉可以消失，
灵魂就像是叹息一样消亡，
惟有上帝存留；
而只有我保持着福气，
就像一只老兔子躲在我的洞口，
在醉卧中把他等待。”
他把舀子伸进酒桶里，
喝完了打个哈欠又倒个四仰八叉；
另一位大叫："你想要夺去
我生活中各种令人愉快的想法
和每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
那就叫你尝尝这个这个。”于是
他把他饱揍了一顿，
可是还不如揍一块石头，
因为那酣睡者根本不知或无动于衷；
然后一块一块堆起石头，
疲倦了，祈祷、咒骂一通，
重又一块一块堆起石头，
再祈祷，咒骂，咒骂，然后从
梅娃和那整个耍弄人的平原那里逃走，
也顾不得感谢上帝，直到头顶上空，
云朵随着黎明的到来而渐渐明亮起来。



《演员女王》中的一首歌[1]

我母亲摇晃着我歌唱：
“她多么小呵，多么小！”
又造出一只金色摇篮
挂在柳树上摇。

“他跑掉了，”我母亲唱，
“当我被领去睡觉时，”
她的针一直不停地牵动
那金线和银丝。

她扯紧那丝咬断那线，

① 叶芝的剧作《演员女王》1919年首演，1922年出版。此歌则最初发表于1914年5月号的芝加哥《诗刊》。这是一个妓女的疯女儿所唱的惟一一首歌。她父亲是个常醉不醒的水手。她认为她母亲曾预言她将嫁给一位王子而成为王后。

做成一件金色袍衫，
伤心落泪，因为她梦想我
生来就该戴王冠。

“怀上她时，”我母亲唱，
“我听见一只海鸥叫唤，
并看见一团黄色的浪沫
落在我大腿上面。”

所以她怎能禁得住把黄金
编进我的鬓发中间，
并梦想我应该佩戴
那金色的关怀之冕？



现实主义者

希望你们会明白！
那些叙述英雄好汉在恶龙
守卫的国度娶妻的书籍，
描绘海中女仙乘坐着海豚
拖拉的珍珠蚌车的油画
能做什么，除了唤醒一种
早已随恶龙俱逝的
生活的希望？

一、女　巫[①]

辛劳而致富，
那算什么？不过是
与一个丑女巫[②]
同睡，被榨干之后，
才被引进
那带着绝望
久觅的美人
所在的卧房。

① 此诗作于1912年5月24日。
② "女巫"：手稿上原作"婊子"。



二、孔　雀

那用他的瞳仁
造就一只绝妙孔雀之人，
财富对于他又算什么？
那风雨剥蚀、青灰色的、
荒无人迹的三岩山①
将会滋养他的奇思异想。
无论他是活，还是死
在潮湿的岩石和杂草间，
他的鬼魂都会快快活活，
给他的瞳仁
添加着一片又一片羽毛。

① 三岩山在都柏林郡边界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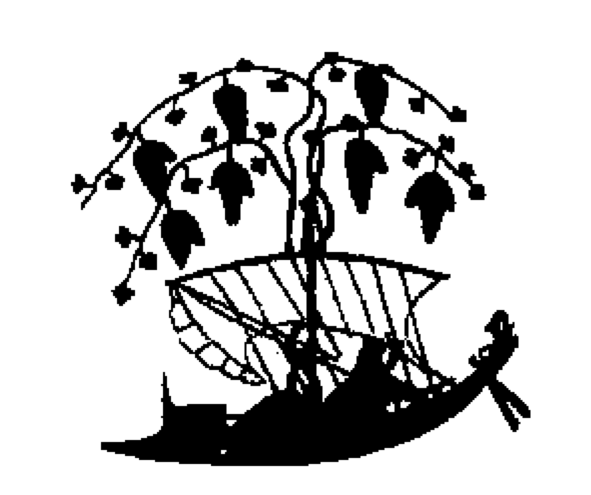
山　墓[1]

斟酒起舞，如果男儿精力仍旺健，
采来玫瑰，如果玫瑰还在盛开；
那奔流的瀑布袅袅生烟在山边，
我们的罗西克劳斯神父[2]在墓穴里。

拉下百叶窗，取来提琴和单簧管，
好让没有一双脚沉默在房间里，
也没有嘴唇不接吻，酒也不沾；
我们的罗西克劳斯神父在墓穴里。

---

① 此诗作于1912年8月。
② 罗西克劳斯神父即克里斯蒂安·罗森克劳茨(1378—?)，德国术士，秘术社团玫瑰十字兄弟会创始人。据说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的尸体被发现在墓里毫无朽坏。叶芝于1890年加入麦克格莱戈·梅瑟斯领导的在伦敦的玫瑰十字秘术社团"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



徒劳，徒劳；那瀑布依然在呐喊；
那照亮这幽暗的烛光长明不熄；
一切智慧都关进了他石化的眼，
我们的罗西克劳斯神父在墓穴里。

一、致一个在风中起舞的女孩[1]

在海滩那边舞蹈；
你何须在意
风或海浪的咆哮？
披散你那被咸沫
打湿的发丝；
你年纪还小，不知
愚夫之得志，也不知
爱情一得到即丢失，
最好的劳力已死去，
所有的收成待捆束。
你何须畏惧
风的凶狂啸呼？

① 此诗及下一首诗是写给伊秀尔特·冈（1895—1954）的，分别作于1912和1913年12月。



二、两年以后

难道不曾有人说过，那些
大胆而善意的眼睛学识应更广？
或者警告过你，飞蛾
遭焚时是多么地绝望？
我本可以警告你；但你太年轻，
所以我们操不同的语音。

呵，你会接受别人奉赠的一切，
梦想整个世界都是朋友，
像你母亲[1]一样忍受折磨，
到最后一样心冷体瘦。
但是我年老而你年轻，

---

① 指毛德·冈。

我操一口没文化的语音。[1]

① 叶芝说英语，而伊秀尔特说法语。



青春的记忆[1]

那些时刻如在剧中一样流过；
我拥有爱情带来的智慧；
我拥有我的一份天赋才干，
然而无论我能够说些什么，
尽管我因之得到她的称赞，
一片从严酷的北方吹来的云翳
还是突然把爱神的月亮蔽遮。

相信我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赞美她的肉体和灵魂
直到骄傲使她的两眼放光明，
愉悦使她的双颊起红绯，
虚荣使她的脚步变轻盈，

① 此诗写毛德·冈。

然而，尽管赞美不已，我们
能找到的却只有头顶上的暗黑。

我们默默地坐着像石头一样，
虽然她没说一句话，我们也知道
即使最好的爱情也必死，
且早已被野蛮地摧残败亡，
要不是爱神听见一只
可笑之至的小鸟鸣叫，
而从云翳中扯出他的美妙月亮。



亡国之君①

虽说，只要她一露面，群众就会立即聚集，
连老头子的眼睛也变朦胧，但惟有这只手，
就像某位前朝遗老在一个吉卜赛人宿营地
喋喋叙说着亡国之君，把逝去的一切记录。

那容貌，一颗被笑声熏陶甜美的心，这些，
这些还存在，但我记录逝去的一切。人群
还会聚集，却不知道他们走过的那条大街，
从前有一尤物就在那儿走，像朵燃烧的云。

① 此诗写毛德·冈，作于1912年，在当年12月号芝加哥《诗刊》上发表时曾经埃兹拉·庞德的修改。

朋　友[1]

现在我必须赞扬这三位[2]——
三位在我生活里面
曾制造欢乐的女士：
一位是因为没有杂念，
也没有那些萦绕的烦忧——
没有，在这多灾
多难的十五年里不曾有——
能够来介入心智
与受款待的心智之间；[3]

---

① 此诗作于1911年1月。最初发表于《绿盔及其他》(1912)集中。

② 三位女士分别是奥莉维娅·莎士比亚(1867—1938)，诗人莱奥内尔·约翰生的表妹，小说家，叶芝的情妇；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作家，叶芝的好友和赞助人；毛德·冈(1866—1953)，演员、革命家，叶芝苦恋的对象。

③ 4—9行　莎士比亚的太太文艺素养很高，善解人意。叶芝在自传中称，是她使他初尝性爱之欢；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



一位是因为她的手
坚强有力，能够解散
无人能理解、拥有
和成功发展的东西——
青春的多梦负担，直到
她改变了我，使我得以
生活着在欣喜中辛劳[1]。
而那位呢？她拿走一切，
直到我的青春消逝，
却没有一点怜悯的神色。
我怎能赞扬那一位？
当天光开始破晓之时，
我由于她的缘故而觉醒，
把我的好处和坏处算计，
忆想她所有的，那鹞鹰
眼神依然显示的一切，
同时涌自我心的根柢，
一股强烈的甜蜜流过，

① 10—16行　在格雷戈里夫人的影响下，叶芝对爱尔兰民间文化和戏剧发生兴趣，终于与她及约翰·辛格(1871—1909)等在1905年共同创建艾贝剧院，发起爱尔兰戏剧运动。

使得我从头到脚战栗。[1]

① 17—28 行　叶芝与毛德·冈政见不同，他屡次向她求婚均遭拒绝。



寒 天[1]

突然我看见那寒冷的、令乌鸦欢喜的天宇，
就好像被焚化的冰，又不过是更多的冰，
于是想像力和心被激动得简直要发疯，
以至于每一缕关于这和那的散漫的思绪
都消失了，只剩下些应该随青春的热血
一起过时，有关很久以前受挫恋爱的记忆；
我糊里糊涂无缘无故地承担了全部罪责，
直到我哭喊着，颤抖着，来回地摇摆，
被日光洞穿。啊！当鬼魂开始复生，
死床的混乱结束时，它是否被赤裸裸
驱赶到大路上，如书中所说，遭逢
诸天的不公正的打击，作为惩戒？

① 此诗最初发表于《绿盔及其他》(1912)中，可能是写毛德·冈结婚给诗人的打击。

以使夜晚到来

她[1]生活在风暴和斗争之中，
她的灵魂渴求
骄傲的死亡所能带来的一切，
以使它得以不再忍受
生活的寻常好处，
而像一个国王那样生活——
用四方旗和三角旗，
军鼓和号角，
还有愤怒的炮声，
包裹起他的大婚之日，
把时间捆起拿走，
以使夜晚到来。

---

① 她：毛德·冈。



聘　任[1]

对政府感到心灰意冷，
我捡起一块断树根抛向
那骄傲、任性的松鼠的去处，
看它跳跃起来以取乐；
它，发出像人笑声似的
低低的响鼻，再次起跳，
一跃而上了另一棵树。
驯顺的意志，羞怯的大脑，
眉头的紧锁都孕育不了
那强悍的牙齿和清洁的肢体，
无法把它擎上高枝去大笑；
没有政府把它聘任。

---

① 1907或1908年，因爱尔兰政府不聘任休·雷恩爵士为都柏林国立博物馆馆长愤而作此。

东方三贤[1]

此刻，正如我时时在内心中所见，
那些苍白的不满者身穿僵硬的彩衣
在那湛蓝幽深的天穹里时隐时现：
他们苍老的容颜都好似雨打的岩石，
他们银制的头盔在空中联翩飞舞；
卡尔佛里丘[2]的暴行并不使他们满意，
他们的双眼仍在凝望，希望再度
在兽性的地面上找到那莫测的神秘。

---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是下一首诗的补充。基督教传说，耶稣降生后，有三位贤哲自东方前来朝觐。叶芝认为基督的降生和受难并非预示一个新的不变的文明；在世界末日之前还会有更莫测的神秘，因为历史是循环的。参见“玩偶”一诗297页注①。

② 耶稣受难处，在耶路撒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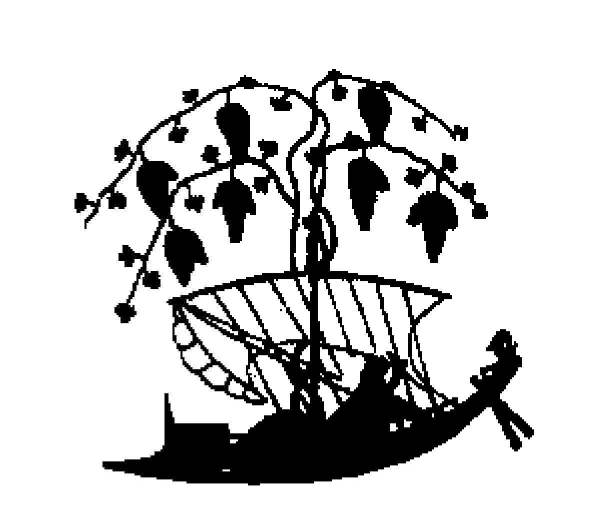


玩　偶①

玩偶匠屋里的一个玩偶
看着摇篮厉声呼喝：
"这是对我们的侮辱。"
但是玩偶中的最年长者——
由于被保存起来作展览，
目睹过他的一代代同胞——
尖叫声盖过了整个搁板：
"尽管没有一个人能举报
这个地方的邪恶，

① 此诗作于1913年9月20日。叶芝原注："此诗的寓意是在我在都柏林讲演的时候来到我头脑中的。我再次注意到我们中间的一切思想是怎样被凝固成'非人类生活的某种东西'的。写完此诗后，有一天我仰望蓝天，忽然好像迷失于蓝天之中，想像出一列僵直的人形排着队伍。我记得它们是蓝天惯常浮现的形象，于是寻找第二个寓意，并把它们叫做'东方三贤'——那些怒气冲冲的玩偶的补充形式。"（1914，《叶芝诗集新编》594页）

但是这对男女给此处
弄来一个又闹又脏的家伙，
使我们蒙受了耻辱。”
听他又呻吟又伸懒腰，
玩偶匠的妻子意识到
丈夫听见了那家伙的话，
便蹲在他的座椅扶手旁，
头倚靠着他的肩头，
对着他的耳朵嘀咕：
“亲爱的，亲爱的，哎呦，
那是一次意外事故。”



一件外套[1]

我为我的歌儿缝就
一件长长的外套，
上面缀满剪自古老
神话的花边刺绣；
但蠢人们把它抢去，
穿上在人前炫示，
俨然出自他们之手。
歌，让他们拿去，
因为要有更大魄力
才敢于赤身行走。

① 此诗作于1912年。

跋　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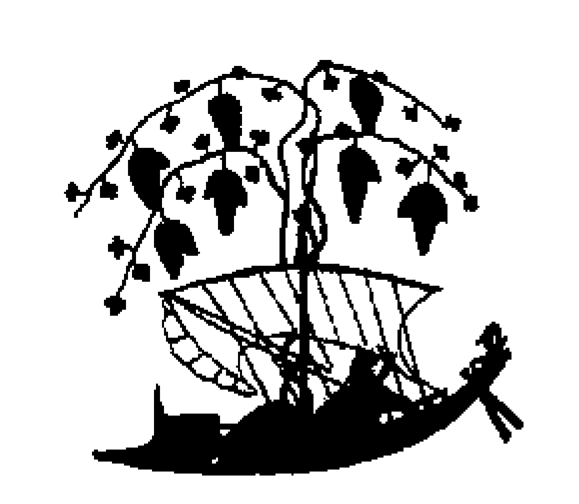
当我，从那嗓音似笛的低语之人——
她应急需而来，尽管如今不像从前，
一串娇声在空中历历可闻——
不过在内心里，推及那些伙伴
超然远离那笨驴的蹄子的踢跳[2]——
本·琼生的句子——并在六月到来之时
在凯尔纳诺[3]那古老的屋顶下找到
一个更严厉的良心和一个更友善的家时，

---

① 此诗作于1914年，最初发表于《新政治家》(1914年2月7日)，题为"臭名(得自最近一篇杂志文章)"。是针对乔治·穆尔撰文对叶芝恶意攻击而作。

② 出自英国剧作家本·琼生(1572－1637)的剧本《歪诗人》(1602)的跋诗，亦以"献给他自己的颂歌"为题重印在《矮树丛》(1640)里："别管我。有什么东西来到我思想中/必定且将要被歌唱为高尚而孤寂，/远离恶狼的黑吻和笨驴的蹄子。"

③ 凯尔纳诺：义为"坚果之林"，库勒庄园的七片树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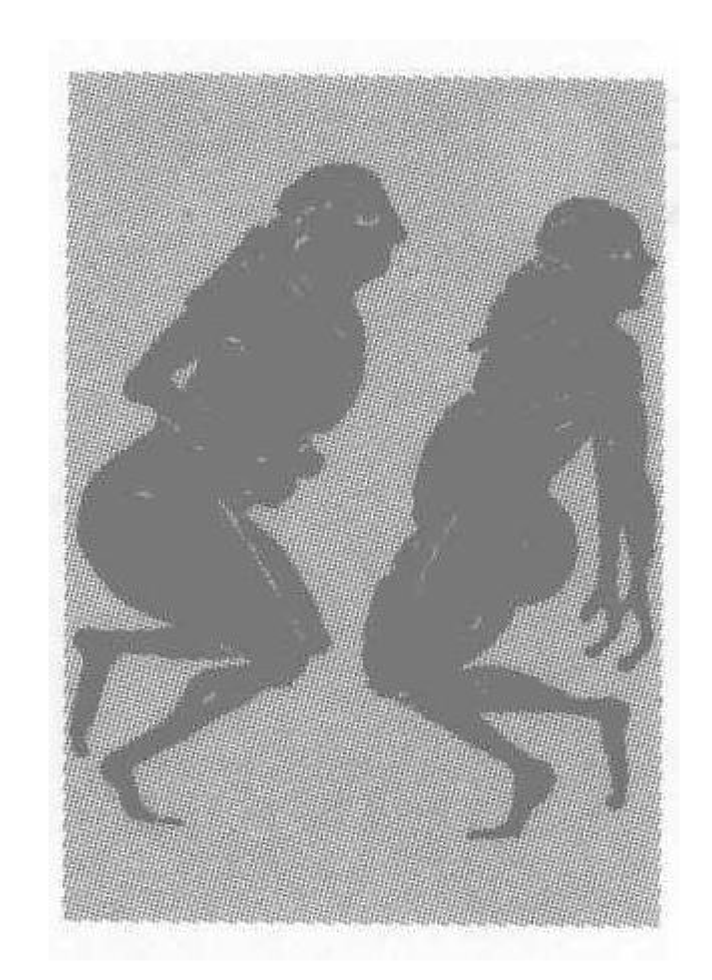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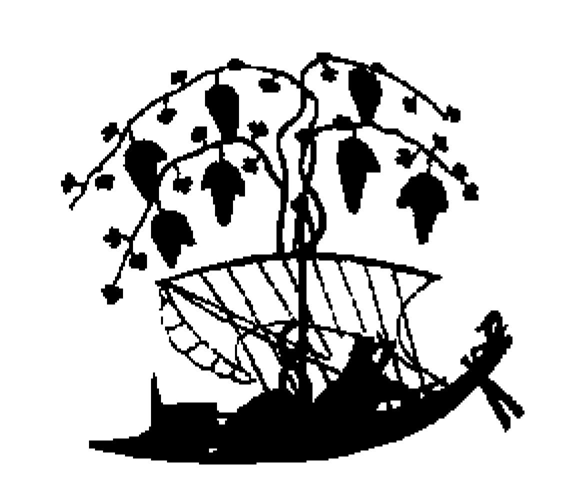
我甚至能够宽恕那百般侮辱的侮辱，
那些做梦也想不到的意外事件，它们
曾弄得我——眼看名誉已经消逝
这么久，不过成了古老仪式的一部分——
臭名昭著，直到我所有的无价之物
都不过成了一根被过路的狗弄脏的柱子。

库勒的野天鹅[①]

1919

① 1917年夸拉出版社初版，包括诗剧《在鹰之井畔》。1919年麦克米兰版删去诗剧，另增补14首诗。现共收诗46首。在后者中，叶芝解释说："这本书部分是一年前我妹妹在都柏林郡丹卓姆的手工印刷厂所印的《库勒的野天鹅》的重印。然而我没有重印那一出诗剧，它也许会成为一本受日本舞剧启发的剧作集的一部分；但我增加了一些新诗。在这些诗里时时出现的名字麦克尔·罗巴蒂斯和约翰·阿赫恩是我多年前所作的一些短篇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又一次成了我表达关于这世界的信念所借助的惟一幻景的一部分。……"(《校刊本》852页)译者按：麦克尔·罗巴蒂斯是以麦克格莱戈·梅瑟斯和乔治·拉塞尔为原型的；约翰·阿赫恩可能是以莱奥内尔·约翰生为原型的；但实际上二者都是叶芝的"他我"，代表他的人格的不同方面。





库勒的野天鹅[①]

树木披上了美丽的秋装，
林间的小径已变干，
在十月的暮霭笼罩下，湖水
反映着一片宁静的天；
在乱石间那流溢的溪水上
有五十九只天鹅。

自从我最初计数那时起，
第十九个秋天已到来；
在我快数完之前，我看见
它们突然全都飞起，
绕着破碎的大圈盘旋，

① 此诗作于1916年10月。库勒：格雷戈里夫人在戈尔韦郡郭特乡的庄园，包括库勒湖及沿湖的七片树林。

翅膀轰响着四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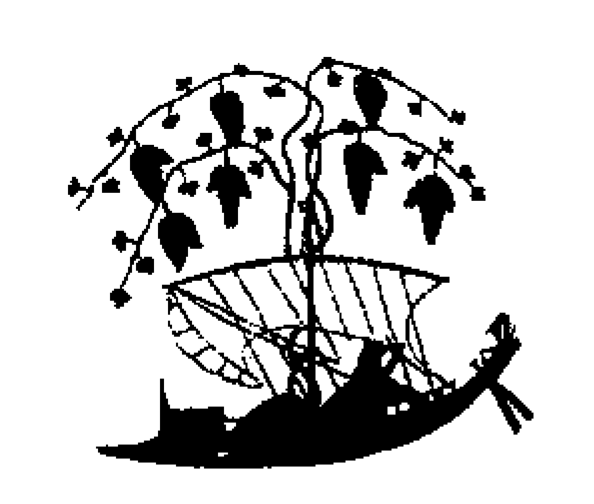
我曾观赏那些漂亮的生灵，
现在我中心悲酸。
一切都变了，自从我初次[1]
在这湖滨，在暮色里听见
头顶上它们钟鸣般的翅声
而把脚步放轻。

它们尚未厌倦，情侣双双，
在冰冷而可亲的溪水中
划行，或向空中飞升；
它们的心尚未衰老；
无论将漫游到何处，
它们依然带有热情或征服。

但现在它们浮在平静的水上，
神秘，美丽；
当有一天我醒来，发现

---

① 叶芝结识格雷戈里夫人后，自 1897 年开始在库勒庄园度夏，从而改变了他的生活。



它们已飞走时，
它们会在什么样的草丛营筑，
在什么样的湖滨或池塘使人悦目？

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1]

一

既然我们在新宅[2]差不多已安顿下来，
我就要提起那些不能在这古塔里
烧着泥炭的壁炉边与我们共进晚餐，
畅谈到深夜某个时辰，然后登攀
狭窄的螺旋楼梯去睡觉的朋友们：
久已遗忘了的真理的发现者
或仅仅是我青年时代的伙伴，虽说
已故去，全都，今夜全都在我的思念中。

---

① 格雷戈里夫人的独生子罗伯特·格雷戈里(1881－1918)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于1918年1月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阵亡。此诗作于1918年6月14日。

② 见“塔堡”一诗466页注①。



二

我们总是愿意让新朋友会见老相识，
假如一方显得冷淡我们就觉伤面子，
而且有带刺的话语延长
我们内心感情中的痛伤，
于是争吵被摔在那人头上爆发；
但是今夜我要召请的朋友
没有一位能挑起我们争斗，
因为来到我头脑中的全都已逝去。

三

莱奥内尔·约翰生[①]最先来到头脑里，
虽然对最坏的人也彬彬有礼，
他爱学问胜过爱人类；由于身体
衰败，他沉思起神圣之道来，
直到他所有的希腊和拉丁知识好像
号角的一声悠长的劲吹，

---

① 见“灰岩”一诗238页注①。

把他所梦想的无限终极
稍稍地拉近他的思想。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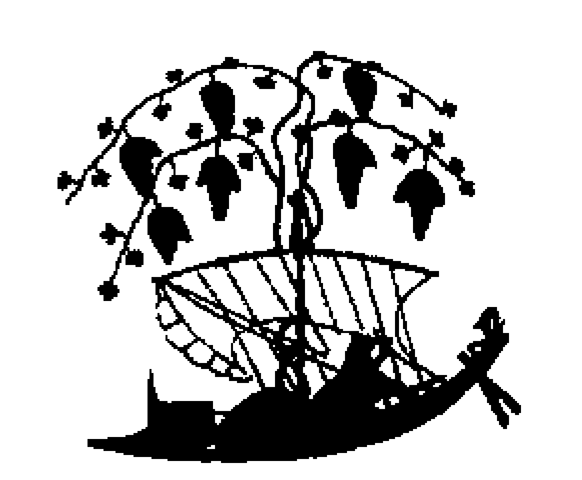
那好追根究底之人约翰·辛格[①]其次到来，
他濒临死亡却选择活生生的人世做题材，
在坟墓里也永远不会休息安生，
而是，长久旅行，在傍晚时分
来到一个极荒凉的多石之处，
遇见了一群不同寻常的人，
在傍晚时分遇见了一个像他的心
一样热情而单纯的民族。

五

然后我想起老乔治·波莱克斯芬[②]——
在肌肉强健的青年时代，在梅约[③]人

---

① 约翰·米灵顿·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叶芝好友，曾到爱尔兰西部阿兰群岛土著人中间采风。
② 乔治·波莱克斯芬(1839—1910)：叶芝的舅父、占星学者。
③ 梅约：爱尔兰一郡名。



中间因在围猎或赛马中骑术精湛而闻名，
那运动能够显示纯种的马和结实的人，
不论他们多么有激情，不过生活得
就像狂放不羁的星星纷纷坠落，
形成冲、矩象和三分一对座[①]的组合——
早已变得迟钝懒散而喜欢沉思了。

六

他们是我多年的亲密友人，
就好像我心灵和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没有呼吸的面孔好像
从某一本旧画册里向外张望；
我已习惯了他们的缺乏生气，
但不习惯我亲爱的朋友的爱子，
我们的完人和我们的锡德尼[②]，
竟会分担那死亡的暴虐无礼。

---

① 冲、矩象和三分一对座：占星学术语，分别指天体以180°、90°和120°组合。
② 菲利普·锡德尼(1554—86)：英国作家、政治家、军人。

七

因为欣悦的目光现在所看见的万物
曾经都为他所热爱：把阴影散布
在道路和桥梁上的被风暴吹折的老树；
矗立在溪流岸边的塔堡；
那里有饮水的牛群在夤夜
哗哗搅动，惊扰得雌鹬
不得不搬迁挪窝的浅滩；
他本可以是你最热诚的接待者。

八

他从前常随着戈尔韦的猎狐犬
纵马从泰勒堡奔驰到罗克斯镇边缘①
或埃色凯利平原②，少有人跟得上；
在穆宁③，他跃过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① 泰勒堡：在戈尔韦郡，泰勒家族的住处。罗克斯镇：在戈尔韦郡，格雷戈里夫人童年的家居所在地。
② 在戈尔韦郡境内。
③ 与埃色凯利毗邻的地区。



使得参加围猎的一半人都惊恐得
闭起了眼睛;那又是在哪儿
他不用缰绳参加了一次赛马?
然而他的心思比马蹄更敏捷。

九

我们曾梦想一位伟大的画家诞生了,特来
描绘克莱尔[1]和戈尔韦冰凉的岩石和荆棘,
描绘那严酷的色彩和那优雅的线条——
那些是我们的秘密律条,
凝视的心在其中倍增力量。
军人、学者、骑手,他,
而且他还有激情把
一切都公开,供世人欣赏。

十

就一所住宅的所有美妙的室内装饰,
别人谁能给我们提供那么好的建议?

---

① 爱尔兰一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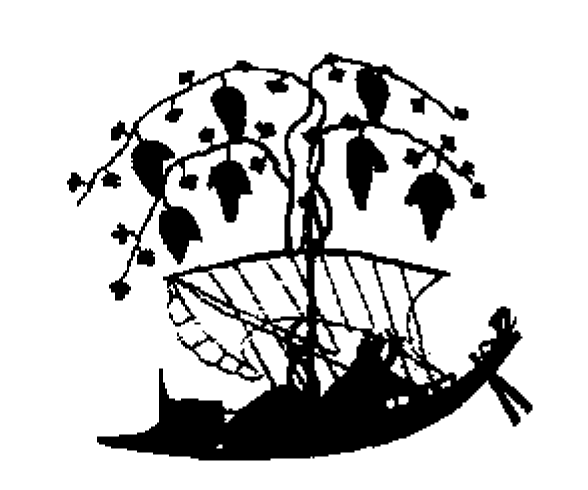
谁能像他一样操做过或通晓
所有用金属或木头,模塑的石膏
或雕刻的石头为材料的工艺。
军人、学者、骑手,他,
他所做的一切都完美无瑕,
好像他只专攻那一门手艺。

十一

有些人烧湿柴,另一些人则可能在
一个小房间里消耗整个可燃的世界,
就好像烧干草;假如我们把头转过,
那光秃秃的烟囱就会熄火,
因为工作已在那火焰中完成。
军人、学者、骑手,他,
可谓全部生命浓缩的精华。
他梳理白发的景象怎会人我们梦中?

十二

眼看那摇撼窗扇的风多么酷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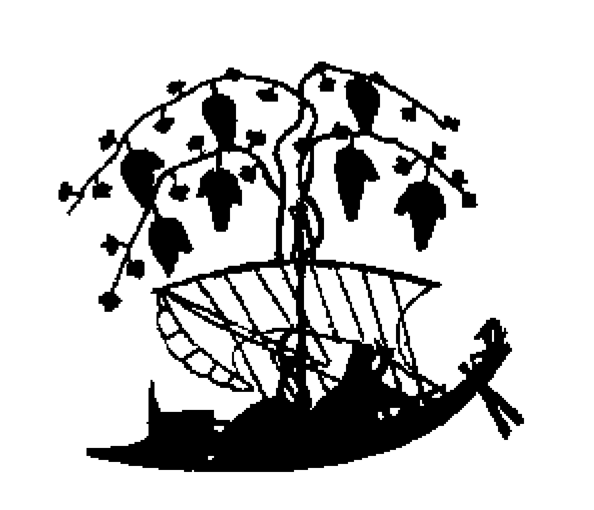


我觉得已回忆过所有那些
成年曾考验，或童年曾喜爱
或少年的智力曾赞赏过的人士，
而且对每一位加有恰当的评鉴；
直到想像力送来了一份
更合适的欢迎辞；可那最近的死讯
占据了我的全心，使我无法发言。

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的死[1]

我知道我将要遭逢厄运
在头顶上的云间的某处；
我对所抗击者[2]并不仇恨，
我对所保卫者[3]也不爱慕；
我的故乡是在基尔塔坦[4]，
那里的穷人是我的同胞，
结局既不会使他们损减，
也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好。
不是闻人或欢呼的群众，
或法律或义务使我参战，
是一股寂寞的愉快冲动

① 见"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一诗 308 页注①。
② 指德国人。
③ 指英国人。
④ 在库勒庄园附近。



长驱直入这云中的骚乱；
我回想一切，权衡一切，
未来的岁月似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的是以往岁月，
二者平衡在这生死之际。

人随年岁长进[①]

我因多梦而憔悴衰减；
像一尊风雨剥蚀的石雕海神
在溪流中间；
整整一天我都在痴看
这位女士的美貌，
好像在一本书里发现
一幅画中美人儿，
因眼睛或聪敏的耳朵
充实而欢欣，
因仅仅智慧而愉悦，
因为人随年岁长进；
可是，可是，

① 此诗作于1916年7月19日，写伊秀尔特·冈的青春美貌对诗人的触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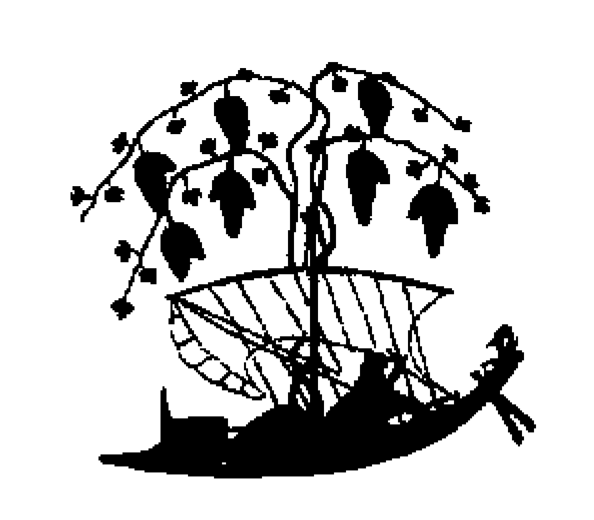
这是我的梦，还是真实？
呵，但愿我们相识
在我青春如火时！
但是，我在梦中已变衰残，
像一尊风雨剥蚀的石雕海神
在溪流中间。

野兔的锁骨①

但愿我能够扬帆远航，
去众多君王和君王之女
曾经前去的海上，
抵达那秀美的树林和草地，
到风笛的乐音和舞蹈中间，
得知最好的事情乃是
在跳舞时频频把爱人更换，
仅以一吻回报一吻。

我愿在那海岸边捡到
一只野兔的锁骨——
被拍岸的浪涛磨薄——
用钻子把它洞穿，然后

① 诗作于1916年7月5日。



透过那白而且薄的兔骨凝望
那苦难的旧世界——在那里他们
在教堂里成婚;且在平静的海面上
嘲笑所有在教堂里成婚的人[1]。

① 然而叶芝自己接受格雷戈里夫人的建议,于 1917 年 10 月 20 日在伦敦一教堂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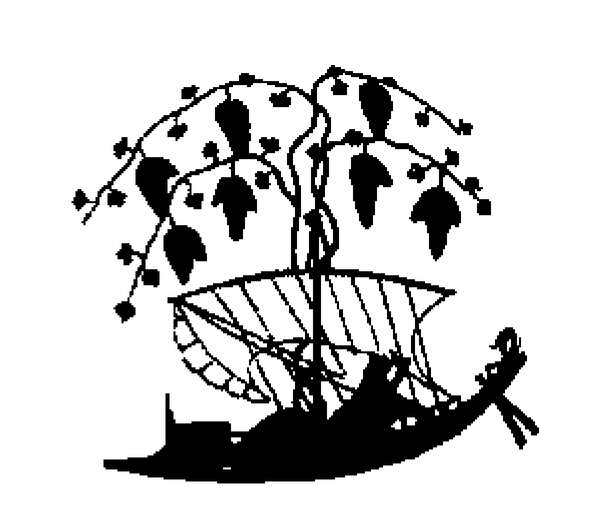
在圆塔下[1]

"尽管我宁愿躺在裹尸布里，
但我还是愿流大汗而赚小钱，
如果我终能像邻居一样生活，"
那乞丐，比利·伯恩[2]大声喊，
"在曾祖父的坍塌的墓地上
伸展骨头，直到天光放亮。"

在格伦达涝[3]那溪流旁边，
欧伯恩和伯恩家族[4]安葬的地方，

---

① 此诗作于1918年3月。
② 巴利马奴斯的比利·伯恩：1798年起义中的韦克娄郡的英雄，1799年被绞死。此处同名者当为其后人。
③ 见"格伦达涝的溪水和太阳"一诗621页注①。
④ 韦克娄郡欧伯恩家族中最著名者是麦克休·欧伯恩(1544—1597)，他因抗击英军而被捕牺牲。



一块灰色古老的断残墓碑上，
他伸展一身骨头，坠入梦乡，
梦见太阳和月亮，一个好时辰，
在那圆塔之中狂叫乱蹦；

梦见金色国王和银色贵妇
上下狂叫，转着圈儿狂叫，
直到脚尖熟练了美妙的舞步，
嘴巴熟练了美妙的音调，
转着圈儿乱蹦，上下乱蹦，
直到他们蹦到了塔顶。

那金色国王和那狂野贵妇
一直欢唱到群星开始消逝，
手紧握着手，脚紧挨着脚，
头发飘舞在他们搅起的风里；
那贵妇和那金色的国王
能够像一对画眉般歌唱。

“肯定我的运气已破坏，”
那到处流浪的囚徒比利说，
“黄昏前我要偷一只钱袋，

在一张羽绒床里把它藏掖。
在曾祖父的坍塌的墓地上，
我找不到安宁像家一样。”





所罗门对示巴[1]

所罗门对示巴唱，
吻着她微黑的脸：
“从日中起一整天来
我们都在同一地方交谈，
从无影的正午起，整日里
都围着爱这狭窄话题
一直在转啊转，
就像一匹老马在圈里。”

稳坐在他膝头上，
示巴对所罗门唱：

① 此诗作于1918年。所罗门（前972—前932）：希伯来人之王，象征叶芝；示巴：阿拉伯南部（今也门地区）一古国，此处特指示巴女王玛格达，象征叶芝之妻乔芝。《旧约·列王记上》第10章第1—13节记叙有示巴女王访问所罗门王一事。

“如果你提出一个话题
可以让博学者欢畅，
在太阳把我们的身影
投到地上之前，你会发现
并非那话题，而是我的思想，
才是一个狭窄的马圈。”

吻着她的阿拉伯眼睛，
所罗门对示巴说：
“在这天下出生的
男人或女人没有一个
敢与我们俩较量学识，
而一整天来我们发现
除了爱，什么也不能把世界
变成一个狭窄的马圈。”



活生生的美①

因为灯芯和灯油都已耗尽，
血液的各条渠道都已封冻，
所以我命令我的不满的心
满足于那用青铜从模具中
铸出，或从炫目的石料中出现，
出现，但在我们逝去后又消逝，
对我们的孤寂漠不关心
甚于鬼影的美。心呵，我们已老；
活生生的美适合更年轻的人：
我们付不起它征收的滔滔泪水。

① 此诗作于1917年，其时叶芝住在毛德·冈在法国的家里，再度向毛德·冈的私生女伊秀尔特求婚。

一首歌

我原以为无需许多，
若要延长青春；
只需哑铃和钝头剑[①]
即可保持身体年轻。
呵，谁又能预告
心会渐渐变老？

尽管我能说会道，
何等女人又确信
只因在她身边，
我就不再会眩晕？
呵，谁又能预告
心会渐渐变老？

---

① 埃兹拉·庞德曾于1912—1913年间教叶芝击剑。



除了我曾拥有的心，
我并没有丧失情欲；
我原以为它会焚毁
我卧床等死的身躯，
因为谁又能预告
心会渐渐变老？

致一位妙龄美人[1]

艺术家同行[2]，为什么如此自如，
与形形色色的人们相处，
与每一对少男少女作伴？
从最好的之中挑选你的友人；
与其他人一起拖一只水桶的人
很快就摇摇晃晃跌下山。

你不妨，把那镜子当学校，
学会热情奔放，但不要
像平庸美人那样大大咧咧；
她们天生就不配老以西结[3]

① 此诗作于1918年，赠给伊秀尔特·冈。
② 指伊秀尔特。叶芝不赞成她滥交放浪形骸的艺术家。
③ 以西结（公元前592年在世）：希伯来著名先知，《旧约》中四大先知中的第三位，所著《以西结书》第10章第1—22节中有关于天使的描述。



描述的天使，而只适合
给鲍瓦雷[1]绘制天使作模特。

我知道美人发什么样的薪水，
她的仆人过怎样艰苦的日子，
但仍然赞美已逝的冬天：
没有一个傻瓜堪称我为朋友，
我或许会在旅途的尽头
与兰多和但恩[2]一同用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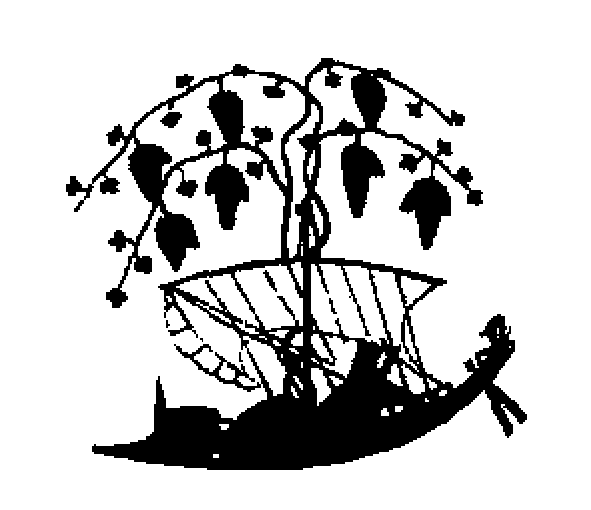
① 雅克·费尔曼·鲍瓦雷(1731—1797)：平庸的法国画家兼雕刻家。
② 瓦尔特·萨维支·兰多(1775—1864)、约翰·但恩(1571—1631)：英国诗人。

致一位少女[①]

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要
比另一个人更知情
是什么使你的心如此狂跳；
甚至你自己的母亲[②]
也不会像我这般明了；
我曾经为她碎了心，
当那狂野的念头——
如今她矢口否认
而且已经忘记——
使她全身的血液沸腾，
在她的眼中闪烁的时候。

---

① 此诗作于 1915 年 5 月，是写给伊秀尔特·冈的。
② 指毛德·冈。



学　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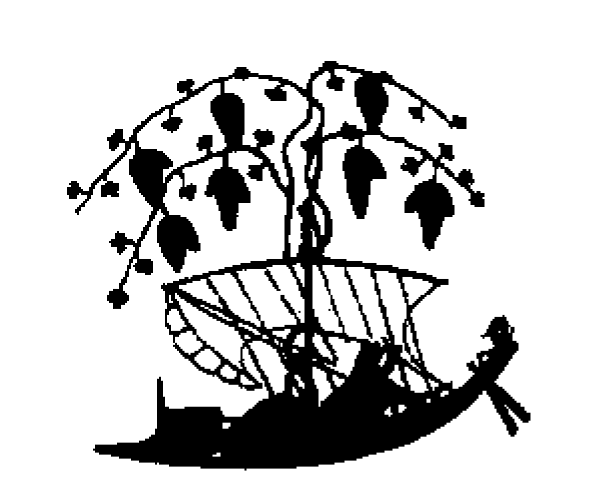
秃头们总不记得他们的罪孽，
年迈、博学、可尊敬的秃头们，
他们编辑和注释的那些诗歌
不过是往昔爱情失意的年轻人
在床上辗转反侧之时的杰作：
为的是奉承美人儿无知的耳朵。

都步履蹒跚；在墨水里咳嗽；
都在用他们的鞋底把地毯磨损；
都思想着别人所思想的念头；
都认识他们的邻居所认识的人。
他们将会说些什么，我的主，

① 此诗作于 1915 年 4 月。

假如他们的卡图鲁斯[1]那样走路?

[1] 盖尤斯·瓦勒琉斯·卡图鲁斯(前 84? —前 54?):古罗马著名诗人,以善写艳情诗著称,死时年仅 30 岁。



汤姆·欧拉夫雷[1]

“虽然诡辩家们统治这城市，
每一个男人、姑娘、小伙
都记下了一个遥远的目的，
但无目的的欢乐才是纯粹的欢乐，”
看着那汹涌的海浪滚滚奔腾，
汤姆·欧拉夫雷或者如是说，
“智慧是一只翩翩的蝴蝶
而不是一只阴鸷的食肉猛禽。[2]

“假如计划少的人过失就少，
那么认真的人就几乎无需悲痛。

① 此诗作于1918年2月16日。汤姆·欧拉夫雷是个虚构的人物，叶芝所谓的“傻子”典型。
② 7—8行 参见“内战期间的沉思”组诗478页注①。

除了再度的叹息什么在泯消？
怎么仅仅在曲曲折折的变奏中，
小号手米迦勒[1]能吹得如此漂亮？”
或者他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语，
“假如我最亲爱的朋友死去，
我会在他的坟墓上舞蹈一场。”

① 见“快乐的乡镇”一诗197页注①。



绵羊牧人与山羊牧人①

绵羊牧人:那叫声来自今年的第一只布谷鸟。
　　它停歇之前我祈了愿。

山羊牧人:　　　　　　　　现在年老了,
　　什么鸟兽都不能使我祈求任何东西了,
　　除了祝愿惟有年老之人才可以死去,
　　但这是违背上帝的意旨的。
　　让年轻人祈愿吧。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我的山羊啃着稀疏的青草或从一块石头上
　　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在此之前
　　我们从未在这里见过面。

① 此诗写于1918年2—3月间,是为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而作。叶芝于1918年3月19日致信格雷戈里夫人:"今天我写完了关于罗伯特的诗,一首田园诗,模仿维吉尔为某位朋友所作和斯宾塞为锡德尼所作。"(《书信集》6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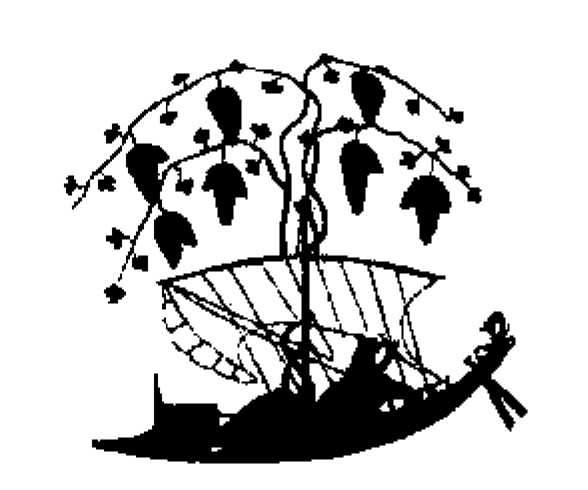
绵羊牧人：　　　　　　　　我在寻找走失的绵羊；
有些事情曾使我烦恼，而在我烦恼的时候
我让它们走失了。我独自在思索韵脚，
因为韵脚能从烦恼中敲打出一个节拍来，
并且使白昼变得重新可爱；但是当我
把每一个韵脚都赶进它们适当的位置里时，
绵羊们却离开了它们的位置。

山羊牧人：　　　　　　　　　我恰好清楚地知道
是什么使得那么好的一个牧人背离了他的职守。

绵羊牧人：他，那最擅长各种乡村运动
和各种乡村手艺，在我们之中
对迟钝的老人和浮躁的后生最和蔼的人，
已经死去了。

山羊牧人：　　　　那给我送烤饼的小男孩
带来了确切的消息。

绵羊牧人：　　　　　　　他扔掉了牧羊杖，
死在了海外的大战中。



山羊牧人：他以前常在我这山丘中间吹他的风笛，
他吹奏的时候，那正是群山的寂寞，
山中岩石的狂喜，在他的手指
下面呼喊。

绵羊牧人：　　　我从他的母亲[1]那里听说的；
他自己的羊群在屋门前吃着草。

山羊牧人：她怎生承受她的悲伤？当提起她的名字时，
没有一个牧人不变得温柔起来，
回想起她做过的好事，而我，
在既没有山羊也没有牧场的时候，
曾在她的炉火边得到新鲜的款待和古老的智慧，
直到冬天的寒风逝去，我又怎能不说起她，
即使是在他的孩子和妻子面前。

绵羊牧人：她身板挺直神色平静，在房前屋后，
在餐具室和织物柜之间走动，
要么在草坪或在牧场上督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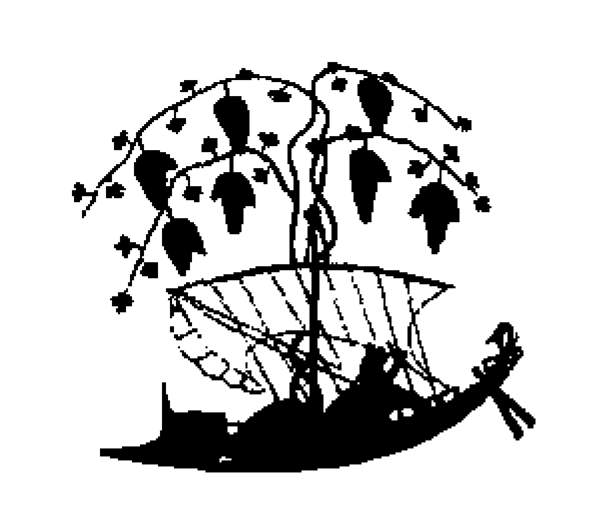
---

① 指格雷戈里夫人。

干活的伙计们，就好像她的爱子还活着，
可现在是为了她的孙子；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不见了在收获季节我们牧人的运动会上
她观看儿子表演完毕后，
我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表情。

山羊牧人：　　　　　　　　　唱你的歌吧。
我也把我的梦想编成了歌，但年轻人
总是急于展示无论他们发现的什么，
在展示完之前既无法干活也不能等待。
老牧人和老山羊——如果说年轻人
能够在其他一切方面胜过他们的话——
则善于等待。

绵羊牧人：　　　　你不可能没有看见过
惟有他不曾像别的人那样，
在接管财产之初，就收集起工具，
指使木匠制作宽桌子，
长凳子或高大的牛奶加工棚，
而是让房子保持他父亲时代的样子，
就好像他知道自己好似一只布谷鸟，
是个漂泊无定的人。而如今他去了，



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十来支
忧伤、朴素、甜美、高尚的笛曲。

山羊牧人：你已经把这想法编进了歌里。

绵羊牧人：　　　　　　　　　　　　我辛劳了一整天，
当它完成的时候，我所加工的却如此之少，
也许用朴素的散文说“对不起”
在你那山地的想像力听起来会更好些。

［他唱］

“好像那在海面上飞行了
千万里，又迈着黄色的腿
奔跑或时而半飞着穿过
我们草坪的有斑纹的鸟儿，
他逗留了一会儿；我们
刚刚使我们的耳朵熟悉了
他在破晓时分的话音，
刚刚使我们的眼睛熟悉了
他在黄昏的阴影中
在漂洗池边的身影，
他就从耳朵和眼睛里消失了。
我原本可以在他来临的

那天祈愿的，但人真是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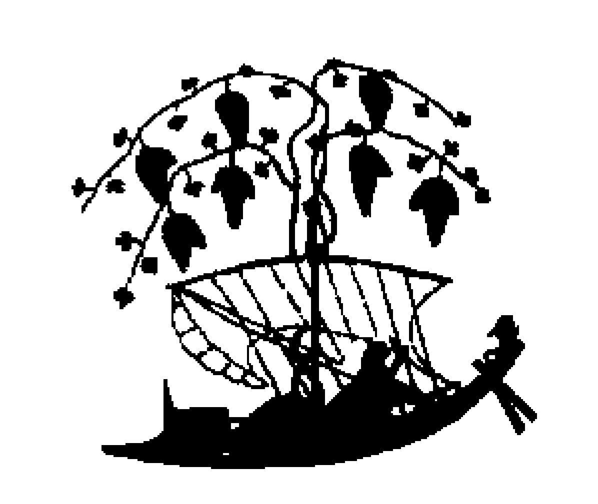
山羊牧人：你一如平时总是歌唱自然生命；
我在年轻的时候做过类似的曲子，
现在听到它就不免为那年轻人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失去的伙伴伤叹了。

绵羊牧人：他们说在你那不毛的山脊上，
在那灵魂从我们的肉眼中消失之后，
你曾经走遍了它所踏过的道路；
还说你跟鬼魂交谈过。

山羊牧人：　　　　　　　　　的确，
自从青年时最初的迷糊以来，我每日的思绪
已找到了我的山羊的蹄子所找不到的路径。

绵羊牧人：唱吧，也许你的思想已采获了
某种药草，可以减缓
我们的悲伤。

山羊牧人：　　　　　他们从那山脊上给我采来了
不完全是野罂粟的荚果和花朵。



［唱］

“他每秒钟都变得更年少；
假如他所有的生日都算到，
就显得过于严肃；
由于他所梦想的事物，
或者他所从事的事业，
而显得过于严肃和缄默。
短程兜风，长途远行，
直到他自己的拂晓黎明，
他从那重负的线轴上解除一切，
以获知那是痛苦还是欢乐，
解除他所制造的一切。
暴虐的战争将泯灭；
在某棵虬屈的老山楂树底
他将练习吹奏牧笛②，
或在修剪平整的草地上
追求他的牧羊姑娘，
或全心投入某种游戏
直到不分黑天白日；
通过对心智的征服
他将把知识解悟，
直到，爬在摇篮边上，

他梦想自己是母亲的骄傲，
一切知识都消失在
更甜蜜的无知的昏睡里。”[1]

绵羊牧人：我把这些母羊和这头公羊关进
圈里后，我们就去树林里，在那儿
把我们的歌刻在新剥下来的树皮上，
但不署名字，然后把它们放在她门口。
得知高山和低谷曾经悲伤
也许对于妻子和母亲，以及
猛长到肩膀高时的孩子们是一种安慰。

---

① 89—112 行　叶芝相信人死后灵魂倒梦其生前经历，从而得以净化。



沮丧中写下的诗句[①]

什么时候我曾最后一次观看
属于月亮的那黑暗的豹群，
圆圆碧眼和摇摆的修长躯干？
所有狂野的女巫，那些最高贵的妇人——
虽说她们拥有扫帚柄和眼泪，
愤怒的眼泪——都已消逝不见。
群山中神圣的人头马怪已被消灭；
我除了那苦闷的太阳一无所有；
英雄的母亲月亮已被放逐和消灭，
既然如今我已年过半百，
我就必须忍受那怯懦的日头。

① 此诗作于1915年。

黎　明[1]

我愿像那黎明一样无知：
它曾经俯视
那老女神用一枚
胸针[2]度量一个城镇，
或那些老朽之人从他们
迂腐的巴比伦[3]看见
无心的行星运行在轨道上，
恒星在月亮出现之处暗淡，
然后拿起他们的书板运算；
我愿像那黎明一样无知：

① 此诗作于1914年6月20日。
② 据爱尔兰传说，女马神玛莎在阿玛和纳万堡两山之间生下一对孪生子，并用胸针在平原上画出一座城镇的轮廓。该城镇即北爱尔兰王国的首都，名为“埃曼·玛莎”，义为“玛莎的孪生子”。
③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文明高度发达的古城邦。



仅仅挺立，摇晃着闪光的车身，
在那如云的群马的肩头之上；
我愿——因为知识不值草一根——
像那黎明一样无知而放荡不羁。

论 女 人[①]

愿上帝得赞美，因创造
完全放弃心智的女人，
男人不会在男人那里找到
她所给予的那种友情：
就好像用她的肉和骨
把他带来的一切裹抱，
不会因一个思想不归属
她自己就与之争吵。

尽管书呆子们拒不承认，
但显然圣经的意思乃是：
所罗门在与他的后妃们
交谈的过程中变得睿智；

① 此诗作于1914年5月25日。



他们说他数得清草叶，
可是他却从来数不清
有示巴①做情妇的时节
所得到的所有赞颂；
当时她正把那生铁锻炼，
或者刚刚从炉火中抽出，
它正在那冷水里打战②：
他们的欲望强烈粗鲁
使他们又伸懒腰又打哈欠，
还有那随睡眠而来的快乐，
那使他们成为一体的震颤。
愿上帝赐给我他所给予或
保留的别的一切——不，不是现在，
因为既然我渐已迟暮，
我就不敢那么冒昧，
竟至冀求如此尤物，
而要等到，如果传说属实，
那月亮的杵头③

① 所罗门和示巴：见"所罗门对示巴"一诗 325 页注①。

② 性行为的象征。

③ 传统的生殖之象征，例如与古罗马的庇卢姆努斯神和印度的月亮女神梭摩有关。

重新舂捣起来，
使我再生的时候——
以获知我从前所知识，
寻找我从前所拥有，
直到我被逼成疯子——
睡眠被温存和呵护、
牙关紧咬、绝望
怜悯、头脑痛楚
逐出我的卧床，
全都是由于某个
乖僻的偶然生物——
而像所罗门那样生活：
有示巴女王领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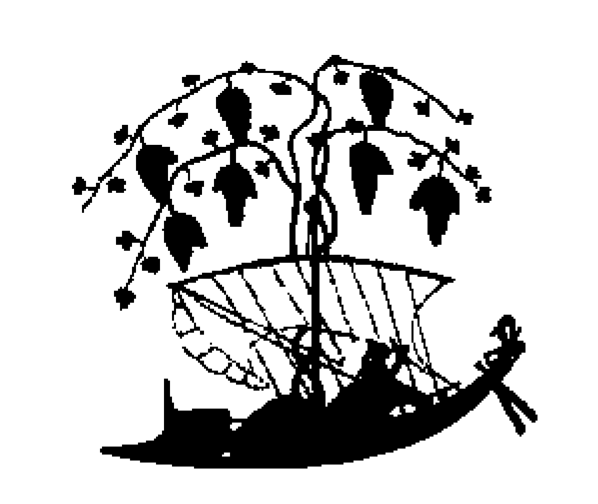
钓　者[1]

虽然我仍旧能够看见他，
一身灰色的康呐玛拉[2]装束，
去一座山丘的灰暗之处，
在黎明时分抛下钓饵的
那生有雀斑的男人，
但已很久了，自从
我开始在心目中观想
这智慧而单纯的人。
我曾整天盯着那张脸，
视之为我所希望的
可描写的理想形象——
为自己的民族和现实：

① 此诗作于1914年6月4日。
② 戈尔韦郡一地区。

我所憎恨的活着的人们，
我所爱的那已死的人，
占据高位的怯懦之人，
不受责怪的无礼之人，
赢得醉醺醺喝彩的
从不读书的无赖，
巧舌之人和他那说给
最平庸的耳朵听的笑话，
像小丑一样哗众
取宠的聪明人物，
智慧哲人被打倒
和被打倒的伟大艺术。

也许已有十二月之久，自从
我突然开始
在对这样的读众的鄙视中
想像一个人，
和他被太阳晒出雀斑的脸，
还有灰色的康呐玛拉装束，
向一个水沫冲刷
暗黑岩石的地方攀爬，
以及钓饵坠人溪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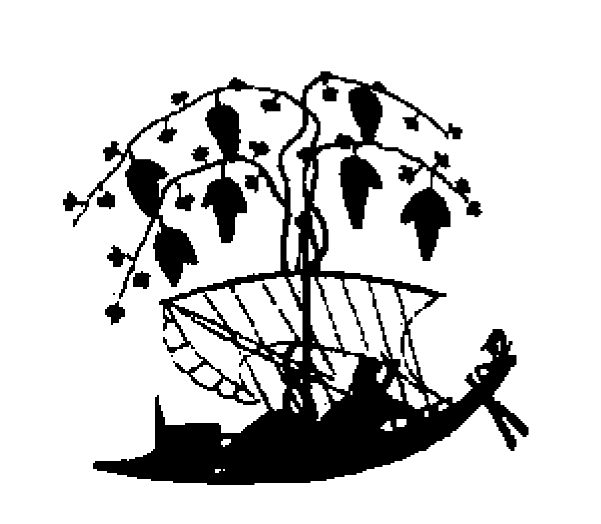


他的手腕的向下转动；
一个并不存在的人，
一个只是一场梦的人；
并大喊："在我衰老之前，
我将会为他写出一首
也许像黎明一般
寒冷而热情的诗。"

鹰

“把鹰从空中唤下来；
让它戴上头罩或进入囚笼，
直到那黄色眼光变柔和，
因为肉窖和肉叉都光秃秃，
老厨子怒气冲冲，
伙计也变得粗野。”

“我不愿被戴上头罩，
或关进笼中，或栖在手腕上，
既然我已学会骄傲地
在森林的上空，
在破碎的薄雾里
或翻腾的浓云中翱翔。”



"昨晚,你劈开了什么
翻腾的云,心智的黄眸
鹞鹰? 当时默默发呆
坐在一个无赖面前的我,
竟然还给我的朋友
装出一副机智的样子。"

记 忆

一位[1]脸蛋姣好，
两三位有魅力，
可魅力脸蛋全无用，
因为山上青草
只能保住那山兔子[2]
曾睡过的窝洞。

---

① 指莎士比亚太太。
② 指伊秀尔特·冈。



对她的赞美[1]

她是我情愿听见被赞美的第一人。
我曾在那房屋周围，上下徘徊，
就像一个男人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
或一个少女刚刚试穿上她的新衣；
尽管我千方百计使得谈话转向，
直到对她的赞美成为最高主题，
一个女人却说起她刚读过的新故事，
一个男人糊里糊涂半在梦里，
好像他的头脑中跑着某个别的名字。
她是我情愿听见被赞美的第一人。
我不愿再谈论书籍或长久的战事，
而愿在枯干的荆棘旁漫步，直到
我找到某个避风的乞丐，在那里

---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月27日，初题为“荆棘树”。

设法交谈，直到她的名字被提到。
假如破衣足以御寒，他就愿意听说
她的名字，且乐意记住，因为在往昔，
尽管她享有青年人的赞美和老年人的谴责，
但在穷人中间，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把她赞美[1]。

---

① 毛德·冈由于从事慈善活动而在都柏林穷人中间闻名。



人　民[①]

“我因那所有的工作，”我说，
“因我自费所做的一切挣得了什么？
这粗鄙不文的城市每日的怨恨！
在这里谁服务得最多谁受毁谤最多，
他一生的名誉都丧失
在夜与晨之间。我本可以生活——
你也深知那渴望曾是多么强烈——
在那里，每天我的脚步本应停落
在费拉拉院墙的绿阴里；
或者在黄昏和清晨，在往昔的形象——
不被搅扰且彬彬有礼的形象——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月10日，初题为“不死鸟”。

中间，攀登乌尔比诺[1]陡峭的街道
到公爵夫人与她的人民交谈的地方：
他们度过富丽堂皇的午夜直到伫立
在他们巨大的窗前眺望着黎明；
我本可以没有不会像那些
在曙色中看烛芯变黄的人们那样
把礼貌与激情揉合起来的朋友；
我本可以利用我的技艺所允许的
惟一实质的权利：选择我的伙伴，
选择风景中最使我赏心悦目的东西。”
于是我的不死鸟[2]以责备的口吻回答：
“醉鬼、公共基金的扒窃者、
所有不诚实的群众，我都赶走了，
在我的时运转变，他们才敢于面对我，
从昏暗中爬出来，挑唆那些我曾经
服务过以及养育过的人来攻击我之时；
然而，现在或任何时候，我都不会
埋怨人民。”

---

① 费拉拉和乌尔比诺：见“致一位富人，他答应给都柏林市立美术馆第二次捐款，如果证明人民想要绘画的话”一诗247页注②和注④。公爵夫人指伊丽莎白塔·贡扎伽(1471—1526)，乌尔比诺公爵夫人。

② 指毛德·冈。



　　　　　　　　我能够回答的一切
是："你，不是在思想而是在行为中活着，
可以拥有一种自然力量的纯粹性，
而我，优点在于给分析的头脑
下定义，既不能闭合心灵的眼睛
也不能使我的舌头缄默不语。"
然而，因为我的心欣然接受了她的话语，
所以我感到羞愧，现在九年之后
一想起它们，我仍羞愧地低下头。

他的不死鸟[①]

在中国有一位王后，或者也许是在西班牙，
每逢寿诞和节庆日都能听见对她的洁白
无瑕，那无可挑剔的如玉容颜的如此赞夸：
她[②]也许是那被一只鸟儿踩踏的活泼女孩；
还有一大群公爵夫人，风头出众的女人们，
或者说她们曾找来一位画师，为了酬金
而使她们如此，以灵巧的心思把瑕疵弄平：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不死鸟[③]，那就让她们走运。

小伙子们每夜都为他们的嘉碧[④]的笑眼喝彩；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月，初题为“在中国有一位王后”。
② 指丽达，见“丽达与天鹅”一诗515页注①。
③ 指毛德·冈。
④ 嘉碧·戴斯利斯(1844—1920)：法国女演员、舞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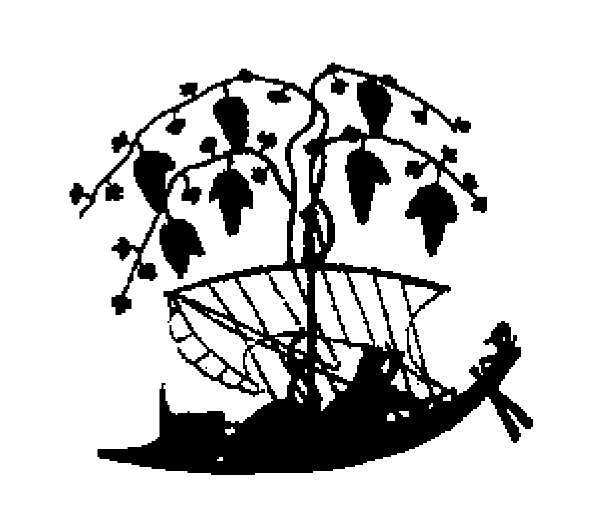


露丝·圣德尼斯[1]更有魅力尽管时乖命苦；
从一九〇九或一〇起，帕夫洛娃[2]获得青睐；
在美国当朱丽叶即将以一个女人的全部
热情、一个孩子的蛮横举止成为新娘之时，
有一个演员[3]拢起自己的斗篷，冲出房门，
还有——但此外是否还有一大群也没关系：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不死鸟，那就让她们走运。

还有玛格瑞特、玛荞蕊、朵若茜、楠[4]等等，
过着隐居生活的一位黛芙妮和一位玛瑞；
这位有过尽量多的，那位只有过一个情人，
另一位自吹："我挑来拣去只选中两三位。"
假如头脸和四肢长得美，脚面又高又轻盈，
她们就会不顾我说的一切任意张开帆篷，
一味去做男人的心的伤害者或快乐的引擎：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不死鸟，那就让她们走运。

① 露丝·圣德尼斯(1879—1968)：美国舞蹈演员。
② 安娜·玛特维耶夫娜·帕夫洛娃(1885—1931)：俄国芭蕾舞演员。
③ 可能指朱丽娅·马娄(1866—1950)：生于英国，长于美国，以演莎剧著称的演员。
④ 这些都是埃兹拉·庞德的女友。庞德于1914年娶朵若茜——叶芝的朋友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的女儿——为妻。

世世代代都会有那样一群，那野蛮的人群，
谁能说只有某个年轻美妞会使男人发昏，
堪与我的美人相比——尽管我的心不承认——
却不完全相似，没有一种童稚般的单纯，
和那仿佛凝神注视燃烧的太阳的骄傲目光，
以及那没有一丝一毫走样的体形和风韵。
我伤悼那最孤寂的尤物；但天意难以违抗：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不死鸟，那就让她们走运。



得自普罗佩提乌斯的一个想法[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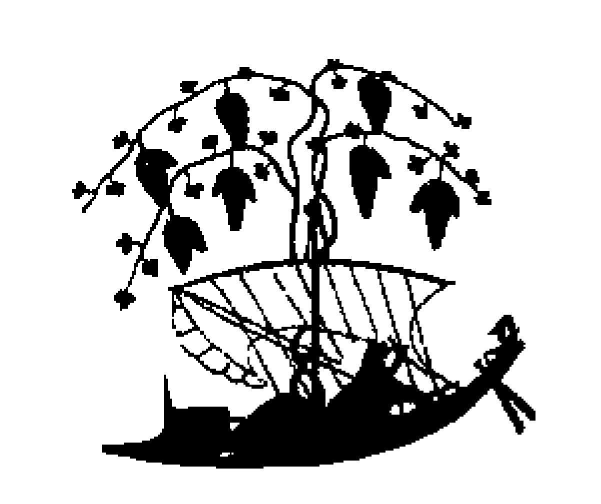
她，从头到绝美的
双膝，那流动的长线条
如此高贵，大可
穿过帕拉斯·雅典娜[2]
身旁众多的神圣形象
走向那祭坛，
或者成为一匹醉于醇酒的
人头马怪[3]的称心的猎物。

① 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罗马诗人。此诗是其作品第二卷（前 26）第二首诗的自由改写。
② 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③ 希腊神话中的人头马怪贪酒好色，常强抢人间美女。

残破的梦[1]

你的头发里有灰白色。
你走过时，
年轻人不再突然屏住他们的呼吸；
但也许某个老头子会咕哝一句祝福，
因为是你的祈祷
使他在垂死的床上康复。
惟独为了你——你了解所有的心痛，
并给予别人所有的心痛，
自从细瘦的少女背负起
累赘的美的时候起——惟独为了你，
天国放弃了她那厄运的钟声，
在那宁静中她占有那么大一份，
你仅仅在屋子里走动便制造了那宁静。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0月24日，赠给毛德·冈。



你的美只能在我们中间留下
模糊的记忆，仅仅是记忆。
老人们说完后，一个年轻人
会对一个老人说："给我讲讲
虽然老之将至、早已气血冰凉，
却还硬逞激情的诗人为我们歌唱的女郎。"

模糊的记忆，仅仅是记忆，
但在坟墓里，一切，一切都将重来。
确定无疑，我将看见那女郎
或倚靠，或站立，或行走，
带着成熟女人最初的妩媚，
和我年轻的双眼中的热情：
这使我像傻瓜似的开始嗫嗫嚅嚅。

现在你比任何人都美丽，
但你的身上曾有瑕疵：
你的小手以前并不美丽，
我怕你会跑去，
在那神秘的、永远充盈的湖里
玩水，让湖水浸及手腕：

那些依从了神圣律法者在那里
嬉水且臻于完美。为了旧缘故的缘故，
让那双我吻过的手
保持不变。

午夜的最后一声钟鸣沉寂。
整天都坐在同一张椅子里，
我从梦想到梦想，从诗韵到诗韵漫游，
与一个虚幻的影像闲谈：
模糊的记忆，仅仅是记忆。



深沉的誓言[1]

因为你不守那深沉的誓言[2]，
别的人就成了我的朋友；
但每当我面对面审视死亡，
每当我攀上睡眠的峰巅，
或每当我纵酒狂放的时候，
突然我就遇见你的脸庞。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0月17日，赠给毛德·冈。
② 毛德·冈曾发誓不结婚。

幽　灵[1]

今夜一直很异常，以至于
我的头发都仿佛直竖了起来。
从日落时分起我一直在梦想
女人们大笑着，或羞怯或狂野，
在花边或丝织品的窸窣声里
登上我嘎吱响的楼梯。她们读过
我描写那鬼怪似的东西——
被退还但无回报的爱情——的诗作。
她们伫立在门口，伫立在
我的大木台架和炉火之间
直到我听得见她们的心跳声：
一个是娼妓[2]，一个是从未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1月。
② 可能指一度与叶芝有性关系的梅波尔·狄金生。



脉脉含情地打量过男人的孩子[1]，
还有一个[2]，也许是，女神。

① 指伊秀尔特·冈。
② 指毛德·冈。

心意的气球

双手啊，听从我的请求：
快把那在风中胀鼓，
冉冉上升的心意的气球
塞回它狭窄的小屋。



致凯尔纳诺的一只松鼠[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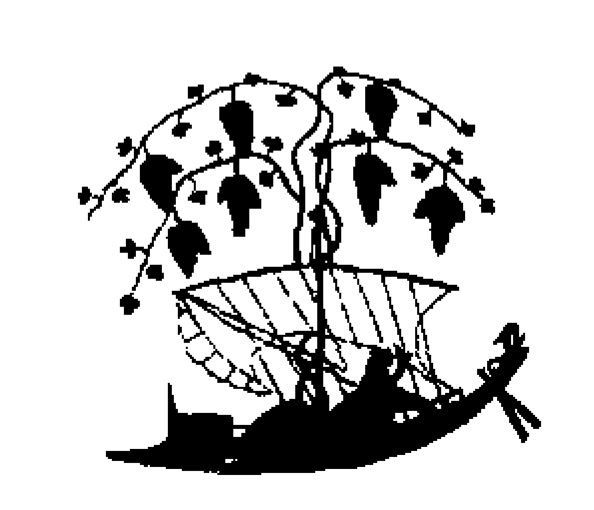
过来跟我玩耍；
你为什么逃窜
钻进颤颤枝桠，
好像我有枪弹
企图把你打死？
可我不过想要
搔搔你的脑袋，
然后放你走掉。

① 此诗作于1912年9月。凯尔纳诺：盖尔语，义为"坚果之林"，库勒湖周围的七片树林之一。

有人求作战争诗有感[①]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里最好
让诗人缄默，因为事实上
我们没有天赋以纠正政客；
管够了闲事的他只会讨好
一个青春慵懒的年轻女郎，
或一个寒冬之夜里的老爹。

① 此诗作于1915年2月6日，原题"致一位朋友，他请求我在他的致中立国的宣言上签名"，1916年最初发表在伊蒂丝·沃顿所编《无家可归者之书》中时题为"保持缄默的理由"。



纪念阿尔弗雷德·波莱克斯芬[1]

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
自从老威廉·波莱克斯芬[2]
把他强壮的骨头放倒在死亡里，
在他的妻子伊莉莎白[3]身边，
在他建造的灰色石墓里以来。
二十年以后他们又在
那墓里他和她旁边放置
他的儿子乔治[4]，那占星术士；
共济会员们从远地乘车而来，

---

① 此诗作于1916年8月，最初发表时题为“纪念”。阿尔弗雷德·波莱克斯芬(1854—1916)：叶芝的最小的舅父。

② 威廉·波莱克斯芬(1811—1892)：叶芝的外祖父。威廉晚伊莉莎白六星期去世。

③ 伊莉莎白·米德尔顿·波莱克斯芬(1819—1892)：叶芝的外祖母。

④ 乔治·波莱克斯芬(1839—1910)曾是秘密会社自由共济会的成员。

把金合欢树枝[1]抛撒在
一个在他开始呼吸的地方
终止呼吸的忧郁的男人身上。
许多的子女安眠在
远离习见的天空，远离
髦尔街和伊兹语法学校[2]之处，
在伦敦或在利物浦；
可是那水手约翰[3]在何处安息？
他曾为那么多国土所熟悉——
平静的陆地或不平静的海洋，
印度人或日本人在那里经商。
他从未在岸上找到休息，
总是闷想着再一次出海。
他们把水手约翰葬在了哪里？
昨天，那最小的儿子，
一个幽默、没有野心的男子，
被葬在了占星术士的旁边，
昨天，已经是第十年，
自从久已心满意足的他，

① 抛撒金合欢枝叶是共济会葬礼的一项仪式。
② 斯来沟的一条街道和一所学校。
③ 约翰·波莱克斯芬(1845—1900)：死于并葬于利物浦。



芸芸众生中的无名之辈，
决定他必须登程回家，
既然他已年届半百；
“阿尔弗雷德先生[1]”须重新
挂上普通人的嘴唇——
他们的记忆里载有
他的童年和他的家族。
在所有这些死床边女人们听到
一只虚幻的白色海鸟
哀啼着一个人即将去世；[2]
随着那啼声我发出了我的哭啼。



① 阿尔弗雷德·波莱克斯芬于1910年从利物浦回到斯来沟接任其兄乔治在家族的W. & G. T. 波莱克斯芬公司中的职位。

② 爱尔兰民间有关于报丧精灵的传说。

关于一位濒死的女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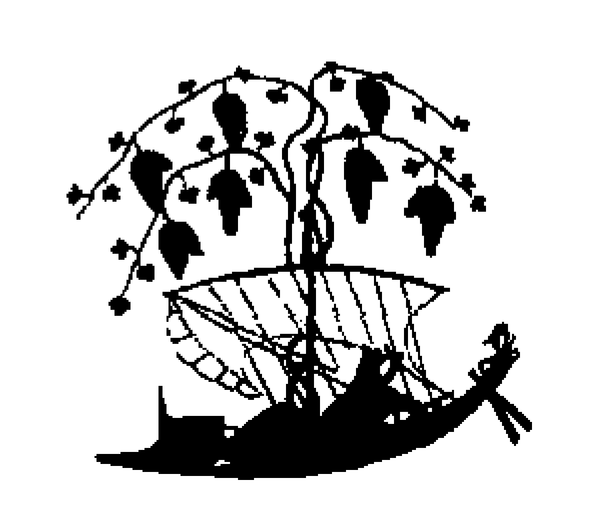
一、她的温文尔雅

带着那旧有的慈祥，那旧有的高雅魅力，
她躺着，可爱又可怜的头靠在枕上，
暗红的头发中间，苍白的脸上搽着胭脂。
她不愿因她躺在那里而使我们悲伤，
与我们的凝视相遇时她的眼睛因大笑而放光，
她的言谈是个顽皮的故事，我们会与她争执，
把我们伤心欲碎的才智与她的才智相比较量，
不由得想起圣人和佩特罗纽斯·阿尔比特尔[2]。

---

① 这组诗作于1912年1月至1914年7月间。梅波尔·比尔兹利，演员，叶芝诗友、画家奥勃雷·比尔兹利的妹妹，1912年夏被发现患有癌症，她的朋友们尽心竭力使她最后的日子充实，她则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② 佩特罗纽斯·阿尔比特尔（公元一世纪）：古罗马讽刺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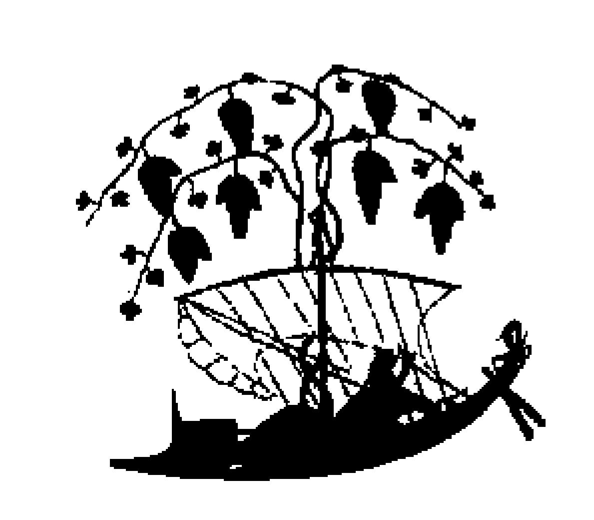
二、一些艺术家给她送来玩偶和绘画

给我们的美人的卧榻前送来
一个新式玩偶，或一幅素描画，
描绘着一个朋友或敌人的
形象，或也许表现她
一绺暗红的头发流淌
在裁制成土耳其
式样的丝绸衣裳之上，
或者，也可能是，装扮作
少年郎的形象。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热情献给了这世界，
除了玩具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死亡。

三、她把玩偶的脸转向墙壁

因为今天是某个宗教节日，
所以他们请教士做弥撒，甚至日本人也
必须面壁，脚跟踮起脚尖点地——
拘泥于情热，博学于旧的礼节，
她曾经显得热烈而机智——那威尼斯女士，
她曾经似乎滑入了她的红鞋、她的多米诺
骨牌、她的摹仿隆吉①的骨撑裙的阴谋里；
那沉思默想的批评家；都踮起了他们的脚，
甚至我们的美人也穿上了她的土耳其裤子。
因为那教士一定要像每只狗一样有得意之时，
或者通过向月狂吠而使我们大家保持清醒，
仅仅作为俗世的我们和我们的玩偶最好离开。

① 佩特罗·隆吉(1702—1762)：意大利画家。



四、日　暮

她在像孩子般游戏，
那游戏就是悔过，
狂怪而奇异，
因为日暮时刻
昭示她不久会有人
从房子里出来，说——
尽管游戏只做了一半——
“进屋来，别玩了。”

五、她的家族

她不曾变得野蛮粗俗
像狭隘的天性那样，
把快乐时日赞许的乐趣
斥为邪恶不祥；
她知道自己是个女人，
不是颜面的红色与白色，
或从一个普通的无从
评判的家族中提升的级别；
她的心意如何将她辜负
或疾病如何摧毁她的意志——
以她已死的兄弟[1]的勇武
作为一个无声的范例？

---

① 奥勃雷·比尔兹利(1872—1898)：生活放纵，英年早逝。



六、她的勇气

当她的灵魂飞向那注定的舞场的时刻
(我没有言辞只有象征,我在青春的梦想中
造就的异教的言辞),让她来,在那
最初的惊讶中,与格拉妮娅的幽魂对面相逢,
感觉近乎那已忘却了的林中逃亡的恐怖——
那使她的狄阿米德可贵;还有某位老红衣主教①
眼帘半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缓缓踱步,
他在奄奄一息时曾低声谈论吉奥尔吉奥②——
对,还有阿喀琉斯③、帖木尔、巴卑尔、巴拉姆,
他们都曾生活在欢乐中且当面把死神嘲笑。

① 4—6行　见“仙谣”一诗73页注①。

② 吉奥尔吉奥尼(1478—1510):威尼斯画家。

③ 阿喀琉斯:希腊传说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杀赫克托尔;帖木尔(1336—1405):蒙古可汗,帖木尔帝国创立者,曾征服土耳其、俄罗斯、印度等地区;巴卑尔(1480—1530):突厥语义为“狮子”,萨哈尔·乌德一丁·穆罕默德的称谓,帖木尔的后裔,1526年侵入印度,建立莫卧尔伊斯兰帝国;巴拉姆:(420—430年在位)波斯国王。

七、她的朋友们给她送来一棵圣诞树

对不起，伟大的敌人[1]，
不带一丝愤怒的思绪，
我们把我们的树抬进；
这儿那儿到处买礼物，
直到所有的树枝华美，
她就可以从床上遥视
会令一个异想天开的
脑袋高兴的漂亮玩意。
请赐给她一点点恩泽，
假如一个大笑的眼光
审视你的面孔又如何？
它不久就要泯灭消亡。

① 指死神。



吾乃尔主[①]

希　克[②]:在你那风吹雨打的古塔下面,浅溪
岸边的灰色沙滩上,一盏灯火犹自
燃亮,在麦克尔·罗巴蒂斯留下的
摊开的书本旁边;你漫步在月下,
虽然你的最好年华已逝,却依然
被那不可征服的幻想所迷惑,描画着
秘法的图符。

伊　勒:　　　　　　　借助于一个图像,

① 此诗作于1915年10月至12月间。标题原文为拉丁文,出自意大利作家但丁·阿利盖里(1265—1321)的诗集《新生》(1292—1293)。但丁描述了一个幻景:"一个君主,在竟敢凝视他的人看来面目可畏,但同时又仿佛内心欢喜,可谓奇观。他说着话,说了许多事情,其中我只能听懂很少;我所听懂的那些话里面有这么一句:吾乃尔主。"

② 说话者的名字是拉丁文代词,"希克"义为"此、这";"伊勒"义为"彼、那"。前者为客观,后者为主观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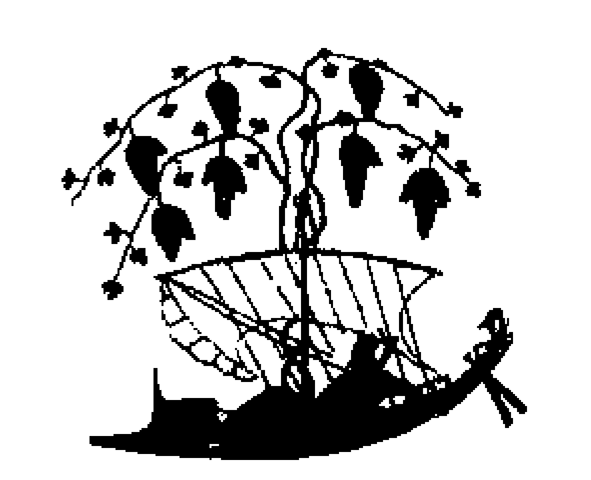
我召唤自己的对立面，召集一切
我一向最少接触，最少正视者。

希　克：我却宁愿找到自我，而不是一个图像。

伊　勒：那是我们的现代希望，借它的光亮
我们启发了高雅、敏感的头脑
却丧失了古老的手的冷静；
无论我们选择凿子、鹅毛笔还是画笔，
我们都不过是评论者，或只半具创造性，
又羞怯、又困惑、又空虚、又惭愧，
缺乏朋友们的鼓励支持。

希　克：　　　　　　　　　　　　可是
基督教世界的想像主力，
但丁·阿利盖里，完全地找到了他自己，
竟至于使他那凹陷的脸面
比除基督的尊容以外任何面孔
都易于在人的心目中显现。

伊　勒：　　　　　　　　　　　　是他找到了自己，
还是那使他的脸颊凹陷的饥饿



乃是对那最不可及的枝头上的
苹果的渴望？那鬼怪似的形象
可就是拉波和基多①认识的那个人？
我想，他把他的对立面塑造成
一个形象，那或许曾经是一张
石刻的人面，自凿有门窗的峭壁
凝望贝都因②人的马毛帐顶，或在
粗糙的草莽和驼粪中间半仰朝天。
他把凿子使在了最硬的石头上。
虽因生活淫荡而受到基多嘲笑，
被人嘲笑也嘲笑别人，被逐出
去爬那楼梯，吃那苦面包，
但他找到了不可动摇的正义，他找到了
那为一个男人所爱、备受赞美的女人③。

希　克：但确还有人不用悲惨的战争为题材
而造就了他们的艺术：他们是
生活的热爱者、感情冲动的人们，

① 拉波·盖因尼(1270—1330)和基多·卡瓦尔坎提(1230—1300)：均为诗人、但丁的朋友。
② 阿拉伯语，义为"帐篷居民"，指阿拉伯地区的游牧部民。
③ 指贝娅特丽丝·波尔提那里(1266－1290)，但丁的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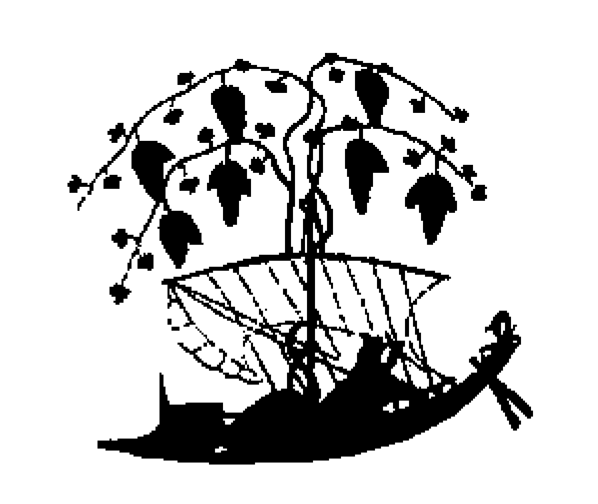
他们寻找欢乐且在找到时歌唱。

伊　勒：　　　　　　　　　　　　不，并不歌唱，
因为那些热爱尘世的人以行动为它服务，
变得有钱财、有名望且有权势，
即使他们绘画或写作，那仍然是行动：
橘皮酱里的苍蝇的挣扎。
巧言善辩者会欺骗他的邻人，
滥情感伤者则欺骗他自己；而艺术
不过是现实的一个幻景。
从平庸的梦里醒来的艺术家
除了放浪和绝望，还能拥有
世界的哪一部分？

希　克：　　　　　　　　可是，
没有谁拒绝济慈[1]热爱人世；
想想他那故做的欢乐。

伊　勒：他的艺术是欢乐的，但谁了解他的心思？
当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学童，

① 约翰·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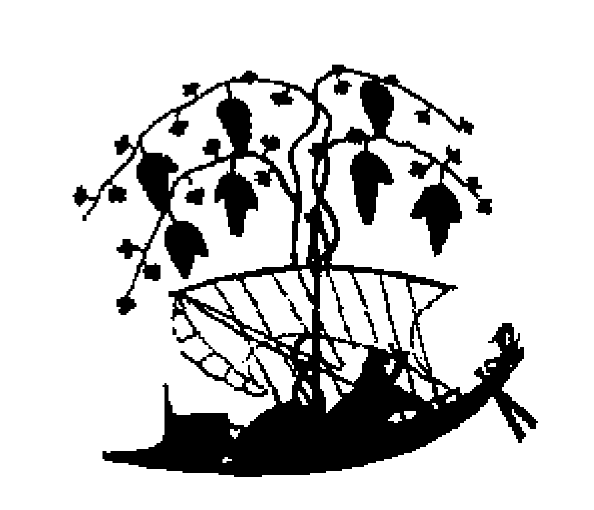


脸蛋和鼻子贴在一家糖果店的橱窗上，
因为无疑，他沉入了墓穴之中，
感官和心都没有得到满足，
却制作出——身为一个车马行看守的
教养粗鄙的儿子，贫穷、病弱、无知，
被排斥在人间的一切奢侈之外——
奢华的歌。

希　克：　　　　　你何必要把那灯火留在
一本摊开的书旁边独自燃烧，
却在沙滩上追寻这些人物？
一种风格通过伏案辛劳
和摹仿大师就找得到。

伊　勒：因为我寻找一个图像，而非一本书。
那些在他们的著作中显得最聪明的人
除了盲目、呆滞的心什么也没有。
我召唤那神秘的一位——他仍将
漫步在那溪边潮湿的沙滩上，
与我极其相像，确是我的副本；
却原来在所有可以想见的事物中
最与我不同，是我的反自性；

并且站在这些人物旁边揭示出
我所寻求的一切；低声陈说，好像
他害怕那些鸟儿——破晓前
它们大声啼叫暂时的啼叫——
会把它衔去送给不敬神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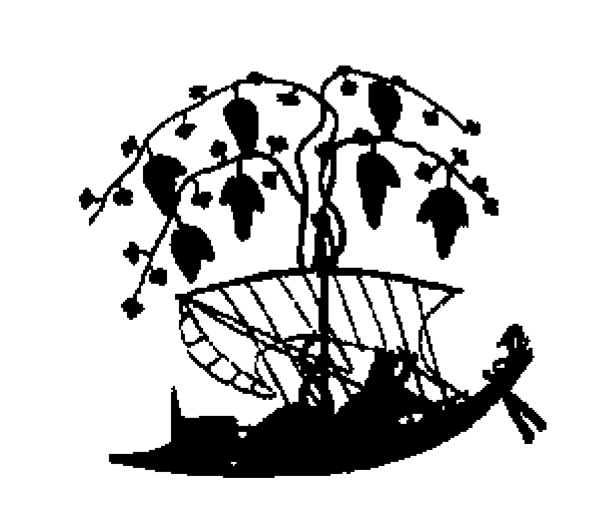


入宅祈祷[1]

上帝，请赐福给这塔堡和农舍，
给我的继嗣，如果一切都保留完好，
桌子、椅子或凳子无不简单得足以
招待加利利[2]的牧童；请恩准
我自己在一年里的若干时候
可以什么也不处理，什么也不过目，
除了风云变幻的许多世纪以来，伟大
和富有激情的人物一直沿用，以至
被我们奉为典范的东西；可是，假如
我梦见水手辛巴德[3]从磁山那边
携来一个彩绘的匣子或图像的话，

① 此诗作于1918年。
② 加利利：巴勒斯坦一地区，与耶稣的生平有关。
③ “水手辛巴德”是阿拉伯传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那梦就是一个典范;而假如魔鬼的
某个爪牙砍倒一棵荫覆道路的楉树,
或建起一座在政府机关里设计的别墅,
破坏了风景,就请缩短他的寿命,
把他的灵魂镇锁在红海底下。



月　相[1]

一个老人在一座桥上竖起他的耳朵；
他和他的朋友，他们的脸朝南方，
走过了不平的道路。他们的靴子很脏，
他们的康呐玛拉[2]布袍破损得不成形状；
他们一直保持从容的步伐，不顾那
一片渐亏的初升的月亮，似乎他们的卧榻
仍在远方。一个老人竖起他的耳朵。

---

① 此诗作于1918年。叶芝"麦克尔·罗巴蒂斯的双重幻视"一诗原注云："几年前我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出现有麦克尔·罗巴蒂斯和欧文·阿赫恩这两个名字。现在我认为我用了两个朋友的真名，其中之一，麦克尔·罗巴蒂斯，最近刚从美索不达米亚回来，他在那里部分地找到，部分地悟出了许多哲学。我认为阿赫恩和罗巴蒂斯——我曾经给他们的同名者赋予了一种动荡的生活或死亡——一直在与我争吵。他们就位于一个幻景中，在其中我努力解释我的有关生死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我写作这些诗是作为一种阐释文本的。"（1922，《叶芝诗集新编》595页）

② 康呐玛拉：戈尔韦郡一地区。

阿赫恩：是什么发出那声响？

罗巴蒂斯： 一只老鼠或水鸡
溅水，或一只水獭滑进了溪水里。
我们是在桥上；那影子是那座塔，
那灯光证明他[①]还在读书。
照他那类人的方式，仅仅找到了
形象；选择了这个地方居住，
也许，是由于来自弥尔顿的柏拉图主义者[②]
或雪莱幻想的王子[③]在其中熬夜的
那遥远的塔楼里的烛火：
塞缪尔·帕尔默刻画的那寂寞的灯光，[④]
一个靠辛劳赢得的神秘智慧的形象；
而现在，他在书籍或手稿中寻找
他将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

---

① 指叶芝。
②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沉思的人》(1632)中的主人公。
③ 英国诗人珀西·比舍·雪莱(1792—1822)的长诗《阿他那斯王子》(1817)中的主人公。
④ 英国画家塞缪尔·帕尔默(1805—1881)为弥尔顿的《沉思的人》所作题为"孤独的塔"的铜版画插图。



阿赫恩：　　　　　　　　　　你洞知一切，
　　何不去摇响他的门铃，说出
　　适当的真理，便足以显示他毕生
　　都难以为自己找到所有那些
　　充当你日常食粮的真理的一块碎屑；
　　说完后你再重新上路？

罗巴蒂斯：他以那种学自佩特[1]的浮华
　　风格写我，且为了使他的故事圆满
　　而说我死了；我倒宁愿是死了。[2]

阿赫恩：再给我唱一遍月相的变化吧；
　　虽是言辞，实为真歌："造吾者为吾歌此。"

罗巴蒂斯：二十八种，月之变相，
　　月望月晦和种种盈亏之相，
　　共计二十八，但只有二十六种
　　是人必需育于其中的摇篮；

---

①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作家、批评家。
② 叶芝在短篇小说《东方三贤的礼拜》(1896)中写到了罗巴蒂斯的死。

因为月望月晦时没有人类生命。
从初一新月到上弦月，梦
只是召唤人去历险，人
就像鸟兽一样永远快乐；
但是随着月亮渐臻圆满，
他遵从并非不可能的异想中
任何最困难的异想；虽有疤痕，
就好像被心意的九尾猫所挠，
他那从他身体内部翻铸出的身体
越来越俊美。十一相过去，于是
雅典娜揪住阿喀琉斯①的头发，
赫克托尔在尘埃里，尼采②降生，
因为英雄的月相是第十二。
但是，在满月之前，他必两度出生，
两度入葬，变得像蠕虫般柔弱无助。
第十三相只是使灵魂在其自身
存在中开战，那战争开始后，
手臂却无肌肉；然后，

① 雅典娜：见"得自普罗佩提乌斯的一个想法"一诗 365 页注②；阿喀琉斯：希腊传说英雄。

② 赫克托尔：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与王后赫卡柏之子，在特洛伊战争中被阿喀琉斯所杀。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在第十四相的狂乱之下，
灵魂开始颤巍巍步入宁静，
死在其自身的迷宫之中！

阿赫恩：把那歌唱出来；唱到结尾，唱
那全部戒行的奇异果报。

罗巴蒂斯：一切思想都变成一个形象，灵魂
则变成一个肉体：那肉体和那灵魂
在满月时太完美而无法躺在摇篮里，
太寂寞而不适合人世的熙来攘往：
被驱逐和被抛弃到现实世界
之外的肉体和灵魂。

阿赫恩：灵魂的所有梦想
都归结于一个俊男或美女的肉体之中。

罗巴蒂斯：难道你不总是知道这一点吗？

阿赫恩：歌里将唱到
我们曾经爱恋过的那些人儿从死亡和创伤，

或西奈[1]的山顶上，或从她们自己手中
血淋淋的鞭子，得到纤长的手指。
她们从摇篮跑到摇篮，直到最后
她们的美由于肉体和灵魂的
寂寞而陨落。

罗巴蒂斯：　　　　恋人的心知道这个。

阿赫恩：无疑，她们眼神中的恐怖
是对那一切都沐浴着光、天空
毫无遮掩的时刻的记忆或预知。

罗巴蒂斯：月圆之时，在荒山野岭上，
瑟瑟发抖、匆匆跑过的乡下人会遇见
那些圆月的产物：肉体和灵魂
在他们自身的陌生之中疏离，
陷入沉思观想，心目
凝注于从前是思想的形象，
因为彼此分离、完美无缺且不可动摇的

① 西奈山：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西奈半岛上；在“圣经”中，是摩西接受十诫之地。



形象能够打破美丽、
满足、超然的眼睛的孤寂。

此时，阿赫恩想起那塔里的人、
他那不眠的烛火和辛勤的笔，
遂发出苍老、尖锐的大笑声。

罗巴蒂斯：然后是月亮破碎：
仍记得其寂寞的灵魂
在许多摇篮里颤抖；一切都变了。
它愿做尘世的奴仆，在它选择
并非不可能的差使中任何
最困难的差使服役时，它给
肉体和灵魂都加上了
苦役的粗鄙。

阿赫恩：　　　　在月圆之前
它寻求自己，之后则追求尘世。

罗巴蒂斯：因为你被人遗忘，半出离生活，
又从未写过一本书，所以你的思想清晰。
改良者、商贾、政治家、博学者、

有责任心的丈夫、忠实的妻子等
轮流出入一个又一个摇篮，都在逃亡，
都被毁容变形，因为丑陋的畸形
无不把我们从幻梦中惊醒。

阿赫恩： 那最后的
奴性的月相所释放的那些又怎样？

罗巴蒂斯： 因为全晦暗者，犹如那些全光明者，
他们被抛到了边缘以外，在一团云雾中
像蝙蝠一样朝着彼此叫唤；
但是由于没有欲望，他们无法分辨
孰善孰恶，也不知道在自己的
臣服臻于极致时有什么可得意；
而且他们道听途说，人云亦云；
形容损无可损，简直无形可言，
就好像面团烤熟之前一样淡而无味，
他们说话间就能变化形体。

阿赫恩： 然后呢？

罗巴蒂斯： 当整个面团都被如此揉好，



能够塑成造化厨娘所喜欢的任何形状时，
初一的细芽新月又再一次轮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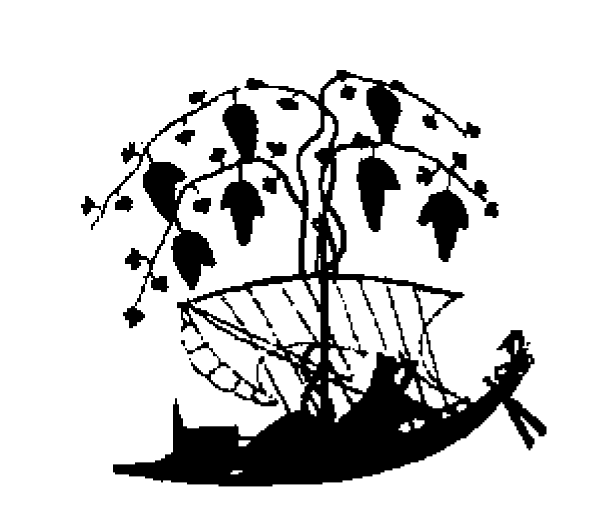
阿赫恩：但有所遗漏；这歌还没有唱完。

罗巴蒂斯：驼背、圣人、傻子是最后的残月。
出自那盛衰盈亏、从前能够
射箭的燃烧的弓、美之残酷
和智慧之饶舌的车轮——
出自那咆哮的浪潮——被拖入
肉体与心灵的丑陋畸形之间。

阿赫恩：要不是我们的卧榻遥远，我就会摇响那门铃，
站在那塔堡门边大厅的粗糙的
屋椽下面，那里一切都十分
简朴，是一个为他永远也找不到的
智慧布置的地方；我要演一出戏；
过了这么多年，他决不会认出我来，
只会把我当做某个喝醉了的乡下人；
我会站在那里咕咕哝哝，等他听到
“驼背、圣徒、傻子”，以及他们在

最后的三种月相之下出世，
那时我就蹒跚而出。他将日复一日
伤脑筋，却永远想不出其中含义。

于是他大笑，想到，似乎困难的事情
竟如此简单——一只蝙蝠从榛树丛中飞起，
尖锐地叫着，绕着他盘旋；
那塔楼窗户里的烛光熄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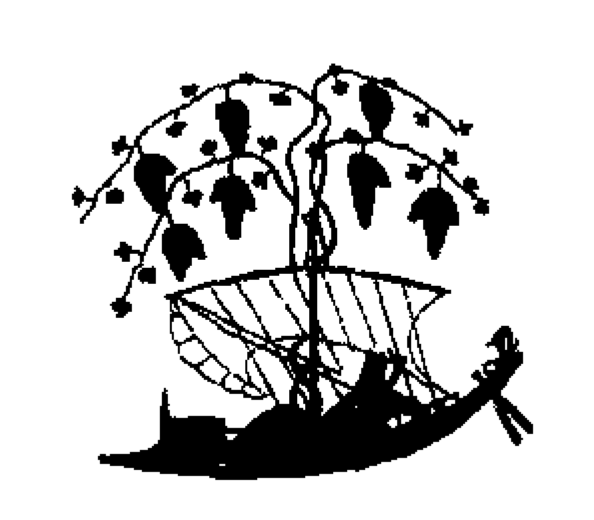


猫与月[1]

那猫儿这儿走走，那儿走走，
那月亮像陀螺旋转，
匍匐的猫，抬头仰望，
它是月亮最近的亲眷。
黑色的敏纳娄什[2]凝望月亮，
因为，它随意漫游啼叫时，
天空中那纯净冰冷的光
搅扰着它那兽性的血气。
敏纳娄什在草丛中奔跑，
高抬它那纤巧的爪子。
跳舞吗，敏纳娄什，跳舞吗？
当两个近亲相逢时，

① 此诗作于1917年，时叶芝小住于法国诺曼底毛德·冈家。
② 毛德·冈养的一只猫。

有什么比相邀共舞更好？
也许月亮厌倦了那
宫廷时尚，可以学习
一种新的舞步转法。
敏纳娄什在草丛中潜行，
从一处到另一处月照的地方；
头顶上的圣洁的月亮
已变换了新的形象。
敏纳娄什可知道，它的瞳仁
会时时不断地变幻，
从圆渐渐到缺，
从缺渐渐到圆？
敏纳娄什独自在草丛中
潜行，自负而聪明，
朝那变化着的月亮抬起
它变化着的眼睛。



圣徒与驼背[1]

驼　背:请站起来举起手祝福
一个回想着他失去的荣誉
而觉得极度痛苦的人。
一个罗马皇帝被压镇
在这驼峰之下。

圣　徒:　　　　　　　　上帝依据
不同的计划考验每个人。
我将不断祝福,因为
我在手边放着鞭子,
可以昼夜从我的肉体上抽打下
希腊的亚力山大[2]、

① 此诗作于1918年。
② 亚力山大大帝(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

奥古斯都·凯撒[1]，然后是
那伟大的恶棍阿尔希比阿底斯[2]。

驼　背：对曾经站在你的肉体里
祝福的所有人，我表示谢意，
他们不同程度受所有人崇拜，
但我最感谢阿尔希比阿底斯。

①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第一位罗马皇帝。
② 阿尔希比阿底斯（前 450—前 404）：雅典将军。



一个傻子的两支歌[1]

一

一只花猫和一只驯兔[2]
在我的炉边吃喝，
在那里歇宿；
二者都仅仅仰仗我
得到学问和保护，
一如我仰仗天助。

我从睡眠中惊醒，心想
有一天我也许会忘记
她们的饮水和食粮；

---

① 这组诗作于1918年7至9月间。
② 花猫：指乔芝·叶芝。驯兔：指伊秀尔特·冈。

或者，如果屋门未关闭，
那兔子也许会跑出去，直至
找到猎号的甜美音调和猎狗的牙齿。

我背着一个负担，不妨用以考验
一切按规矩行事的人们；
我，一个只知道流浪的蠢汉，
除了祈求上帝减轻
我的重大责任之外，
还能有什么作为？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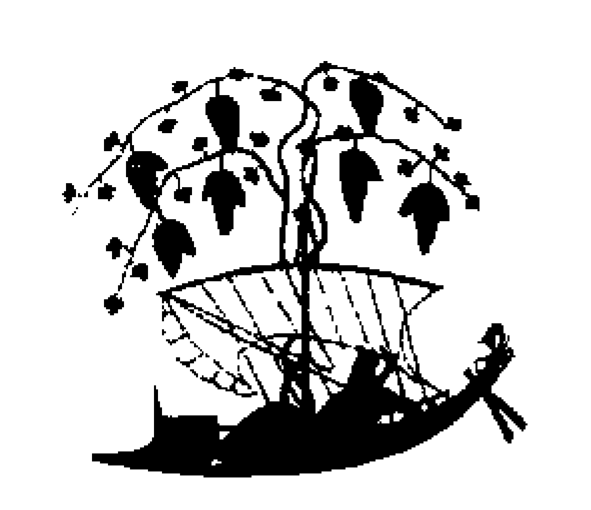
我睡在炉边三条腿的凳子上面，
那花猫睡在我的膝上；
我们从来想不到去查看
那褐色的兔子会待在什么地方，
屋门是否关严实。
谁知道她如何喝风，
从席子上抬起两条腿，
在她做出决定
要用脚跟敲鼓和蹿跳之前？
假如说我只是醒而未眠
把她的名字呼唤，她已听见，
也许，却没有动弹，
那么现在，也许，她已找到了
猎狗的牙齿和猎号的甜美音调。

傻子的另一支歌

在我双手的囚禁中，
这硕大的紫色蝴蝶
拥有一门学问在他眼神中，
不是可怜的傻子所能理解。

从前他生为一位教师，
神色刻板，凛然难犯；
学生们一连串地逃离，
都怕他的大书和大板。

就像钟声的叮当击敲，
悦耳又震耳，震耳又悦耳，
这就是为何他学得那么好，
以至把玫瑰当做了食饵。



麦克尔·罗巴蒂斯的双重幻视[①]

一

在卡舍尔的灰色岩石[②]上，心灵之眼
召来了那些在残月已从
天空消逝而新月还隐藏着她的角尖
之时诞生的冰冷的精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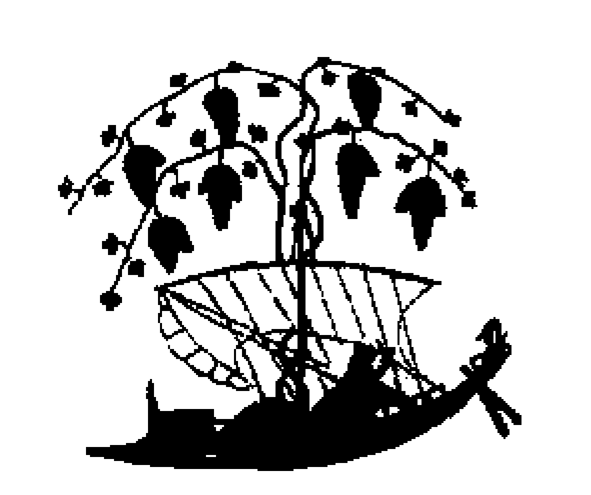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19年。叶芝原注："几年前我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其中出现有麦克尔·罗巴蒂斯和欧文·阿赫恩这两个名字。现在我认为我用了两个朋友的真名，其中之一，麦克尔·罗巴蒂斯，最近刚从美索不达米亚回来，他在那里部分地找到，部分地悟出了许多哲学。我认为阿赫恩和罗巴蒂斯——我曾经给他们的同名者赋予了一种动荡的生活或死亡——一直在与我争吵。他们就位于一个幻景中，在其中我努力解释我的有关生死的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我写作这些诗是作为一种阐释文本的。"（1922，《叶芝诗集新编》595页）

② 卡舍尔岩：位于爱尔兰提珀勒瑞郡，曼斯特国历代君王的宫殿遗址，以其宗教建筑废墟著名，尤其是由廓尔玛克·迈克·卡尔塞格（卒于1138年）建于1127—1134年间的教堂。

在茫然的眼睛和永不停歇的手指下面
个别的被重重击打直到成为人。
何时我有过自己的意愿?
哦,自生命开始以来都不曾。

被这些用铁丝连接的木头双颚和四肢
强制、责骂、刁难、抻直又折弯,
它们自己也驯服受制,
不辨恶与善;

受制于一股隐藏的魔气。
它们甚至没有感觉,它们如此抽象,
如此僵死,超乎我们的死,
却因我们屈服而得意洋洋。



二

在卡舍尔的灰色岩石上我突然看到
一个斯芬克司生着女人胸脯和狮爪[1]，
一尊佛陀，一手安住，
一手举起祝福；

在这二者正中间是一个嬉戏的女子，
或许，她曾把一生在舞蹈中虚掷，
因为现在虽已死亡
她似乎还在把舞蹈梦想。

虽然我是在心目中看见的这一切，
但直至我死去都不会有什么更真确；
我借月亮的光辉观看，
此刻正值它第十五个夜晚。

一个摆动着尾巴；她被月光照亮的眼眸

---

① 在希腊神话中，斯芬克司是生着狮身、女人头和胸、双翼的怪物，常在路上出谜让行人猜，猜不出则被她吃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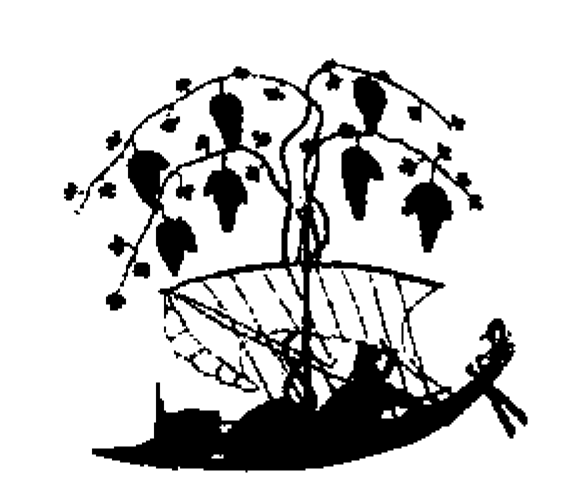
注视着已知的万物，未知的万物，
自恃才智得意洋洋，
凝然不动的头颅高昂。

那另一个被月光照亮的眼眸永远凝固，
注视着被爱的万物，不被爱的万物，
可是他极少安详宁和，
因为那些仁爱者是悲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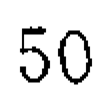
哦，他们几不关心是谁舞蹈在他们之间，
她也不在乎她的舞蹈为何人所见，
就这样她的舞蹈胜过了思维。
肉体带来完美，

因为除了眼耳，什么能借助人类
微妙的细节使头脑沉静下来？
头脑运动着却似静止着，
就像是一只旋转的陀螺。

在静观中那三位如此作用于
一刹那，如此把它拉长延续，
以便他们，在时间颠覆的时候，
死去的还只是骨和肉。



三

我知道我看见了,终于看见了
我的无记忆的夜晚紧抱的女子, 
要么是我飞翔的梦,
假如我揉一下眼睛,

可是却飞身跌入我的饮食——
一种令脉搏狂跳的古怪果汁,
仿佛我被荷马的典型
已败坏勾引——

她[1]从不把那燃烧的城池放在心里;
我被引至如此愚蠢的境地,
困陷于晦月与望月的
吸引力之间,

思想的平庸与那些具有我们西部
海洋的狂乱性格的形象之间。

---

① 指特洛伊的海伦。

于是我放出悲声，
随后亲吻一块石头，

然后把悲声编进一支歌曲，
悟出我，愚昧了如此之久，
在廓尔玛克[1]毁圮的宫殿里头
就这样得到了报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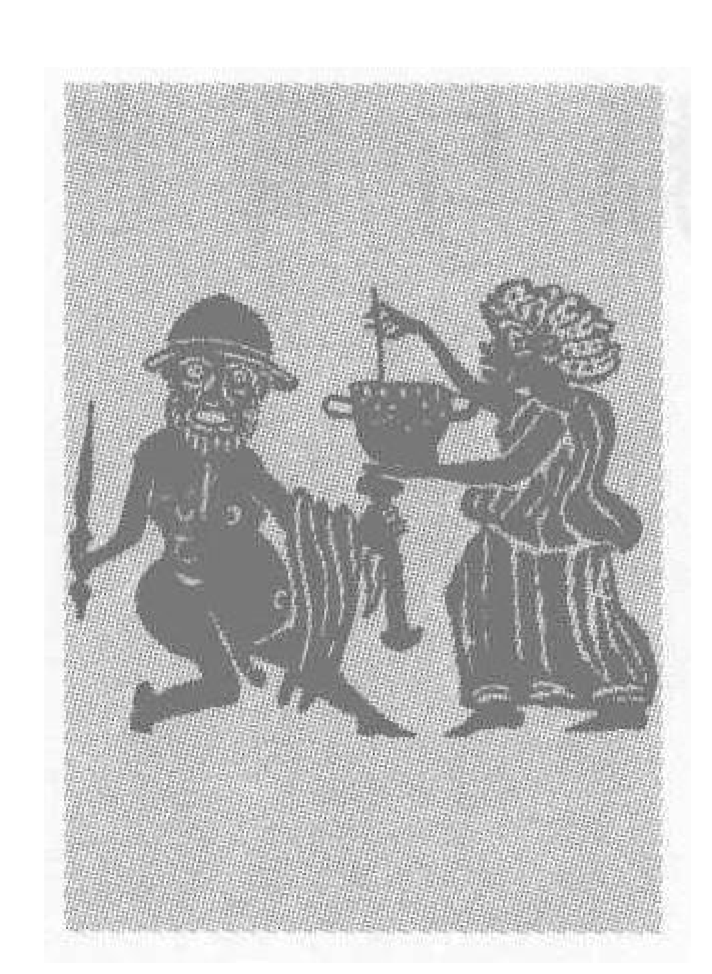
① 见411页注②。

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①]

1921

---

① 1921年夸拉出版社初版，共收诗15首。叶芝在该版前言中解释说："这些诗有些可能难懂，也许比我所知的更难懂。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在最初几首诗之后，我渐渐着迷于麦克尔·罗巴蒂斯对杰拉尔都斯的《天使和人类之鉴》的阐释，在整理和编辑的兴奋之中，正如歌德本人在他一生中某些时期一样，不再能够把哲学排除在外了。我试图用一些注释帮助理解……但我可能不成功。一个作家在风格上花了如此多功夫，要让他记住那对他来说就像那风格一样自然而合乎逻辑的思想对于别人来说就可能不清楚是很难的。我想，在最初的兴奋结束，思想变成了确定的信念之后，他对于简单的，也就是说正常的情感的兴趣总是有所增加了；他不再寻找烛台和火柴，而是在观看房间里的物件。"(《校刊本》853页)麦克尔·罗巴蒂斯：见《库勒的野天鹅》集叶芝原注及"麦克尔·罗巴蒂斯的双重幻视"一诗叶芝原注；舞者：指伊秀尔特·冈。





麦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①

他:意见不值一根灯芯草;
在这祭坛画上,那骑士——
他那样紧握长矛
透过暮色向那恶龙猛刺——
爱那淑女;显然
那半死的龙是她的思想,
每天早晨重新醒转,
张牙舞爪、咆哮抵抗。
假如不可能之事也会发生,
她的爱人想,她就有时间
把目光转向梳妆镜,
刹那间变得聪明淑贤。

① 此诗作于1919年,最初发表于《日晷》(1920年11月)。他:代表叶芝的意见;她:代表伊秀尔特的意见。

她：你是说他们彼此争论。

他：　　　　　　　　　　可以这么说；
　　　但是要记住，你的爱人所得薪金
就是你的梳妆镜所能显示的一切；
而他会变得脸色铁青，
对那里映不出的一切怒气勃发。

她：难道我不可以去上学？

他：去拔雅典娜[1]的头发吧！
什么样的书本能传授一种
知识，既热情又庄重，
适合那跳动的胸部、
那健壮的大腿、那朦胧的眼睛？
但愿魔鬼把其余的都拿去。

她：难道就不许有美女
像男人一样博学？

---

① 雅典娜：见“得自普罗佩提乌斯的一个想法”一诗365页注②。



他：　　　　　　　保罗·维若奈斯[1]

和他所有虔诚的伴侣
毕其一生都在你热爱的
咸水湖边构思种种肉体，
它们都必须变得摸得着看得清，
作为骄傲、温柔、堂皇的证据；
而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穹顶、
他的《晨》和《夜》[2]都昭揭
那被拉紧，或在休息时
可能放松的筋肉如何
能够凭超自然的权力统治，
却又不过是筋肉而已。

她：　　　　　　　我听说

肉体中有极大的危机。

---

① 保罗·维若奈斯(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② 意大利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波那罗蒂(1475－1564)于1508—1512年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穹顶绘成壁画《创世记》。《晨》和《夜》则是其在佛罗伦萨美第奇教堂的雕塑作品。

他：上帝在分酒和面包[1]的时刻
给人的是思想还是仅仅肉体？

她：我可怜的龙已被弄糊涂。

他：我有原理可证明我正确。
从这拉丁文本中可以得出：
有福的灵魂不是混合的；
假如她们愿意摒弃各种思想，
所有美女就都可能会
生活在单纯的幸福之乡，
且引导我们趋向类似境界，除非
当长形的梳妆镜映满时，
那使她们得意的曲线体形
甚至从脚底也认为如此。

她：人家学校里讲的是那么不同。

① 指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上分配饮食以像自己的血肉（见《新约·路加福音》第22章第14—20节）。



所罗门与女巫[①]

于是那阿拉伯贵妇如是宣布：
“昨夜，在狂野的月亮下面
那如茵碧草之上我倒卧之处——
伟大的所罗门在我怀抱里面——
我突然大喊起来，用一种奇异的语言，
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
　　　　　　　　　　那懂得
叙说、叹息、歌唱、嚎啕、大叫、哭喊、
猫叫、狗吠、驴吼、鹿鸣、鸡啼的一切含义者
于是回答说：“一只小公鸡
在人类堕落[②]以前三百年

① 此诗作于1918年，以所罗门和示巴况叶芝和其妻乔芝。参见“所罗门对示巴”一诗325页注①。

② 据基督教神学，人类堕落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知善恶树禁果（传统形象为苹果）始。

自一棵开花的苹果树枝头鸣啼，
至今从未叫过第二遍，
现在也不会，除非他认为，
终于与选择达到一致的机遇、
那强盗苹果所带来的一切
和这肮脏的世界都终于死去。
他啼出了永恒，
又想再把它啼入。
因为虽然爱情有着蜘蛛的眼睛
可以找出合适的痛苦——
是呀，尽管一切热情都在那一瞥中——
给每一根神经，并以机遇
和选择的残酷考验恋人；
最终那场凶杀结束后，
也许婚床带来绝望，
给每人带来一个想像的影像
并在那里找到一个真正的影像；
但是世界终结于这两个影像——
尽管不同——成为一束单纯的光，
灯油和灯芯烧成一体的时辰；
因此昨夜一个有福的月亮
把示巴给了她的所罗门。”



“可是世界依然存在。”

“若是如此，

那么你的小公鸡就发现我们处于窘境，
尽管他认为值得一啼。
也许一个影像过于强盛
或也许不够强盛。”

“夜色已降临；没有一丝声响
在那神圣的禁林中，
除了一片花瓣撞击在地上；
其中也没有人迹，
只有我们所卧之处压倒的草叶；
月亮每分钟都变得更狂野。
啊！所罗门！咱们再来试一次。”

来自前世的一个影像[①]

他：直到今夜我才被打动。
细巧的星光抛下点点倒影
在黑暗的溪水上，

① 此诗作于1919年9月。叶芝原注："罗巴蒂斯于1917年5月12日写信给阿赫恩说：'我在扎瓦利斯人中间发现了许多关于库斯塔—本—卢卡的传记细节，很可能是传说。他偶然在睡梦中看见一个女人的面影，后来又在一幅波斯绘画中发现了一张相似，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于梦中所见的面影，而他认为梦中所见是他在另一世所爱的一个女人。他旋即遇见并爱上了一个美女，其相貌亦近似但不完全相同于他梦中所见的面影。后来他长途跋涉去购置那幅画，因为他说那幅画更像一些，而他返回时则发现他的情人已因忌妒而离去。'……在写作'来自前世的一个影像'的时候，我刚刚开始研究有关这一题目的各种文献，但是我想我并没有因让那女人而不让那男人看见那投影者或理想形式（不论是哪个）而曲解罗巴蒂斯思想。没有什么心灵的内涵是必须对另一个关闭的；在兴奋的时刻形象尤其容易从一个心灵转到另一个心灵，也许最容易从暂时游离于意识之外的那一部分心灵转移。我使用'转移'一词是因为它为人所熟悉，并不是因为我相信空间中的任何运动都是必然的。第二个心灵看见第一个看见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校刊本》821—823页）有论者认为此诗是受了泰戈尔"在一场梦的黄昏小路上"一诗的启发。泰戈尔诗中有句云："在一场梦的黄昏小路上，我去寻找前世曾属于我的爱。"他：代表叶芝；她：代表叶芝之妻。



直到所有涡流闪光；
于是那尖叫声来自
受惊的、看不见的野兽或飞禽：
深刻的记忆的影像。

她：我的心的一个影像，出于所有
可能或原因，
在青春的苦痛终于
过去，我认为我所有的日子
都抛洒在最美好的地方之时，
已被击穿；击穿，仿佛
它不曾吸取教训。

他：你为什么用双手捂住我的眼眸？
什么东西能突然把你惊吓，
而我的眼睛最好
又永远不见到？
除了渐渐暗淡的西天、
反映闪烁星空的河流、
恰在此刻使你着迷的一切，还有什么？

她：一个来自前世的情人在那里飘荡，

仿佛她被迫盘桓，
远离说不清的烦恼
或傲慢的美好，
仅仅为了散开一绺发丝
在一根手指的白皙之上，
在她的星光闪烁的发浪涡流之间。

他：可是你为什么要突然害怕
和惊跳——我在你肩旁——
内心想像着
任何一夜都能召至
一个影像，或任何东西
甚至呈给被美逼疯的眼睛，
除了使我更添爱意的影像？

她：此刻她把双臂扬起在她的头顶上；
她扬起手臂是为了轻蔑我
还是仅仅因为发现——
既然没有手指受限——
她的头发在风中飘散，
我不知道，只知道我害怕
夜晚带给我的那飞翔的东西。



在土星之下[1]

不要因为这一天我变得郁郁不乐
就想像那与我的思想不可分离的失恋——
因为我没有别的青春——会使我憔悴；
因为我怎会忘记你[2]带来的智慧，
你给予的安慰？虽然我的才智已去
驰骋于奇思异想，但我的马儿是被
有关一个老杂种波莱克斯芬[3]、一个你从未
听说过名字的米德尔顿[4]和一个红头发叶芝[5]——
虽然他在我出世前就已亡故，但他的容颜
就像生动的记忆——的儿时记忆所驱策。

① 据西方占星学，土星主阴郁。
② 你：指叶芝之妻。她的"自动书写"给叶芝的《幻景》一书提供了素材。
③ 威廉·波莱克斯芬(1811—1892)：叶芝的外祖父。
④ 威廉·米德尔顿(1820—1882)：叶芝的舅祖父。
⑤ 威廉·巴特勒·叶芝牧师(1802—1862)：叶芝的祖父。

你听说过那曾为我的人民服务的辛劳之人，
他在那宽阔的大路上，在斯来沟码头附近说——
不，不，不是说，而是大喊——“你又来了，
的确，二十年以后是该来的时候了。”
我在思索着一个孩子曾徒然发誓说
决不离开那被他的父祖称为家园的山谷。

1919.11



1916年复活节[1]

日暮时分我曾遇见他们，
一张张生动活泼的脸
来自十八世纪的灰房中
办公桌或柜台的后面。
擦肩而过时，我点点头
或谈些无意义的闲话，
或偶尔稍事盘桓说几句
礼貌而无意义的闲话，
而话未说完我就想出了
一个讽刺故事或趣闻，
好去俱乐部里拥火而坐

① 1916年4月24日，即复活节翌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宣告爱尔兰共和国成立，约七百人的爱尔兰志愿者军队占领了部分市区。至29日，起义被英军镇压，15位领导人遇害。

讲给一个伙伴来开心，
因为，我确信他们和我
不过像丑角一样生活：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那个女人[1]的白昼都耗费
在无知的良好意愿里，
在夜晚则与人辩论争执
直到她嗓音变得尖厉。
当年她也曾年轻又美丽，
在她骑马打猎的时光，
那甜美的嗓音谁能相比？
这个男人[2]曾开办学堂，
而且也乘骑我们的飞马[3]；

① 指康斯坦丝·郭尔一布斯(1868—1927)，她出身名门，1900年嫁给波兰伯爵卡西米尔·约瑟夫·杜宁一马尔凯维奇(1874—1932)，起义期间任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志愿军军官。叶芝认为她的热衷政治是美的丧失。

② 指帕垂克·皮尔斯(1879—1916)，律师兼诗人，都柏林郡圣恩达学校创建者，曾任共和兄弟会主席，起义失败后遇害。

③ 希腊神话中的飞马珀伽索斯蹄踏之处有泉水涌出，诗人从中获取灵感。



这另一位[1]是他的友人，
将与他联合帮助他谋划；
他的天性如此地锐敏，
他的思想既大胆又清新，
最终他也许赢得名气。
我所想到的这另一个人[2]
是个虚荣粗鄙的醉鬼。
他曾经对我贴心的人儿[3]
做过极端刻薄的事情，
而我在歌里仍把他提起；
他也辞去了在那即兴
喜剧中他所扮演的角色；
在轮到他时也改变了，
他已被彻底地改弦易辙：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众多的心只有一个目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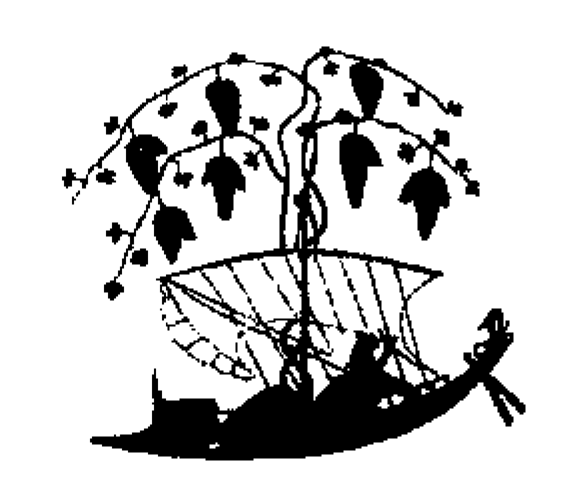
① 指托马斯·麦克多纳(1878—1916)，诗人兼评论家，都柏林大学学院教授，起义失败后遇害。

② 指约翰·麦克布莱德(1878—1916)，起义军军官，毛德·冈的离异了的丈夫，起义失败后遇害。

③ 指毛德·冈。

经过盛夏和严冬似乎
中了魔法被变成了顽石，
要把活泼的溪流拦阻。
大路上奔驰而来的马匹、
骑马的人、翻飞盘旋
在翻滚的层云间的鸟儿，
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
溪水上倒映的云影一片
变幻，一分又一分钟；
一只马蹄滑陷在溪水边，
一匹马溅水在溪流中；
长腿雌水鸡向水里跳跃，
雌鸡把雄鸡声声呼唤；
一分钟一分钟它们生活：
那顽石在这一切中间。

一场牺牲奉献太长太久
能够把心灵变成顽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那是天命；我们的事
是低唤一个又一个名姓，
像母亲呼唤她的孩子，



当昏沉的睡意终于降临
在野跑的肢体之上时。
要不是夜色那又是什么?
不,不是黑夜而是死;
毕竟那死亡是否不值得?
因为英国可能守信义[1],
对于所做和所说的一切。
我们知道他们的梦寐;
知道他们梦过且已死了,
足矣;如果过度的爱
把他们迷惑至死又如何?
我把一切用诗写出来——
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莱德,
康诺利[2]和皮尔斯之辈,
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
只要有地方佩戴绿色[3],

---

① 英国国会于1914年9月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延缓实施。又由于这次起义,遂有人谣传英国政府打算取消该法案。

② 詹姆斯·康诺利(1870—1916):爱尔兰工会领袖、国民军创建者和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遇害。

③ 绿色是爱尔兰的国色。歌颂1798年起义的歌曲有"佩戴绿色"、"我的披风上的绿色"等。

他们都会变，变得彻底：
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1916.9.25





十六个死者[1]

哦，可是我们在拉杂地闲聊
在那十六个人被枪毙之前，
但是谁又能谈论给予与夺取，
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存在，
当那些死者在那里走动，
把沸腾的煮锅搅动之时？

你说我们应当使国土平静
待到德意志的征服；
但是谁在那里争辩说
如今皮尔斯已又聋又哑？[2]

① 复活节起义的 15 位领导人在 1916 年 5 月 3—12 日间被英国人处决。叶芝显然还加上了因企图从德国往爱尔兰偷运武器而被英国人于 1916 年 8 月 3 日处决的罗杰·凯斯门特爵士(1864—1916)。

② 见“1916 年复活节”一诗 432 页注②。

是否他们的逻辑重于
麦克多纳的细瘦的拇指？[1]

你怎能梦见他们，那些
只有一只耳朵者会注意倾听
他们找到的那些新伙伴，
爱德华勋爵和沃尔夫·透呐[2]，
或者那些骨髓对骨髓交谈者
会干涉我们的给予与夺取？

---

① 见“1916年复活节”一诗433页注①。

② 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士(1763—1798)和沃尔夫·透呐(1763—1798)：1798年起义的两位领导人。



玫 瑰 树[1]

“哦，说话毫不费力，”
皮尔斯对康诺利[2]说，
“也许一句花言巧语
就已使我们的玫瑰[3]凋落；
或也许仅仅是一阵风
从苦涩的海上吹过。”

“它只需被浇灌，”
詹姆斯·康诺利答言，
“就可以使绿色重绽，
向四面八方蔓延，

---

① 此诗作于 1917 年 4 月 7 日。
② 见“1916 年复活节”一诗 432 页注② 和 433 页注③。
③ 玫瑰象征爱尔兰。

从花蕾中摇出花瓣，
成为花园中的奇艳。”

“可是水井都已干涸，”
皮尔斯对康诺利说，
“我们在那儿能打到水？
哦，再也明显不过，
什么也无法造就真正的玫瑰树，
除了用我们自己鲜红的血。”



关于一名政治犯[1]

她从小就不大有耐心，
如今竟能使一只灰鸥
丢掉它的恐惧，飞进
她的小小囚室内栖止，
在那里接受她的爱抚，
从她指尖上频频啄食。

抚摸着那孤独的翅膀，
她可曾忆起往昔岁月，
在心灵变得苦涩抽象，
思想变成了公敌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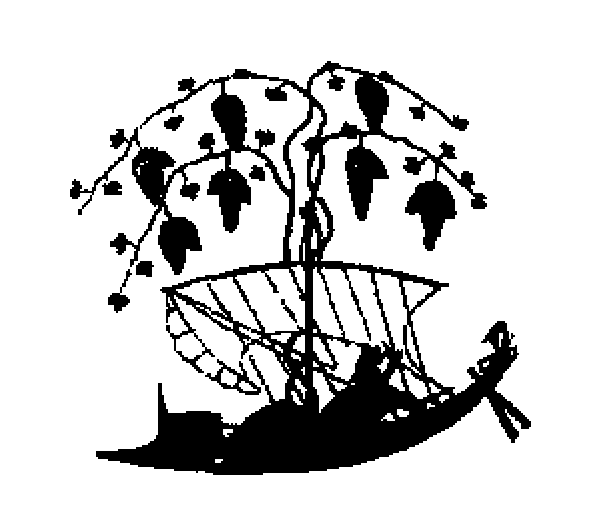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作于1919年1月10至29日。"政治犯"指康斯坦丝·郭尔一布斯·马尔凯维奇伯爵夫人(1868—1927)。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后，她被英军逮捕，关押在伦敦霍洛威女监。

群盲和群盲的领导者
躺在臭水沟里喝得欢？

多年前我看见她骑马
经布尔本山下去会猎，
乡间的美人儿引得那
青年人寂寞的心狂跳，
她已出落得甜美皎洁
好像山育海生的鸥鸟：

出自波涛，翱翔空际，
第一次它从高高山岩
某处的窠巢飞跃出来，
凝望浓云密布的天幕，
风暴击打的胸膛下面
是大海的波谷在号呼。



群众领袖[①]

为了保持他们的确定，他们必须谴责
出于低下的意图而表示异议的一切人；
摧毁拉倒已树立的荣耀；寻找捕捉
他们狂放的幻想所发明的一切新闻，
并且压低声气把它悄悄传说，好似
拥挤不堪的贫民窟曾经是赫利孔[②]，
或者诽谤曾经是歌曲。他们怎知
真理在学者的灯光闪烁的地方昌明，
而且只有在那里，它才不会孤寂？
只要群众前来，他们不在乎会发生什么。
他们有嘹亮的音乐、日日更新的希冀
和更热诚的爱人；那灯光出自墓穴。

---

① 此诗作于1918年。
② 山名，希腊神话中文艺九女神缪斯所居处。

将近破晓[1]

那可是我的梦的翻版：
躺在我身边的女人所梦；
或在初露的清冷晨晖下面
我们分做过同一场梦？

我想："有一条瀑布[2]
悬挂在布尔本山边，
整个童年我都把它珍爱；
假如我要云游得又广又远，
就找不到那样可爱的东西。"
我的记忆许多倍地

① 此诗记叶芝与其妻在1919年1月的同一天夜里所做的梦。叶芝认为如果两人或多人存想同一意念，其所见幻景或梦境就会彼此互补。

② 指落自布尔本山流入格伦卡湖中的名为"倚山之溪"的瀑布；象征女性。



放大了孩提的欢乐。

孩童似的我本想触摸它，
但心知手指只会碰到
冰冷的石和水。我变得狂野
竟至对老天发出谴责，
因为它定下如此律戒：
我们过于喜爱的东西
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直梦到将近破晓，
鼻息中雾气冰冷。
而我身边躺着的她
曾在更为苦涩的睡梦中
注视亚瑟王①那神奇的牡鹿，
那高大洁白的牡鹿，跳跃，
从一面到另一面山坡。

① 亚瑟是传说中五至六世纪英国的一位国王。在关于他的传奇中有猎鹿、射鹿和白鹿引导骑士冒险的情节。白鹿在此处象征男性。

魔鬼与野兽[①]

至少有几分钟之久，
那日夜折磨我的
狡猾的魔鬼和喧闹的野兽
跑出了我的视野之外；
虽然我在螺旋体中久久旋转，
但在我的仇恨与欲望之间
我看见我的自由取胜，
全都在阳光里大笑。

老路克·瓦丁[②]肖像画里的一个
骷髅头中闪烁的眼睛说

---

① 此诗作于1918年11月23日。魔鬼是仇恨的象征；野兽是欲望的象征。

② 路克·瓦丁(1588—1657)是一位爱尔兰芳济会修士。西班牙画家何塞·李贝拉(1588—1652)曾为他造像。



欢迎，沃尔蒙德[1]家族全都
在墙上点头，
连斯特拉佛德[2]也微笑，好像
知道我懂得他的计划
使他感到更快乐。
既然那喧闹的野兽跑了，
美术馆[3]里便没有肖像画
不对亲密的伙伴招呼示意，
因为所有人的思想都变得清晰，
像我的思想一样可贵。

但是不久一颗泪珠蓦然涌出，
因为无目的的欢乐使我驻足
在那小湖旁边，
观看一只白色的鸥鸟啄取
一片高高抛在空中的面包；
此刻他婉转而下在那里盘旋，

---

① 十二世纪定居爱尔兰的富有权势的巴特勒家族，即叶芝的高祖母的家族；此处指该家族的画像。

② 托玛斯·温沃斯爵士：第一任斯特拉佛德伯爵（1593—1641）及爱尔兰事务大臣（1632—1640）。

③ 指都柏林的爱尔兰国立美术馆，上述肖像画的收藏处。

溅落在水中；那里有只可笑
而肥胖的绿头鸟
把溅到背上的湖水抖落；
如果不再做恶魔，
一个愚蠢快乐的生灵
便能够振作起我全部天性。

然而我尽量确信：
每一次自然的战胜
都属于野兽或魔鬼
还从未曾有自由人
真正掌握自然事物；
仅仅使血气冰凉的衰老
曾带来这份甜蜜；
却没有更可贵的思想
能使我可以设法
使之逗留半天。

啊，何等一股甜蜜游荡
在荒凉的忒拜[1]疆土之上，

---

① 忒拜：上埃及领土，属底比斯管辖。



或在马瑞奥提斯湖[1]边，
当那位欣喜若狂的安东尼[2]
和两千多人
在那海岸上挨饿，
消瘦成皮包骨头的时节！
历代凯撒[3]除了宝座还有什么？

① 马瑞奥提斯湖：位于亚力山大港南。
② 埃及的圣安东尼(251－350)：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创建者之一，一生大半在底比斯附近沙漠中度过。
③ 古罗马皇帝的称号，始于借用盖尤斯·尤力乌斯·凯撒(前100—前44)的姓氏。

再度降临[1]

盘旋盘旋在渐渐开阔的螺旋[2]中，
猎鹰[3]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
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第31—46节载耶稣预言他将再度降临人间，主持末日审判，开创新纪元。《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第18节载约翰预见到昭示天启之兽或"反基督"将在世界末日之前到来，毁灭旧世纪。叶芝把二者揉印第安人合起来，结合新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循环说，预言已历近两千年的基督教文明将在剧烈的暴力冲击下终结，随之将开始一种新的文明，因为他认为人类文明两千年一循环。此诗写于1919年1月，也反映了叶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爱尔兰的"黑褐战争"的态度。诗中的"再度降临"是虚写，实写的是基督再度降临前的破坏之神的降临。

② 叶芝用两个交相渗透的旋转的锥体图形来说明造成人类历史循环的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一个文明从其中一个锥体的尖端开始，呈螺旋形旋转到底部而"崩散"结束，然后又从另一锥体的尖端开始反向旋转，开始另一文明的循环。

③ 猎鹰象征人性；驯鹰人象征人类。或说猎鹰象征人类和现在文明；驯鹰人象征耶稣基督。



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
把纯真的礼俗吞噬；
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
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

确乎有某种启示近在眼前；
确乎“再度降临”近在眼前。
“再度降临”！这几个字尚未出口，
蓦地一个巨大形象出自“世界灵魂”①，
闯入我的眼界：在大漠的尘沙里，
一个狮身人面的形体，
目光似太阳茫然而冷酷，
正挪动着迟钝的腿股；它周围处处
旋舞着愤怒的沙漠野禽的阴影。
黑暗重新降临②；但如今我明白
那两千年僵卧如石的沉睡
已被一只摇篮③搅扰成恶梦，

① “世界灵魂”：叶芝解释为“一个不再属于任何个人或鬼魂的形象仓库”；亦称“大记忆”；亦即柏拉图所谓生命之源，或类似于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

② 又一次文明的循环即将结束。

③ 耶稣之摇篮。暗示基督教自诞生伊始就为自己准备了敌对者。

于是何等恶兽——它的时辰终于到来——
懒洋洋走向伯利恒[1]去投生？

① 伯利恒：耶稣降生之地。“反基督”亦来此投生，更添恐怖气氛和讽刺意味。



为我女儿祈祷[1]

风暴又一次咆哮；半掩
在这摇篮的篷罩和被巾下面，
我的孩子依然安睡。除去
格雷戈里的树林和一座秃丘，
再没有任何屏障足以阻挡
那起自大西洋上的掀屋大风；
我踱步祈祷已一个时辰，
因为那巨大阴影笼罩在我心上。

为这幼女我踱步祈祷了一个时辰，
耳听着海风呼啸在高塔顶，
在桥拱下，在泛滥的溪水上，

① 安·巴特勒·叶芝生于1919年2月26日。此诗作于巴利里塔堡，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庄园附近。

在溪边的榆树林中回荡；
在兴奋的幻想中自认
未来的岁月已经来到：
伴着狂乱的鼓噪舞蹈，
来自大海那凶残的天真。

愿她天生美丽，但不至
美得使陌生人的眼光痴迷，
或使自己在镜前得意，因为
这种人由于生得过分艳丽，
便把美看作是自足的目的，
从而丧失天性的善良，还可能
失去推心置腹、择善而从的交情，
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伴侣。

海伦[1]命定要感到生活平淡，
后来因一个蠢汉惹来许多麻烦，
而那从浪花中升起的伟大女神，
因没有生父便可以自主婚姻，

① 海伦因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而引起十年特洛伊战争。



却选中了一个瘸腿铁匠做男人。[1]
无疑，娇贵的女人们喜欢 
吃肉时佐以疯狂的生菜冷盘，
丰饶角[2]因此而被糟蹋罄尽。

我要让她首先精通礼节；
心不可视为天赐，而是被那些
并不十分美丽的人所挣得；
而许多曾为美而甘当傻瓜者
已经将魅力变成了智慧，
还有不少曾经漫游的穷汉，
爱恋过并自认为曾被爱恋，
如今却注目于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蔼。[3]

愿她长成一株繁茂而隐蔽的树，
她全部的思绪就可以像红雀鸟族，
没有劳形的事务，只是

---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及繁殖女神阿佛洛狄忒诞生于海浪之中，嫁给瘸腿的火和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为妻。

② 据希腊神话，母山羊阿玛尔忒亚曾哺育主神宙斯，其双角充溢着琼浆仙酿。后一角脱落，充满果实，宙斯将之送给女神们，即为丰饶角。

③ 38—40 行　指叶芝自己及其恋爱和婚姻。

四处播送着它们洪亮的鸣啼，
只是在欢乐中相互嬉逐，
只是在欢乐中你吵我争。
呵，但愿她像月桂那样长青
植根在一个可爱的永恒之处。

近来，由于我曾喜爱的那些心意
和我曾赞赏的那种美丽
皆如昙花一现，我的心灵已枯竭，
但知道若为仇恨所壅塞
才定然是最可怕的厄运。
假如心灵中毫无仇恨，
那厉风的袭击再烈再猛，
也决不能将红雀和绿叶撕分。

理智的仇恨为害最甚，
那就教她把意见视为可憎。
难道我不曾目睹那诞生
自丰饶角之口的绝色美人①，
只因她固执己见的心肠，
便用那只羊角和为温和的

① 指阿佛洛狄忒，亦影射海伦和毛德·冈。她们都错选了男人。



天性所了解的每一种美德
换取了一只充满怒气的旧风箱?

想到此,一切仇恨被驱逐散尽,
灵魂恢复了根本的天真,
终于得知它是在自娱自乐,
自慰自安,自惊自吓,
它自己的美好愿望就是天意;
尽管每一张面孔都会怒恼,
每一处风源都会咆哮,或每一套
风箱都会胀破,她都会常欢喜。

还愿她的新郎引她入洞房,
那里一切寻常,庄重堂皇;
因为傲慢和仇恨都不过
是大路两旁零售的杂货。
若非自风俗和礼仪之中,
纯真和美又如何诞生?
礼仪是丰饶角的一个别名,
风俗是纷披的月桂树的名称。

19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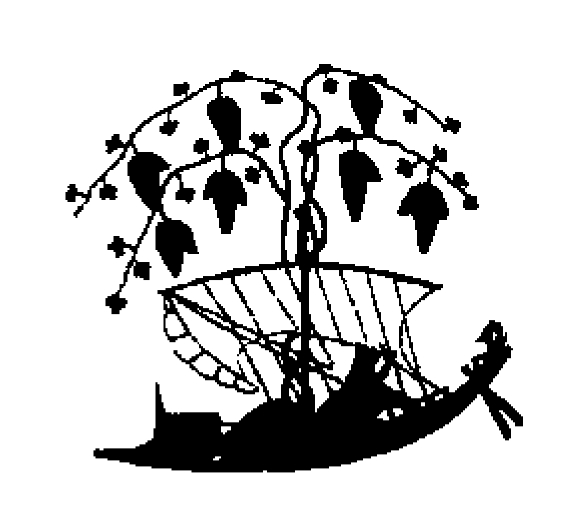
战时冥想[①]

在被风吹折的老树阴中
静坐在那古老的青石上之时，
由于脉搏的猛一下跳动，
我悟知太一[②]是活生生的存在，
人类则是无生命的幻影。

---

① 此诗作于1914年11月9日。

② 新柏拉图主义鼻祖普罗提诺(204—270)所谓的最高理念。他认为从"太一"流出"理性"，从"理性"流出"灵魂"，从"灵魂"流出"物质"。



拟刻于巴利里塔畔石上的铭文[①]

我，诗人威廉·叶芝，
用旧磨房板材和海青色条石，
还有郭特[②]铁厂的铸铁材料，
为我妻乔芝[③]修葺这座塔堡；
但愿这些文字存留，
当一切再次毁灭之后。

---

① 此诗作于1918年。1917年初，叶芝买下了一座十三或十四世纪诺曼人建造的塔堡以及毗连的两个农舍。他对塔堡做了整修，从1919年起在那里避暑。叶芝名之为巴利里塔。

② 郭特是戈尔韦郡内一乡村，在巴利里塔堡附近。

③ 叶芝于1917年10月20日娶伯莎·乔吉娜（乔芝）·海德—利斯（1894—1968）为妻。

塔　堡[1]

1928

① 1928 年初版包括“哈伦·艾尔一拉希德的礼物”而没有“断章”；后者于1933 年增入《诗汇集》。叶芝还于 1933 年改变了诗作的排列顺序，并以“路边的傻子”替代了“英雄、少女和傻子”。现共收诗 36 首。





航往拜占廷[1]

一

那绝非老年人适宜之乡[2]。彼此
拥抱的年轻人、那些渐趋灭绝
在树林中婉转放歌的鸟类、
鲑鱼溯洄的瀑布、鲭鱼麇集的海河、[3]
水族、走兽、飞禽，整夏赞美
成孕、出生和死亡的一切。
全都沉湎于那感性的音乐，

① 拜占廷是小亚细亚古城，经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一世(287? －337)重建，名为康斯坦丁堡(一译君士坦丁堡)；公元六世纪时为东罗马帝国首都，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繁荣一时；叶芝视之为理想的文化圣地，艺术永恒之象征；即现今土耳其之伊斯坦布尔。

② 指爱尔兰及自然物质世界。

③ 繁殖之象征。

而忽视不朽理性的丰碑杰作。

二

年老之人不过是件无用之物，
一根竿子撑着的破衣裳，
除非穿着凡胎肉体的灵魂为全部
破衣裳拍手歌唱，愈唱愈响；
而所有歌咏学校无不研读
独具自家辉煌的丰碑乐章；
因此我扬帆出海驾舟航行，
来到这神圣之城拜占廷。

三

呵，伫立在上帝的圣火之中[1]
一如在嵌金壁画中的圣贤们，
请走出圣火来，在螺旋中转动，
来教导我的灵魂学习歌吟。

① 据叶芝记忆，意大利拉文那的圣阿波里奈教堂墙壁上有描绘圣徒受火煎烤的拜占廷风格镶嵌画。



请耗尽我的心；它思欲成病，
紧附于一具垂死的动物肉身[①]，
迷失了本性；请把我收集
到那永恒不朽的技艺里。

四

一旦超脱尘凡，我决不再采用
任何天然之物做我的身体躯壳，
而只要那种造型，一如古希腊手工
艺人运用鎏金和镀金的方法制作，
以使睡意昏沉的皇帝保持清醒；
或安置于一根金色的枝上唱歌，[②]
把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
唱给拜占廷的诸侯和贵妇们听。

1927

---

① 指人的肉体，灵魂暂时受难的牢狱。

② 叶芝原注："我曾在某处读到，在拜占廷的皇宫里，有一棵用金银制作的树和人造的会唱歌的鸟。"（《新编叶芝诗集》595 页）叶芝认为物质转瞬即逝，只有精神和艺术才永恒不朽。

塔堡①

① 叶芝原注:“所提及的人物是通过传说、故事和传统与巴利里塔堡邻近地区相联系的;此诗即作于巴利里塔堡。弗兰赤太太于十八世纪生活在彼得斯威尔,与约拿·巴灵顿爵士有亲戚关系;他曾记述了耳朵事件及其引起的麻烦。农家美人和盲诗人是玛丽·海呐斯和拉夫特瑞;科隆尼沼泽中的溺死者事件记录在我的《凯尔特曙光》一书中。罕拉汉之追赶幻影野兔和猎犬出自我的《红发罕拉汉的故事》。在现在是我的卧室的地方曾有人看见过群鬼玩色子;那破产的老人生活大约在一百年前。根据一种传说,他只能在一个星期天离开塔堡,因为有众多债主逼债;根据另一种传说,他藏身在秘密地道里。

“在写作关于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的诗行时,我忘记了是我们自己眼里的某种东西使得我们把他们看做完全的超然存在。难道普罗提诺不曾写道:‘那么,就让每个灵魂回忆最初的真实,即灵魂是一切生物的作者,它把生命呼入它们全体,地上和海里的任何生物,空中的一切生物,天上的神圣星宿等;它是太阳的创造者;它本身塑造和整理了这广袤的天宇并且指导那一切律动——它是一个本原,与它赋予规律、运动、生命的所有这一切不同,它必需比它们更荣耀,因为它们随着灵魂带给它们生命或抛弃而聚合或解体,而灵魂属于永恒的存在,既然它决不可能抛弃它自身’?”(1928,《叶芝诗集新编》595—596页)弗兰赤太太的故事见于约拿·巴灵顿爵士(1760—1834)所著《他自己时代的个人随记》中的“爱尔兰乡绅和他们的庄客”一章。玛丽·海呐斯是有名的美女,死于1840年初;盲诗人安东尼·拉夫特瑞(1784—1835)在“玛丽·海呐斯或鲜艳的花束”一歌中描写了她。罕拉汉是个虚构的人物。T·斯特支·穆尔(1870—1944)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朋友。普罗提诺(205—270)的文字引自《九章集·神圣心灵》。



一

我将怎样对付这可笑荒唐？——
心呵，不安的心呵——这漫画，
衰弱的老年，它拴在了我身上
就像拴在狗尾巴上。
　　　　　　　　　我从未有过更加
兴奋的、激情的、奇妙的
想像力，也不曾有过更加期望
不可能之事的耳朵和眼睛——
不，在童年不曾，当时带着鱼竿和苍蝇，
或更低级的蠕虫，我爬上布尔本山[①]脊，
有似一生般漫长的夏日可消磨。
似乎我必须命令诗神去收拾行李，
选择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作朋友，
直到想像力、耳朵和眼睛
能够满足于论证，经营
抽象的事物；或者被一种
拖在身后的破水壶所嘲弄。

---

① 布尔本山：斯来沟镇以北的一座山。

二

我漫步在雉堞之上，凝视
一座房子的基础，或者那里：
树木像一根熏黑的手指从地里伸出；
在白昼渐渐衰弱的光线下
把想像力派出，把形象
和记忆从废墟
或古老的树林中唤出，
因为我要向它们提一个问题。

在那山脊那边曾住着弗兰赤太太，有一回
当每一盏银烛台或灯台
照亮暗黑的红木餐桌和葡萄酒的时候，
一个仆人——他能够猜透
那极受尊敬的夫人的每一个愿望——
跑去用园艺剪刀
把一个无礼农夫的双耳铰掉，
并用一只带盖的小碟端来奉上。

少数几个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有一首歌儿唱颂一个农家女，
她住在那多石之地的什么地方；
他们赞美她脸颊的颜色，
回想起，只要她在那里走动，
赶集的农夫们就你拥我挤，
对她的赞美就越发有乐趣；
那支歌竟给人以那么大的光荣。

而某些人，不是被那歌词就是被接连
数十次为她干杯弄得颠倒狂乱，
从桌边站起来，宣称应当
以他们的所见来检验他们的幻想；
可是他们把月亮的光辉
错当成白昼单调的光线——
音乐已使他们的心智迷乱——
有一人溺死在科隆尼大沼泽①里。

奇怪，作这歌的人却是个瞎子；
然而，现在我考虑过后，觉得
没什么奇怪的；那悲剧始自

① 位于戈尔韦郡郭特乡附近。

荷马，他就是个瞎子，
而海伦背叛了所有活着的心。
呵，但愿月光和日光仿佛
是一道纠缠不分的光束，
因为如果我得胜，我必定使人们发疯。

我自己创造了罕拉汉，
把他从邻近农舍的某处驱赶
出来，酒醉或清醒着穿过曙色。
被一个老者的魔法所迷惑，
他来回蹒跚，翻滚，摸索，
跌断了双膝只是为了佣金
和欲望的可怕辉煌；
我二十年前想出了这一切：

好伙伴们在一个旧场院里玩纸牌；
当轮到那老朽的恶棍时，
他给手指下面的纸牌施了魔法，
使得除一张牌之外所有的牌都变化
成一群猎犬而不是一把牌；
他把那张牌则变化成一只野兔。
罕拉汉从那里狂跳而出，



跟上那些狂吠的生物跑向——

呵，跑向什么我已忘记——够了！
我必须回忆一个人，他如此苦恼，
音乐或一只被剪下的仇敌的耳朵
都不能使他兴奋快乐；
一个已变成了荒唐的传闻，
以至在他结束了好运的时候
竟没有一个邻居剩下来闲说他的人物：
这所房子的老朽的破产主人。

在那毁圮来临之前，数百年来，
不断有打着齐膝绑腿或穿着铁鞋的
粗鲁士兵攀登那狭窄的楼梯，
从前在那里有某些兵士，
他们储存在“大记忆”[1]里的形象
现在大呼小叫胸膛起伏着前来，
突然显现在一个睡眠者的安歇处，
同时他们的大木头色子敲打在桌子上。

---

① 叶芝在《穿过宁静友善的月色》的“世界的灵魂”一节中论述了“代代相传的大记忆”，一个储存原型意象的仓库。类似于卡尔·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既然我想询问所有人，能来的就都来吧；
穷困潦倒、登上一半的老人，来吧；
带来盲目流浪的美人歌颂者；
那被魔法师驱使跑过
被上帝遗弃的草地的红发男人；收受
一只精美耳朵作为礼物的弗兰赤太太；
当嘲弄的缪斯选中那乡下姑娘时，
那溺死在沼泽的淤泥里的男人。

在这些岩石上踱步或走过这扇门，
所有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
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里，是否
都曾像我现在这样冲着老年怒吼？
但是我已经从那些急于
离去的眼睛里找到了答案；
那么走吧；只留下罕拉汉，
因为我需要他所有的强大记忆。

在各个方向都有一个情人的老淫棍，
快从那深思远虑的头脑中倾倒出
你在那坟墓里发现的一切，



因为你肯定计算过
每一次无法预知、无法看清的投入——
被一瞥销魂的眼波
或一下触摸或一声叹息所诱惑，
而跌入另一人的存在的迷宫；

想像力是否最多着重于
一个赢得的或失去的女人？
如果在于失去者，就承认你由于
骄傲、怯懦、某种过于精明的愚蠢
念头或曾经被叫做良心的任何
东西而避开了一个大迷宫；
承认如果记忆重现，太阳
就会被侵蚀，白昼就会被遮暗。

三

该是写遗嘱的时候了；
我选择那些上溯溪水
直到流泉飞湍之处，
黎明时分在滴水的
石岸边下钩垂钓的

挺拔的人们；我宣布
他们将继承我的骄傲，
那些既不系于原因亦不
系于状态，既不系于遭
唾辱的奴隶也不系于施
唾辱的暴君的人们的骄傲；
那是柏克[1]和格拉坦[2]的人民，
他们率直地拒绝，却给予
骄傲，就像清晨的骄阳，
放射冲天的光芒之时，
或像传说中号角的激昂，
或像骤来的暴雨的澎湃，
当所有的河流干涸之时，
或像那个时刻的骄傲，
当那天鹅必须把目光凝聚
在一道正在消逝的闪光上，
在一条晶亮的溪流
绵长的最后流域漂浮而出，
在那里唱临终之歌的时候。

---

① 埃德蒙·柏克(1729—1797)：爱尔兰政治作家。
② 亨利·格拉坦(1746—1820)：爱尔兰政治领袖。



我还宣布我的信仰：
我嘲笑普罗提诺的思想，
公然对柏拉图叫嚷，
在人类组合起全部，
用他的苦难的灵魂
制造出各种零件，
对，日、月、星，一切，
再给这加上一条，
即，死后，我们站起，
做梦，如此创造出来
超越月亮的乐园①之前，
死与生并不存在。
与博学的意大利艺术
和骄傲的古希腊石刻，
与诗人的想像
和对爱情的记忆，
对女人的言语的记忆，
以及人类用以制造
超人类的镜子似的
梦境的所有材料，

① 假定的在月球以外的一个永恒的乐园。

我已准备讲和。

犹如在那边的了望孔里，
寒鸦时而低鸣时而凄啼，
衔去一层一层的细枝。
在它们交尾之后，
做母亲的鸟儿将歇卧
在空虚的巢顶上头，
就那样温暖她的陋窝。

我把信仰和骄傲都遗赠
那些攀登山崖的
挺拔的年轻人，
以便在喷薄的曙色下
他们可以投下钓钩；
直到那用特种金属
制造的假蝇饵钩
被这静坐的功夫折断。

现在我要整理我的灵魂——
强迫它去一所
博学的学校研习学问，



直到肉体的毁坏，
血液的逐渐衰竭，
烦躁的精神错乱
或迟钝的老朽衰年，
或什么更坏的不幸——
朋友的死亡，或那
令人窒息的每一个
灿烂的眼神的死亡——
看起来不过像是地平线
隐没后天空中的云霓；
或渐渐深浓的阴影间
一只鸟儿瞌睡的鸣啼。

1926

内战期间的沉思[①]

一、祖传的宅第

确实在一位富人的开花的草地中间，
在他那遍植树木的山丘的飒飒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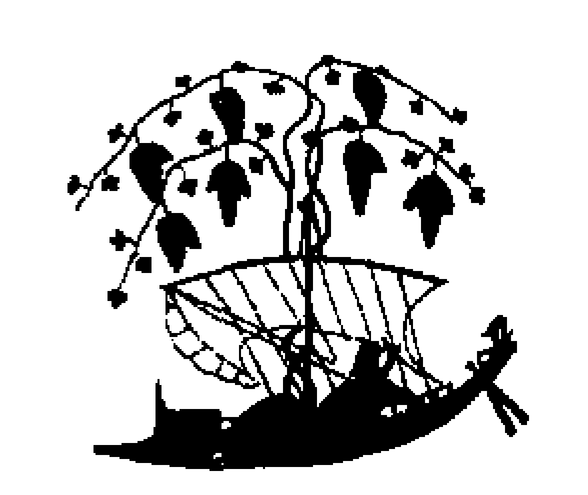
① 英—爱条约于1921年12月6日在伦敦签订，1922年1月7日在爱尔兰议会通过，但爱尔兰共和派拒不接受该条约，于是爆发了1922—1923年共和派与爱尔兰自由邦政府之间的内战。

叶芝原注："这些诗作于巴利里塔堡，1922年内战期间。在写完之前，共和派在一天夜半炸毁了我们的'古桥'。他们禁止我们离开屋子，除此之外却颇有礼貌，甚至最后还说'晚安，谢谢，'好像是我们把桥送给了他们。

"第六首诗题为'我窗边的燕雀巢。'在爱尔兰西部我们把欧椋鸟叫做燕雀；内战期间有一只在我卧室的窗户旁的石洞中筑巢。

"在第七首诗的第二节有'向杀害雅克·莫雷的凶手讨还血债'句。由于圣殿骑士团团长被害而要求复仇的呼声在我看来似乎是那些出于仇恨而辛劳者乃至各种各样的无功徒劳的恰当象征。

"我想我必须把鹰放入第四节，因为我有一枚戒指，上面有一只鹰和一只蝴蝶，象征逻辑乃至机械论的直路和直觉的曲路：'因为智慧是一只蝴蝶而不是一只阴鸷的猛禽。'"



生意盎然，而没有野心的痛苦之感；
生命之雨降落，直到盆地满溢，
越是登到高处，雨就下得越欢，
好像要随心所欲选择任何形体，
而决不听从别人的摆布，降级
俯就一个机械或奴性的形体。

不过是梦，不过是梦！然而假如
荷马不曾发现那超乎梦幻的真确：
从生命的自娱中迸发出了那丰足
晶莹的喷泉，他就不会歌唱；虽说
现在似乎从那富有溪流的晦暗处
而非一股清泉中抛出的某个
奇妙的空贝壳俨然成了荫覆
富有者世袭荣耀的象征物。

某个暴烈的人，某个有权势的人
召来建筑家和艺术家，好让他们，
暴烈的人们，用石头竖起
所有人都日思夜想的甜蜜，
那里谁也不曾体味的温存；
可是主人入葬后，老鼠便可嬉戏；

也许那宅子里的曾孙——尽管该处
遍陈青铜和大理石——不过是只老鼠。

啊，假如其中有孔雀迈着纤巧的脚爪
徘徊于古老的台地上的座座花园，
要么是朱诺[①]在神情漠然的园林诸神
面前所展示的一尊陶瓮上的一切；
啊，假如穿着拖鞋的“沉思”在那里
找到安逸，“童年”在那里为各种感官
找到愉悦的平坦草坪和铺石甬路
不过借我们的暴力夺去我们的伟大又如何？

假如饰有纹章的门扉的荣耀
和更高贵的时代所设计的殿堂，
在宽敞的内室和陈列着我们
祖先的著名肖像的长长走廊
磨光的地板上的往来踱步；
假如人类的精英认为最值得
夸赞或祝福的那些事物
不过借我们的烈性夺去我们的伟大又如何？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兼妇女保护神。



二、我的住宅

一座古桥，一座更古的塔，
一所有院墙围护的农舍，
一亩多石的地面，
在那里象征的玫瑰可以开花，
芜杂的老榆树，无数的老荆棘，
雨声或八面
吹来的风声；
被一群母牛的溅水声惊吓
而再次渡过溪流的
趾高气扬的水鸡；

一架旋梯，一间有石拱顶的卧室，
一个炉膛开敞的玄武石壁炉，
一支蜡烛和写有字迹的稿纸，
《沉思的人》[1]里的柏拉图主义者曾在
某个类似的房间里不断辛劳，预示着
魔鬼般的狂热如何

① 《沉思的人》：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一首长诗。

想像一切。
来自市场和集市的
夜行的人们
看见过他夜半的烛光闪烁。

两个人曾找到这里。一个全副武装的人
捡了二十匹马，在这动乱的地方
过他的日子；
历经长久的战争和突然的夜间警报
他的渐瘦的马群和他好像
成了失忆和被忘记的弃儿；
而我，但愿在我之后
我的肉体的继嗣会发现
适当的厄运的标志，
以使一个孤独的心灵高兴。



三、我的桌子

两个沉重的支架，和一张搁板，
上面躺着佐藤[1]的礼物，一柄不朽的剑，
在笔和纸一侧，
以便可以儆戒
我的日子免于无目的的虚抛。
一幅织锦的和服衣料
包裹着它的木鞘。
乔叟[2]尚未呱呱啼叫，
它已被铸就。在佐藤家，
像一弯新月，闪着月亮般的光华，
它躺了五百年。
然而假如没有变化出现，
就没有月亮；惟有一颗疼痛的心
才会构想出一件不朽的艺术品。
我们的博学之士强调主张：
在它被铸就的时代和地方，

---

① 日本外交官佐藤纯造(1897—?)于 1920 年 3 月赠给叶芝一柄家传的宝剑。

② 杰奥弗瑞·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

一种奇妙的技艺，
在绘画或制陶行业里，
父子相传，
历经数百年，
就像这剑一样不曾变更。
由于灵魂的美最受爱敬，
人们和他们的事业都采用
灵魂的不变的形容；
因为最富有的继承人
知道喜爱低级艺术的人
谁也不能通过天国的大门；
而且拥有一颗如此疼痛的心，
以至具有发人醒悟的才智，
尽管一国上下都在谈论丝质
赛衣和华贵步态；似乎
朱诺的孔雀[1]厉声啼叫了。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其孔雀象征长生不老。叶芝以其啼叫象征一个文明的终结。



四、我的后裔

既已从我古老的父祖辈那里继承
一种健旺的精神，我必须怀抱梦想
并在身后留下精神同等
健旺的一女一男①，可是好像
生命极少能把一股芳馨抛洒在风中，
极少能把一种荣耀散播给晨光，
只有残破的花瓣在园地上散落；
然后就只剩下寻常的绿色。

要是我的后人由于灵魂的自然堕落，
由于用飞逝的时刻忙于过多的事务，
由于过多的嬉戏，或与一个蠢货
结婚而丧失了花朵，那将何如？
愿这费力的楼梯和这古板的塔堡
变成一片无顶的废墟，好让鸥鸺
可以在破裂的石缝中筑窝，
朝寂寞的天空啼叫她的寂寞。

---

① 指女儿安·叶芝(1919—　)和儿子麦克尔·叶芝(1922—　)。

那将我们塑造成形的原动天①
已使那真正的鸥鹆盘旋飞舞；
而我，以为自己极为有钱，
眼看爱情和友谊也已足够，
为了一位老邻居②的友谊选择了这房产，
为了一个少女③的爱情而加以装修，
知道无论有什么繁荣和衰败，
这些石头都存留作她们和我的纪念碑。

① 原动天：古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天动说中的最外层即第十层天，带动所有天体转动。
② 指格雷戈里夫人。
③ 指叶芝之妻乔芝·叶芝。



五、我门前的道路

一个乐呵呵的非正规兵①，
一个福斯塔夫②式的大胖子，
前来说着关于内战的笑话，
好像死在枪口之下
是天底下最好玩的游戏。

一位黝黑的中尉和他的兵③，
身上一半儿穿着国军制服，
站在我的门前；我抱怨
恶劣的天气，冰雹加雨，
一棵被暴风吹断的梨树。

我数点那赤松鸡引领着漂浮
在溪水上的长羽毛的煤烟球，④
以平息我思绪中的羡妒；

---

① 指爱尔兰共和军士兵。
② 威廉·莎士比亚笔下的喜剧人物。
③ 指爱尔兰自由邦政府军士兵。
④ 指赤松鸡的幼雏。

然后转回我的卧室，陷入
一场梦的冰天雪地之中。



六、我窗边的燕雀巢[①]

蜜蜂在松动的石壁隙缝
中间营巢筑居；而在那里，
母鸟衔去些蠕虫和飞虫。
我的墙壁松动了；蜜蜂，
来，筑居在燕雀的空房里。

我们被锁起，不能肯定
门锁何时才会打开；某地
一人被杀，一所房遭焚，
但没有事实可以说得清：
来，筑居在燕雀的空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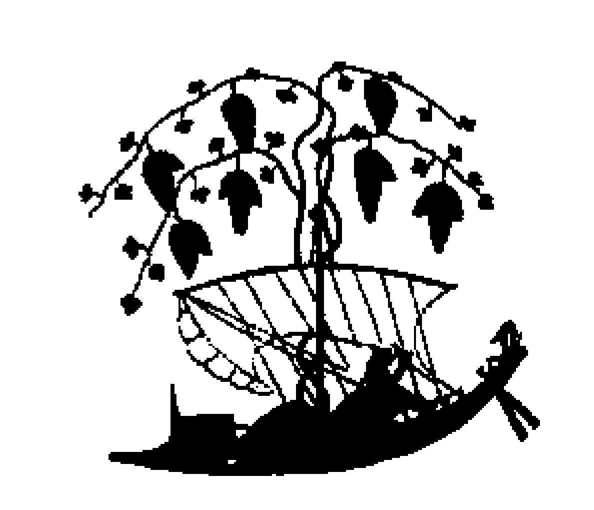
石头或木头垒起的路障；
十四天左右内战尚未停息；
昨夜他们推车沿路送葬，
年轻的兵在血泊中死亡：

---

① 叶芝原注："在爱尔兰西部我们把欧椋鸟叫做燕雀；内战期间有一只在我卧室的窗户旁的石孔中筑巢。"

来，筑居在燕雀的空房里。

我们曾用幻想把心供奉，
心变得野蛮，皆因这伙食；
我们的敌意比爱意之中
有更多实质；呵，蜜蜂，
来，筑居在燕雀的空房里。



七、我看见仇恨、心之充盈及将来之空虚的幻影

我攀登上塔顶，凭倚着破裂的石头；
一团风吹雪粉似的薄雾正掠过一切，
一片月光之下的山谷、河流、榆树；
月亮不像它自己，倒像是不可锈蚀的，
一柄来自东方的铮亮的宝剑。一阵风
挟着那些朦朦胧胧的白雾的残片扫过。
阵阵狂热迷惑，种种梦想则搅乱心境；
魔怪似的熟悉的形象游向心灵的眼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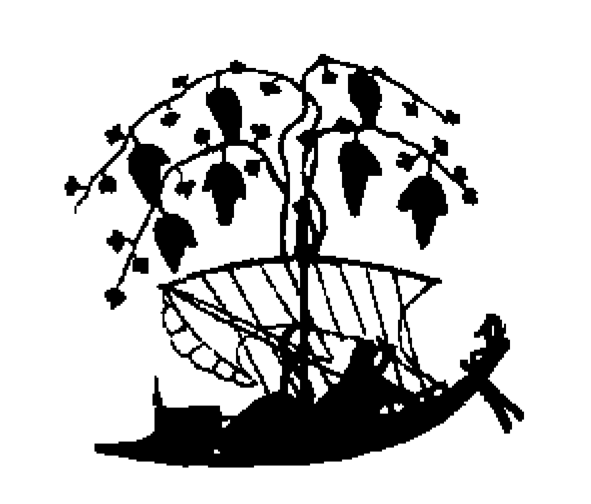
“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呼声高耸，
“为雅克·莫雷[1]报仇。”身裹白布或白纱，
被愤怒所驱使、所折磨、所饥饿的群众——
群众攻击着群众，咬啮着手臂或脸颊——
扑向虚无，手臂和手指大大地伸展，
为了拥抱虚无；而我——心智由于那一切
无意识的骚乱而迷失——也差点高喊
为雅克·莫雷报仇，让凶手以血还血。

① 雅克·德·莫雷（生于1244年）于1307年被捕，1314年3月被烧死。

它们的腿修长纤细，它们的眼碧蓝，
一匹匹神奇的独角兽背驮着贵妇。
贵妇们闭着沉思的眼。没有什么预言——
被记得是出自巴比伦的历书——
曾使贵妇们合上眼，她们的头脑不过是
一个水潭，渴望在那里也溺死于过度；
当内心充满它们自身的甜蜜，肉体
充满它们的美丽时，只有平静能够留驻。

云般素白的独角兽，海样碧蓝的眼波，
颤动的半阖的眼帘，白云或白纱的破碎，
或因愤怒而发亮的眼睛，变瘦的臂膊，
请让位给一个超然的群体，让位给
铜铸的鹰隼。没有自我娱乐的幻想，
没有对来者的仇恨，没有对逝者的惋惜，
只有利爪的紧攫，目光的得意洋洋，
无数铿锵作响扑灭了月光的羽翼。

我转身返回关上屋门，在楼梯上诧异：
有多少回我本可以在别人都懂得
或共有的某种事物中证明我的价值；



可是啊！奢望的心，假如如此证明
招致了一群朋友，一个被安抚的良知，
那只会使我们更加憔悴。抽象的乐趣，
半懂不懂的魔幻形象所蕴涵的智慧，
令渐老之人满足，一如从前令少年满足。

1923

一九一九年[1]

一

许多精巧可爱的东西都已逝去，
以往在大众看来简直是奇迹，
它们避开了那把平庸的事物到处
抛掷的月亮的轨迹。在那里，
一个古老形象用橄榄木刻就，[2]
曾在青铜和石头的饰物中间站立——
如今菲狄亚斯[3]的著名的象牙雕塑

① 1919年间，在英国控制下的爱尔兰傀儡政府与爱尔兰共和军之间的武装冲突空前频繁。此诗乃诗人有感于在戈尔韦郡郭特乡发生的英军屠杀平民的“一些恐怖事件”而作，初题为“对世界现状的思考”。

② 可能指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守护神庙（建于前421—前407年）中的帕拉斯·雅典娜的橄榄木雕像。

③ 菲狄亚斯（前490—前432?）：雅典雕刻家。



及所有金制蝗虫和蜜蜂都已逝去。[1]

我们小时候也有许多漂亮玩具；
一种不屑于责备或夸赞，
贿赂或威胁的律法；使以往的错误
像阳光下的蜡一样融化的习惯；
酝酿如此之久，我们以为会比
所有未来日子都长寿的公众舆论。
呵，我们有过多么美好的想法，因为
我们以为最坏的恶棍和流氓都已死绝。

所有牙齿都拔掉，所有古老技巧都失传，
一支大军不过是一种供炫耀的东西；
即便不曾有大炮被铸成犁铧，
那又怎么样？国王和议会
认为，如果不燃放一点儿火药，
号手们也许会吹炸了肚皮，
而那会大煞风景；也可能

①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希狄德斯提到当时雅典的一种时尚："用一枚蝗虫形的发卡别住她们挽起的发髻。"蜜蜂则可能源自瓦尔特·佩特的《古希腊研究》（麦克米伦，1895），其中提到"代达路斯的金色蜂巢"。

卫士们的瞌睡的坐骑不愿跃腾。

如今的日子是恶龙横行，梦魇
骑在睡眠之上：一伙喝醉的士兵
能够撇下那母亲——被杀在她门前，
在她自己的鲜血中爬——扬长而去；
黑夜可能因惊恐而出汗，就像从前
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扎入哲学，
设想要把世界置于一条规则之下——
我们不过是黄鼠狼在洞穴里打架。

能识读那些符号又不会沉溺于来自
浅薄才子们的某种麻醉品的半欺诈
而成为废人者；明知无论是耗费
健康、财富还是心灵的安宁于智能
或手工的杰作，都没有作品能够久立，
没有什么荣誉能够留下丰碑者，
只剩有一份慰藉：一切胜利得意
都只会突然出现在他鬼魂般的孤寂里。

但是可有什么慰藉可以找到？
人深陷爱欲，且喜爱消逝的东西，



还有什么可说的？那个国家
谁也不敢接纳，假如这种想法是他的，
就能够找到煽动者或盲信者
去焚毁雅典卫城上的那截残肢，
或把著名的象牙雕刻砸成碎块，
或拿蝗虫或蜜蜂做非法的买卖。

二

当洛伊·富勒①的中国舞蹈者缠绕出
一张闪光的网，一条飘扬的绸带时，
就好像一条飞龙自云间
堕入舞蹈者中间，把她们卷起旋舞
或把她们赶上它自己的狂暴的路子；
就这样柏拉图年②
卷出新的是与非，
而把旧的卷入；
人人都是舞蹈者，他们的舞步
踩踏着一面铜锣的野蛮的铿锵节拍。

---

① 洛伊·富勒(1862—1928)：美国舞蹈家，以擅长蛇舞著称。她的舞蹈团其实是由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组成的。

② 见“一出剧里的两支歌”510 页注①。

三

某个道学家或神话诗人
把孤独的灵魂比做天鹅；[①]
我对此感到满意，
假如在它那短暂的生命之光消逝之前，
一面浑浊的镜子给它展示
它的状态的一个影像；
双翅半展欲飞，
胸脯骄傲地挺出，
不论是要去嬉戏，还是要去乘御
那阵阵欢呼夜晚临近的长风。

一个正在秘密冥想的人
迷失于他在艺术或政治中
制造的迷宫里；

---

① 59—60行　珀西·比舍·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1820)中有“我的灵魂像一艘中了魔的小舟，/像一只睡着的天鹅，漂浮/在你甜美歌唱的银波之上。……”(第2幕第5场第72—74行)



某位柏拉图主义者[1]断言，在我们
应抛弃肉体和交易的地位中，
古老的习惯黏着不离；
只要我们的作品能够
与我们的呼吸一起消亡，
那就是一种幸运的死亡，
因为成功只能损毁我们的孤独。

那天鹅跃入了荒凉的天国：
那影像能够带来疯狂，带来一阵狂暴
以结束万物，以结束
我辛劳的一生所想像的东西，甚或
想像了一半的，书写了一半的文稿；
呵，可是我们曾梦想修补
无论什么灾祸似乎给人类
带来的磨难，不过现在
既然寒冬的狂风吹起，
才得知我们梦想时是精神错乱的。

①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波尔菲瑞(约 232—305)在《关于山林女仙的洞府》一文中解释说，去世的灵魂渡过冥河之后，“它们完全不知它们早先在地上的生活……然而，借助血，离世的鬼魂便能认出物质形体，回忆起它们先前在地上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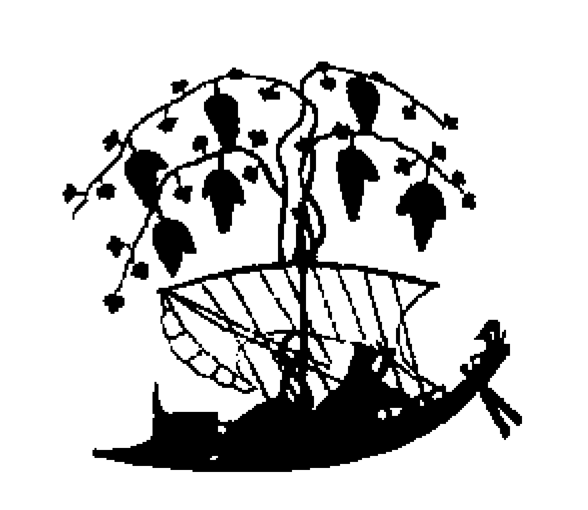
四

我们，七年以前
曾谈论荣誉和真理，
现在快乐地尖叫，假如我们展现
黄鼠狼的缠扭，黄鼠狼的牙齿。

五

来让我们嘲笑伟大的人物：
他们头脑中有如此负担，
辛劳到很晚且很刻苦，
想要在身后留下什么纪念，
却不考虑那荡平一切的风。

来让我们嘲笑睿智的人物：
他们瞪着酸痛的老眼
盯着所有那些历书，
却从未见过四季如何循环，
如今只会呆愣愣地看太阳。



来让我们嘲笑善心的人物：
他们幻想行善也许是乐趣，
厌倦了寂寞独处
也许会宣布度一个假期：
风尖叫了——他们现在哪里？

然后嘲笑那些嘲笑者：
他们也许不会抬手
帮助善心、睿智或伟大者
把那恶劣的风暴关在门外，因为
我们私下交换着嘲笑。

六

道路上的狂暴：马匹的狂暴；
少数几匹有英俊的骑手，精良
敏感的耳朵或飘扬的鬃鬣上挂着花环，
但是厌倦了一圈一圈地赛跑，
全都破散消失，而邪恶聚集起力量：
海若迪亚斯的女儿们[1]又重新回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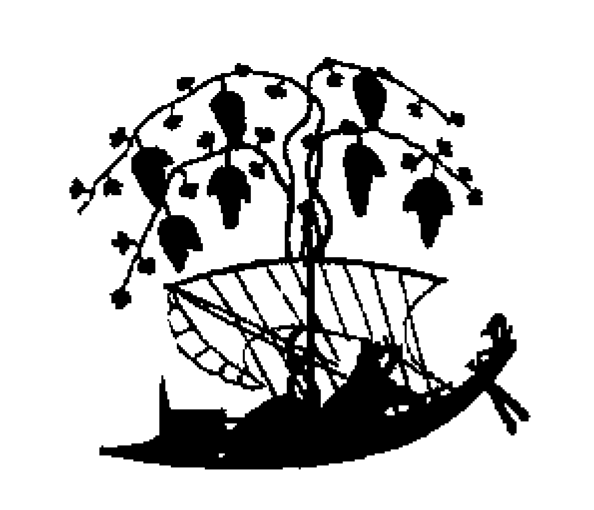
---

① 见“希神的出征”一诗111页注①。

一阵突如其来的扬尘大风，随后是
雷鸣般的脚步声，形影憧憧，
她们在那风的迷宫里的意图；
假如某只疯狂的手胆敢触摸一个女儿，
所有的都会发出含情或愤怒的喊声，
循着风向转身，因为全都是盲瞽。
但是现在风住了，尘落了；于是
那蛮横的魔鬼阿提之子罗伯特从那里
蹒跚走过，他的大眼睛在愚蠢的
干草似的白发卷遮掩下茫然若失，
那害相思病的凯特勒夫人给他带来
晒黑的孔雀羽毛、她的公鸡的红冠子。[1]

1919

① 126—130行 叶芝原注："乡下人有时看见某些幽灵，他们时而名之为'堕落的天使'，时而称之为'乡间远古的居民'，把它们描述为时常骑着'头上挂着花的马。'我在第六首诗里假定，既然时代变坏了，这些骑士便让位给更坏的。我的最后一个象征，阿提之子罗伯特，是一个十四世纪初在基尔肯尼经常有人遇到的邪恶精灵。难道那些乘涡旋的尘土而行者不也在柏拉图年之中吗？"（《叶芝诗集新编》597页）艾丽丝·凯特勒夫人是十四世纪基尔肯尼的大户人家之女，1324年6月2日被判定是女巫。据说她用巫术先后残害了四个丈夫。阿提之子罗伯特是与她交通的魔鬼。她向魔鬼献祭的牺牲包括九只红公鸡和九只孔雀的眼睛。



轮[1]

在整个冬季里我们呼唤春季，
在整个春天里又呼唤夏天，
当繁茂的树篱摇响风铃之时
又宣称其中最好的是冬天；
在那以后不再有什么好季节，
因为春的时刻还没有来临——
却不知那搅扰我们的血气者
不过是血气对墓地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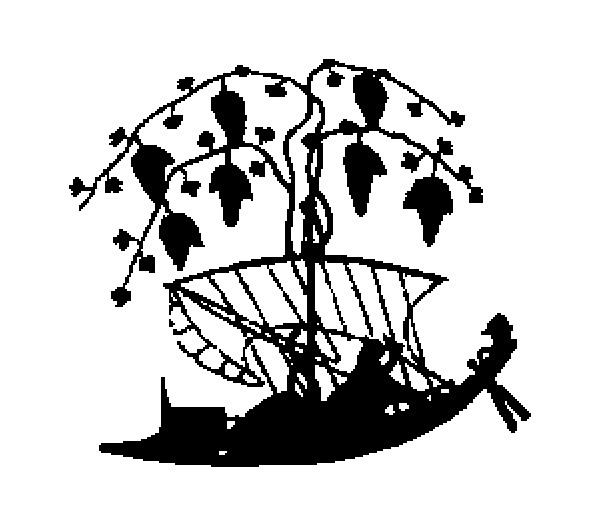
---

① 此诗作于1921年9月13日。

青年与老年[①]

年轻时被这世界压抑，
我曾经愤懑难言，
可如今它满口谄媚辞，
祝过客一路平安。

① 此诗作于1924年。



新 面 孔[1]

假如你，年已老迈，率先死亡，
那么梓树和芳香的菩提树将不会
听见我有生的脚步声，我也不会踏上
我们工作之处，那将折断时光的牙齿。
让那些新面孔在旧房间里任意恣情
玩弄他们的伎俩；黑夜会重于白日，
我们的鬼影徘徊于宁静的花园石径，
活着的人显得比它们更像是影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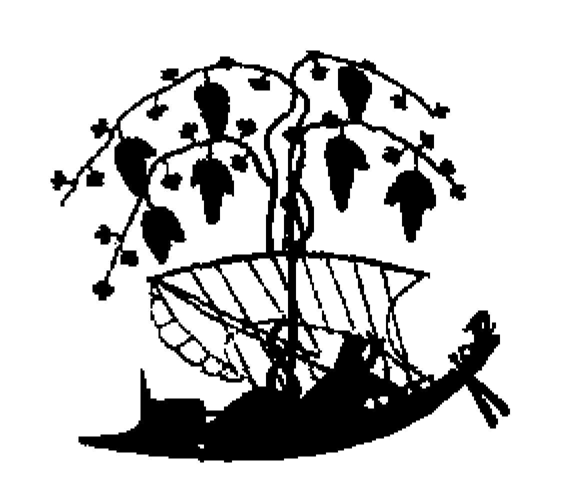
① 此诗作于1912年12月，是写给格雷戈里夫人的。

为我儿子祈祷[1]

令一个强壮的鬼站在头边，
好让我的麦克尔睡得安稳，
不哭，也不在床上辗转，
直到他的早餐来临；
还愿辞别的暮色远远驱赶
一切恐惧，直到晨光重照，
好让他的母亲不缺少
充足的睡眠。

令那鬼把利剑紧握：
因为我承认这类
恶魔似的东西存在，有些

① 麦克尔·巴特勒·叶芝于 1921 年 8 月 22 日出生。此诗作于当年 12 月。



已在预谋害他，因为它们明知
某种极高贵的功业或思想
将随侍他未来的日子，
遂出于对那荣誉的恨嫉，
想要把它灭亡。

尽管您[1]每天能够从乌有
制造出一切，教导
清晨的群星歌讴，
但是您缺乏清晰的语调
表达您最简单的需求，且深知——
在一个女人的膝上哭啼着——
骨肉皮囊的一切
最坏的丑恶行止；

当您的敌人[2]的仆从在那里
遍跑全镇的时光，

① “您”：指耶稣基督。据基督教传说，耶稣被圣母马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携往埃及，以逃避希律王的屠杀。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第1—18节。

② 指希律王。

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子[1]——
除非"圣经"撒谎——
匆匆穿行于平坦和崎岖，
穿行于荒凉和肥沃，
以人类的爱心护持着，
直到危险过去。

① 指圣母马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



一出剧里的两支歌[①]

一

我看见一个凝眸的处女站立
在神圣的狄俄尼索斯死去的地方，
从他的胁下掏出他的心脏，
把他的心放在她的手里，
然后把那颗跳动的心捧走了；
于是所有的缪斯女神

① 叶芝原注："这些歌是我的剧作《复活》中的乐师们所唱"(《新编叶芝诗集》597页)。第一首和第二首诗的第一节作于1926年；第二首诗的第二节可能补作于1930至1931年间。

在泉边把“大年”[1]歌颂，
仿佛神的死亡只是一场游戏。[2]

另一个特洛伊必定兴起而衰落，
另一个世系必定喂乌鸦之口，
另一个阿尔戈的彩画船艄
必定驶向一个更其俗艳的赝货。
罗马帝国惊骇得呆呆站立：
它掉落了和平与战争的缰绳，
当那刚烈的处女和她的星

---

① 叶芝在 1934 年的《复活》序言里解释说：“托勒密认为分点岁差每百年移动一度，在大约基督或凯撒时代分点太阳回到了其在星座中的初始位置，结束并重新开始那三万六千年，或柏拉图所谓的‘原人’的百年一度的三百六十次轮回再生。迄今为止几乎每个哲学家都有某种不同的对‘大年’的测量尺度，但是这被称为‘柏拉图年’的很快取代了其他尺度……”

② 此节重述希腊神话中的酒和繁殖之神狄俄尼索斯的死亡和再生。狄俄尼索斯为主神宙斯与塞墨勒所生，因天后赫拉妒忌，遂被巨人泰坦撕碎吞食；其心脏被智慧女神雅典娜抢出，拿给了宙斯；宙斯吞之而使酒神得以再生。



从那不可思议的黑暗[1]中呼唤之时。[2]

二

为人类渐变黑暗的思想而惋惜，
他在那房间里[3]踱步，从那里
引发了加利利[4]的骚乱；
巴比伦的星光[5]带入
一片异样的、无形的黑暗；
基督被害时的血腥
使一切柏拉图式的宽容成空，

---

① 公元四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预言基督教会是“主宰世上美好事物的一片荒唐而无形的黑暗”(见《新柏拉图主义解说选编》，麦克米伦，1923，8页)。

② 此节借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第四牧歌》(公元前40年)内容重述基督降生故事。据希腊传说，在黄金时代末，宙斯与正义女神忒弥斯所生之女阿斯忒瑞亚升离大地变成了室女星座。维吉尔在《第四牧歌》里预言阿斯忒瑞亚的回归之时即为新的黄金时代之始。自公元325年尼色阿宗教会议始，阿斯忒瑞亚即被基督教附会为圣处女马利亚，室女座中最亮的角宿一(阿尔法星)则为伯利恒的报喜之星。维吉尔还预言了另一次特洛伊战争和另一次阿尔戈英雄寻找金羊毛的远征。

③ 在《复活》中，“那房间”为基督进最后晚餐之地。

④ 巴勒斯坦一地区，为基督传道的主要地区。

⑤ 叶芝认为古巴比伦占星学的兴起是精密科学的滥觞，也是天人关系中人的地位相应降低之始。

使一切陶立克之学徒然。[1]

人类尊重的一切事情
持续一时或一日之久。
爱的快乐把他的爱赶走，
画家的笔消耗他的梦；
信使的喊声，士兵的行进
耗尽他的光荣和力气：
夜空里闪耀的任何东西
滋养了人的树脂做的心。

---

① 7—8行 柏拉图哲学和陶立克建筑风格是古典世界的集中体现。



断　章

一

洛克[1]晕倒过去；
乐园死去；
上帝从他的胁下
取出珍妮纺纱机。[2]

---

①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叶芝不喜欢他的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笛卡尔、洛克和牛顿拿走了世界，而把它的粪便给了我们。"(《探索集》325 页)

② 2—4 行　戏仿上帝在伊甸乐园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的故事(《旧约·创世纪》第 2 章第 18—23 节)。珍妮纺纱机是一种早期多轴纺纱机，于 1765 年由英国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

二

我从何处获得那真理？
从一个灵媒的口里，
它来自虚无，
来自森林沃土，
来自尼尼微[1]的历代王冠
沉睡于其中的漆黑夜晚。

---

① 尼尼微：古亚述帝国的首都，公元前612年毁灭。



丽达与天鹅[①]

突然一下猛击：那巨翼依然拍动
在蹒跚的少女头顶，黝黑的蹼掌
摸着她大腿，硬喙衔着她的背颈，
他把她无助的胸紧贴在自己胸上。

那些惊恐不定的柔指如何能推开
她渐渐松弛的大腿上荣幸的羽绒？
被置于那雪白的灯心草丛的弱体
又怎能不感触那陌生心房的悸动？

① 据希腊神话，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后丽达被变化成天鹅的主神宙斯强奸而生海伦（性爱的象征）、克吕泰涅斯特拉（阿伽门农之妻）和狄俄斯库里兄弟（战争的象征）。叶芝认为这预示旧的文明（上古时代）行将终结，新的文明（荷马时代）即将到来，而变化的根源即在于性爱和战争。

腰股间的一阵战栗便造成在那里
墙垣坍塌断残,屋顶和塔楼烧燃,
阿伽门农惨死。①
就如此遭到劫持,
如此听凭那空中兽性的生灵宰制,
趁那冷漠的喙尚未把她放下之前,
她可曾借他的力量汲取他的知识?

1923

① 海伦与帕里斯的私奔导致特洛伊战争和特洛伊城邦的毁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权力和尊严的象征)在凯旋归国后被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伙同奸夫谋杀。



题埃德蒙·杜拉克作黑色人头马怪图[①]

你的蹄子曾经踩踏在黑暗的树林边缘，
甚至在可怕的绿鹦鹉啼叫和摇晃的地方。
我的作品全都被踩入闷热的污泥里面。
我知道那恶作剧，认为那可是恶事一桩。
有益的太阳催熟的东西是有益的食品，
仅此而已；可我，由于某只绿色的羽翮
而被逼半疯，曾在疯狂的茫茫夜暗中
收取古老的木乃伊小麦[②]，一粒一粒研磨，
然后在一个炉灶里慢慢烘烤；而如今

① 此诗作于1920年9月，原题“观黑色人头马怪图有感”。埃德蒙·杜拉克(1882—1953)：英国画家，叶芝之友。

② 据说是一种用在埃及底比斯古墓中木乃伊棺里发现的麦种培育出来的小麦，在英国有种植。见《关于古埃及人的传说》(伦敦，1854)。叶芝以此暗示隐秘的智慧在播种以后数百千年方能成熟。

我从一只在那七个以弗所醉汉[1]酣睡之处
发现的酒桶中取出醇香的美酒:他们
睡得真死,不知亚力山大帝国何时逝去。
伸展你的四肢,睡上一个畅快的长觉;
不管怎么说,我曾经爱你胜过我的灵魂,
而且没有谁如此适合值班守望,并且
孜孜不倦地监视那些可怕的绿色的鸣禽。

① 基督教传说,在罗马皇帝狄修斯(? —215)迫害基督徒时期,七个殉道者被封闭在小亚细亚古城以弗所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两百年后他们醒来,被带到提奥多修斯二世(401—450)面前,他们的故事坚定了他的动摇的信仰。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大帝(前356—前323)于公元前334年攻占以弗所;他的帝国在他死后不久即解体。



在学童中间[①]

一

我边走边问，从长长的教室穿过；
戴白头巾的和蔼的老修女作答解释；
孩子们学习算术，学习唱歌，
学习阅读语文课本和历史故事，
学习剪裁和缝纫，一切都干净利落，
以最佳的现代方式——孩子们一时
带着好奇的神情，凝眸注目
一个六十岁的含笑的有名人物。

---

① 叶芝于 1926 年 2 月参观沃特佛镇的圣奥特兰小学后作。

二

我想像一个丽达[①]那样的身体，低俯于
渐熄的炉火之上，她讲的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次严厉的责备，或区区
琐事把童年的某一天变成了悲剧的事——
讲过后，我们两人的天性仿佛出于
青年人的同情而混合成了一个球体，
或者说——把柏拉图的比喻略加修改——
成了同一蛋壳里的蛋黄和蛋白。[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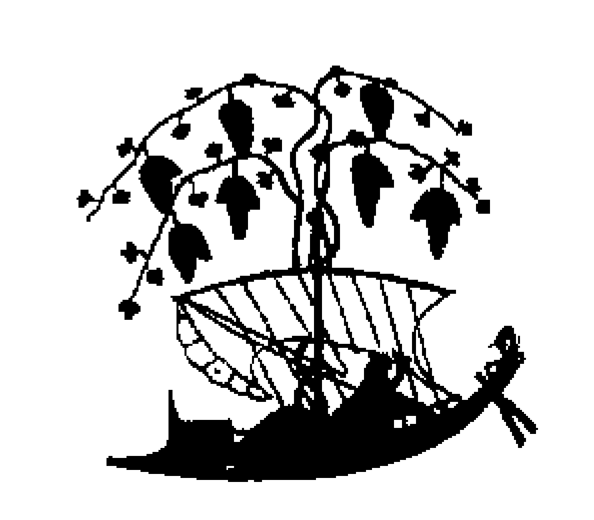
三

心想着那时的一阵悲伤或怒气，
我在此把这个孩子瞅瞅，那个孩子看看，
不知她在这个年纪是否也这样站立——
因为天鹅的女儿们也可能遗传

---

① 见"丽达与天鹅"一诗515页注①。

② 15—16行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记，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前450—385)论辩说，原始人是双性的，类似一球体，后被宙斯一分为二，就像以头发切开煮熟的鸡蛋。性爱则被视为企求重新合一。



所有涉禽共有的某种东西——
是否也有这样颜色的脸蛋或发辫，
想到此，我的心简直就像发了疯癫：
她仿佛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站在我面前。

四

她现在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可是十五世纪大师[1]的手指所塑做？
双颊凹陷，就好像靠喝风
吃影子的杂烩当饮食过活。
而我，尽管绝非丽达的遗种，
却也有过漂亮的羽毛——够了，
不如对所有微笑的人微笑，显示
有一种老稻草人日子过得还舒适。

五

年轻的母亲——一个形象在她膝上，

---

① 此诗初版指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

为“生殖之蜜”[1]所捉弄，
且必将睡眠，哭叫，挣扎着要逃亡，
一如回忆或那药物所决定——
会怎样看她的儿子？假如她只把那形象——
它头上有六十个或更多的寒冬——
当做对生他时剧痛的一份补偿，
或对为他前程担忧的一份补偿。

六

柏拉图[2]认为自然界不过是游戏
在精神的万物变化图上的一颗泡沫；
较壮实的亚里士多德[3]则舞弄着鞭子
在一位万王之王的屁股上薄施惩戒；
举世闻名的金股毕达哥拉斯[4]

---

① 叶芝原注：“我从波尔菲瑞关于‘山林女仙的洞府’的文章中取用了‘生殖之蜜’，但是在波尔菲瑞那里没有找到视之为破坏对出生前自由之‘回忆’的‘药物’的根据。……”（《叶芝诗集新编》597 页）波尔菲瑞（约 232—305）：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他在《关于山林女仙的洞府》一文中解释说蜂蜜“恰当地象征了降入迷人的生殖领域的快乐和愉悦。”

② 柏拉图（前 429—前 347）：希腊哲学家。

③ 亚里士多德（前 384—前 322）：希腊哲学家，曾任亚力山大大帝的私人教师。

④ 毕达哥拉斯（前 582—前 507）：希腊哲学家，音程的数理基础的发现者。



在提琴弓或琴弦上运指弹拨
星星所唱、无心的缪斯们所听的乐章：
用以吓唬鸟儿的旧竿子上的旧衣裳。

七

修女和母亲们都崇拜偶像，
但是那些被烛光照亮的尊容不似
那些撩惹母亲幻想的形象，
只是使大理石或青铜保持静止。
然而它们也令人心碎——呵，种种现象，
为热情、虔诚或爱慕所熟知，
一切天国的荣耀所象征的尊神——
呵，自生的人类事业的嘲笑者们；

八

只要肉体不为取悦灵魂而损伤，
美并非生于其自身的绝望断念，
两眼昏花的智慧亦非出自夜半灯光，
劳动就会绽开花朵或起舞蹁跹。
呵，栗树，根须粗壮繁花兴旺，

你究竟是叶子、花朵还是枝干？
呵，身随乐摆，呵，眼光照人，
我们怎能将跳舞人和舞蹈区分？





科洛努斯的颂赞①

（出自《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

合唱队：来赞颂科洛努斯的骏马，来颂赞
树林纷乱缠结的酒一般浓的黑暗，
在那里聒噪得令白昼耳聋的夜莺啊，
假如白昼的天光曾经造访那
风雨或阳光都不曾造访的地方，
不死的仙女们就会翩翩起舞，
被和谐的乐音醉得迷迷糊糊，
有塞墨勒的儿郎②做浪荡的伴当。

---

① 这是叶芝所译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的悲剧《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中的一首合唱歌词，完成于1927年3月24日。科洛努斯是雅典城北一地区；此地名与马有关，因为该地崇拜把马作为礼物赠给人类的海神波塞冬。

② 指酒神狄俄尼索斯。参见“一出剧里的两支歌”一诗510页注②。

那边在健身者的庭园[1]里茁长出
那自我播种、自我萌生的形体，赋予
雅典人的智能以圆熟融通，
甚至那由奇迹从活生生的石头中
培育出来的叶子灰白的橄榄树；
和平或战争的偶然意外
都不会使那古老的奇树枯萎，因为
那伟大的灰眼睛的雅典娜在凝眸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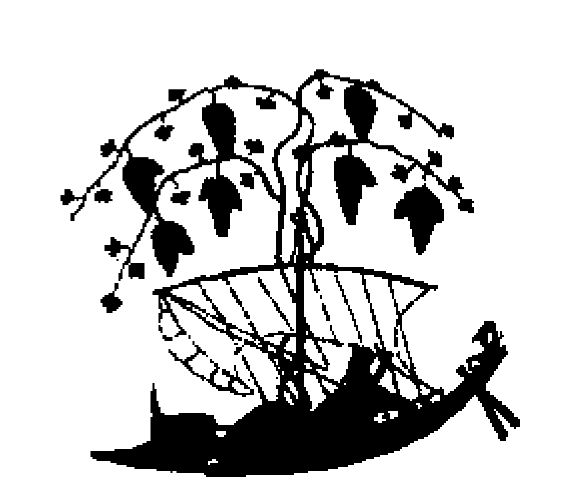
谁来到这个国家，并且光顾
金色藏红花和水仙花盛开之处，
那哭悼亡女的伟大的母亲[2]，
被叶子灰白的橄榄树间粼粼
闪光的流水的美景所陶醉，
采下一朵花来歌唱所失之地；
谁找到了富饶的塞菲索斯[3]，
就找到了那里所有的最美丽的景致。

---

① 指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包括一庭园和健身房，位于雅典城郊，与科洛努斯毗邻。橄榄树是智慧女神送给人类的礼物；据说学园中的橄榄树是地上长出的第二棵；第一棵在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守护神庙西附近。

② 指希腊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得墨忒耳；她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劫入地府，强娶为后。

③ 流经雅典城西的一条河。



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虔诚的心灵，
记得当整个人类都还仅仅
在路上步行，或在水边扑腾之时，
波塞冬赐给了他们船桨和马嚼子，[①]
所以每个科洛努斯的男孩或女娃
无不谈论那马嚼子和那船桨； 
无论夏季和冬季，白天和晚上，
都谈论马和大海的奔马[②]，白色的骏马。

① 波塞冬教人骑马行船。
② 指海浪。

智　慧

当彩画壁板、雕塑、
玻璃镶嵌画、窗玻璃
纠正了某个农夫
传道者说错的教义，
扫除了地板上
那木匠[1]留下的锯末时，
才发现了真正的信仰。
当庄严的圣母身衣
锦缎，端坐在镶金
嵌玉的檀木宝座上，
缝制着一袭以备他[2]在

① 指圣母马利亚的丈夫约瑟。
② 指耶稣基督。



诺亚的洪流[1]从未淹及的
高接星汉的巴比伦塔里
高贵地穿用的绛袍时，
神迹尚在儿戏。
丰裕之王[2]给他披上
纯真；他则披上智慧。
那名号听起来最是悦耳，
想想何等狂野的婴儿期
曾把恐怖逐出他母亲的胸怀。

---

① 上帝曾降洪水毁灭人类，惟有诺亚一家幸免（见《旧约·创世记》第 6 章第 5 节—第 7 章第 19 节）。

② 指上帝。

路边的傻子[1]

当所有从摇篮
跑进坟墓的物件
又从坟墓跑进摇篮；
当一个傻子
缠在轴上的心思
不过是松散的线，不过是松散的线；

当摇篮和线轴已成过去，
而我终于变成区区
鬼影，由某种物质凝聚而成，
透明如风，那时候
我想，我就可以找到
一个忠诚的爱人，一个忠诚的爱人。

---

① 此诗是“库胡林、少女和傻子”一诗的第 18—29 行。



欧文·阿赫恩与他的舞伴们[①]

一

的确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的心当爱情不求自来
到那诺曼高地[②]上或那白杨树阴里之时，
竟会除自身外不觉有负担，却竟然又消损憔悴。
它无法承受那负担，因此它发了疯痴。

南方的风带给它渴望，东方的风带给它绝望，
西方的风使它可怜，北方的风使它惊恐。
它害怕以那里的全部风暴给它的爱人一个损伤；

① 第一部分作于1917年10月24日，叶芝婚后第四天，初题为《恋人说》；第二部分作于10月27日，初题为《心回答》。欧文·阿赫恩：叶芝自况，亦见303页注①。

② 指诺曼底，法国一地区，毛德·冈有住宅在那里。伊秀尔特·冈十五岁时曾在那里向叶芝求婚，但因命相里火星太旺而被拒绝。

它害怕她会带来损伤，因此发了痴疯。

我能够与任何邻近的头脑交换意见，切磋琢磨，
我拥有任何诗人所拥有的健康的血肉之身，
可是啊！当那高地把风挡住时我的心无法承受更多；
我跑啊，跑，离开我爱人身边，因为我的心发了疯。

二

在肋骨后面的心大笑。“你说我发了疯，”它说，
“因为我使你掉头从那年轻女孩[1]的身边跑开啦；
她怎能与如此野生野长的半百之人相匹配呢？
还是让笼鸟[2]与笼鸟交配，野鸟[3]在野地里交配吧。”

“你整天只是编造谎言，哦，害人精，”我回答，
“所有那些谎言只有一个目的，即把可怜人出卖；
我不曾发现在任何笼中有我身边的女娃。[4]
呵，只是一旦获悉我的思想在远方，她的心会碎。”

① 伊秀尔特·冈(1895—1954)。叶芝屡次向她求婚而未成。
② 笼鸟象征伊秀尔特·冈。
③ 野鸟象征乔芝。
④ 指叶芝的妻子乔芝。



“说出你全部心思，”我的心高唱，“说出你全部心思；谁在乎？①
既然你的舌头无法说服那女孩，除非她错把
她幼稚的感激之情当做爱情而与你这半百之人结成配偶。
啊，让她现在就选一个年轻男子吧，完全是为了他的狂野。”

① 可能指乔芝的“自动书写”对叶芝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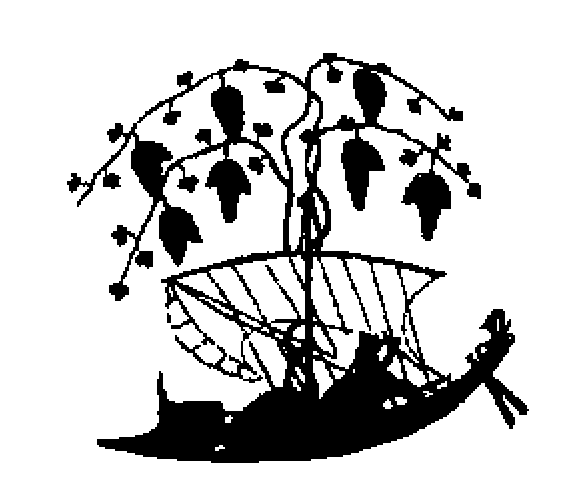
一个男人的青年和老年[①]

一、初　恋

虽然在美的残酷的孕育中
她出落得像滑翔的月亮，
但她时而漫步，时而脸红，
久久伫立在我的小径上
直到我以为她的体内藏有
一颗有血有肉的心脏。

但是自从我伸手在那里
发现了一颗石头心之时起，

① 这组诗作于1926至1927年间。前四首原题"四首年轻乡下人的歌"；第六、七、八、九首原题"老年乡下人的更多的歌"。此第一首诗写青年时代对毛德·冈的恋爱。



我已经尝试过许多事情，
却没有一件事成功顺利，
因为凡在月亮上摸索的手
肯定是神经出了问题。

她的微笑改变了我的面貌，
撇下我就像个小丑
这里走走，那里逛逛，
头脑空空没有念头，
还不如天空中群星的轨迹，
在月亮滑翔出天外之后。

二、人类的尊严[1]

她的好意就像月亮，
假如我可以
把其中没有理解，而对人人
都一样的东西叫做好意，
好像我的忧伤是一个布景
涂画在一面墙壁。

于是像一块石头我躺倒
在一棵断树下边。
假如把内心的痛苦
冲着掠过的飞鸟嘶喊，
我就有可能复元，但我哑然，
由于人类的尊严。

---

① 此诗写对毛德·冈的苦恋。



三、美 人 鱼[①]

美人鱼发现一个游水的少年，
便把他捉过来做她的情郎，
把她的身体紧贴于他的身体，
放声大笑；于是下潜深藏，
却忘记了在残酷的欢乐之中
即便是有情人也会被溺亡。

① 此诗写与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的私情。

四、野兔之死[1]

我指出那狂吠的群犬，
好让野兔跳进树林，
且当我叫好致意时，
犹如恋人面临
眼皮的低垂一般，
因鲜血凝固而欢欣。

突然我的心为她那
失神的神情绞痛起来，
遂想起野性已失，
后来，被从那里推开，
我站在树林里，因
野兔之死[2]而受到责怪。

---

① 此诗作于1926年1月3日，写对伊秀尔特·冈的单恋。叶芝于1935年9月23日致信毛瑞斯·沃尔曼说："你可以说此诗意思是说，恋人在恋爱时，会对所爱之人对被囚禁的恐惧感到同情。"(《书信集》840—841)

② 可能暗指她与弗朗西斯·斯图亚特的不幸婚姻。



五、空　杯[1]

一个疯子找到一只杯子，
在快要渴死的时刻，
却几乎不敢润一润嘴，
精神错乱，想像着
要是再喝一口，
他那狂跳的心就会爆裂。
上个十月我也找到了它，[2]
但发现它干如枯骨，
由于这原因，我发了疯，
睡眠也随之逝去。

---

① 此诗写与奥莉维娅·莎士比亚的关系。叶芝在1926年12月6日致信莎士比亚太太："回顾青年时代就好像看渴死的疯子留下的半尝未尝的杯子。"

② 叶芝于1926年10月与奥莉维娅·莎士比亚会过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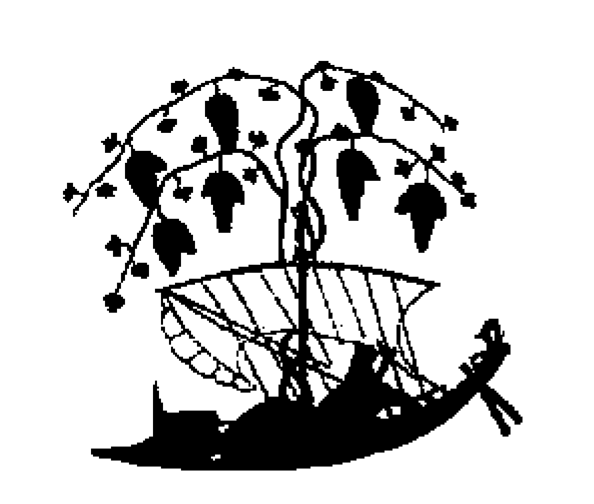
六、他的记忆[1]

我们应被藏起，不让他们看见，
只是作为圣物展示；
身体残损，犹如
被凄厉的北风吹折的荆棘；
想想已入土的赫克托尔[2]，
活着的人谁也不知。

女人们一点儿也不注意
我的所做或所说，
她们宁可丢下她们的宠物
去听一头公驴放歌；
我的手臂像弯弯扭扭的荆棘，
但从前也有美人枕过；

全部落的头号美人曾枕在上面
享受过如此的快乐——

① 此诗写1907或1908年与毛德·冈发生性关系事。
② 特洛伊勇士，特洛伊王普里阿摩与赫卡柏之子，为希腊英雄阿喀琉斯所杀。



她[1]曾让伟大的赫克托尔威风扫地
使整个特洛伊城毁灭——
她竟然冲着我这耳朵大喊，
“要是我叫唤就猛撞我。”

① 特洛伊的海伦，象征毛德·冈。

七、他青年时代的朋友[①]

是笑声而不是时光毁了我的嗓音，
给其中掺入那嘶哑声；
当月亮的肚子鼓得像水壶时，
我得了一种大笑阵发症，
因为那老梅芝沿小巷走来，
胸前抱了一块石头，
石头上裹着一件斗篷，
她嘴里无止无休
哼唱着宝宝乖，宝宝睡觉觉；
她像拍岸的浪花
曾经疯野过但不会生育，
现在把那石头当娃娃。

彼得，有过许多了不起的艳遇，
是个精力旺盛的汉子，
尖声高叫："我是孔雀之王，"
然后在一块石头上栖息；

① 此诗作于1926年7月2日。



于是我大笑，直到泪水滚滚流下，
心脏在胸胁里砰砰乱跳，
回想起从前她的尖叫是出于爱，
而他现在尖叫是由于骄傲。

八、夏天与春天

我们坐在一棵老荆棘树下
彻夜交谈，叙说
自从我们初见天光以来
所说过和做过的一切；
当我们谈到长大成人之时，
知道我们曾劈开了一个灵魂，
如果相互倒在彼此的怀里，
我们或许能使它变得完整；
于是彼得露出一副凶相，
因为好像他和她
曾经谈论他们的童年时光，
就在那同一棵树下。
呵，有过怎样的新芽萌发，
和怎样的繁花开绽，
那时我们享有整个夏季
而她享有整个春天！



九、老人的秘密

现在我拥有了老妇人的秘密，
她们有过年轻人的秘密；
梅芝告诉我在我血气方刚时
想都不敢想的事，
曾经使一位恋人溺死的一切
听起来像支旧歌子。

虽然玛格丽被镇得张口结舌，
要是不巧碰上了梅芝，
但我们三个却组成一个孤独；
因为今天活着的人无一
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故事
或说我们所说的闲事：

在所有已去世的人们中间
那么一个男人如何最讨女人欢喜，
那么一对男女如何相爱多年，
那么一对，无二独一，
稻草床铺的故事
或鸭绒床铺的故事。

十、他的狂放

呵，让我上马，高高飞翔
在那浓浓的云彩之中，
因为腰背笔直的
佩格、麦格和帕里斯[①]的爱人
如今已逝去，留下的一些人
用她们的丝绸换取了麻布。

要是我在那里，且没人听见，
我就会让一只孔雀啼鸣，
因为这很自然，对于一个
生活在记忆中的男人；
孤独中，我宁愿抚养一块石头，
给它唱催眠曲听。

① 佩格和麦格是虚拟的女子名；帕里斯是特洛伊王子，他的爱人当指海伦，亦影射毛德·冈。



十一、出自《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1]

忍受上帝所赐予的任何生命，不要祈求更长的寿命；
不要再回想青年时代的欢乐，厌倦了旅行的老年人；
欢乐会变成对死亡的渴望，假如其他一切渴望徒劳无功。

甚至从那为记忆所如此珍惜的欢乐里
也会生出死亡、绝望、家庭分裂、人类的一切烦恼事，
一如那流浪的老乞丐和这些上帝厌弃的孩子们[2]所知。

四面回音的长街上挤满开怀大笑的跳舞之人，
新娘被抬进新郎的卧房，穿过火炬和喧闹的歌声；
我赞美那结束短暂或长久生命的无声的亲吻。

最好是从未生活过，古时候的作家们声称；
从未汲取过生命的气息，从未窥望过白昼的眼睛；
其次是一声欢快的晚安然后迅速转过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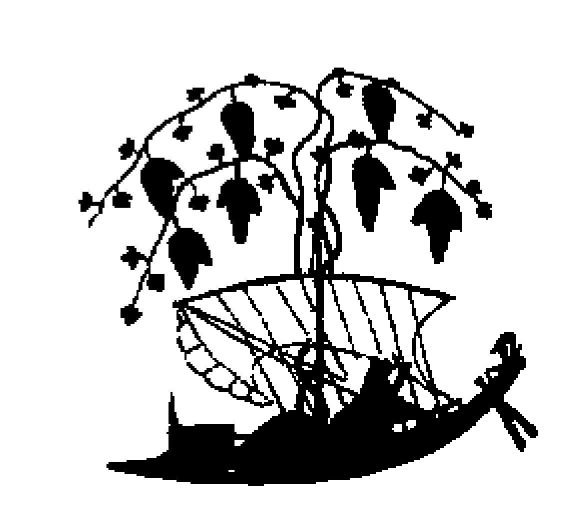
① 这是叶芝所译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 496—前 406)的悲剧《俄底浦斯在科洛努斯》中的一首合唱歌词，完成于 1927 年 3 月 13 日。科洛努斯是雅典城北一地区。

② 指俄底浦斯和他的女儿安提戈涅、伊斯墨涅。

三座纪念雕像[①]

他们举行公开集会，在我们
最著名的爱国者伫立的地方，
一个高耸在空中群鸟当中，
两个较矮些矗立在两旁；
所有知名的政治家都说
纯洁建立起国家政权，
然后又防止它腐败堕落；
都告诫我们要坚持这点，
不要理睬一切卑鄙的野心，
因为才智会使我们骄傲，
骄傲则把不纯洁引进：
那三个老流氓哈哈大笑。

① 此诗作于1925年6月11日爱尔兰参议院就离婚法案辩论前。都柏林市欧康奈尔大街上有英国海军大将霍瑞修·耐尔森、爱尔兰政治领袖丹尼尔·欧康奈尔和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雕像纪念碑。三者私生活均欠检点。



万灵节之夜[1]

（《幻景》跋）

午夜来临了，基督教堂[2]的大钟
和许多较小的钟响彻房间；
这是万灵节之夜。
两只满溢麝香葡萄酒的长玻璃盅
在桌上泛着泡沫。一个鬼魂也许会来；
因为那是一个鬼魂的权利，
他的构成元素被他的死亡
磨砺得如此精细，
以至仅饮用酒的气味，
而我们粗糙的味觉则饮用全部酒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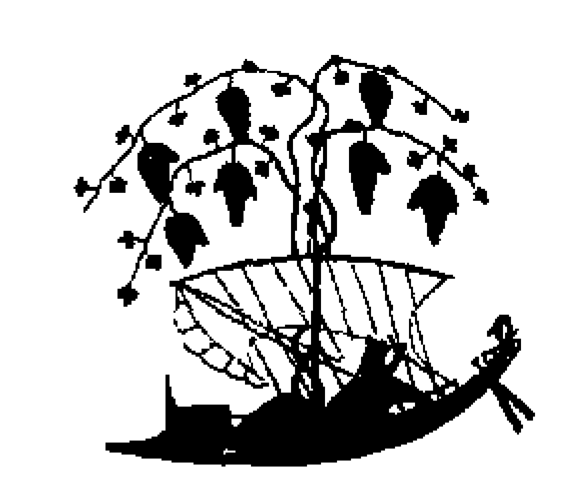
① 通常为11月2日，是天主教节日，在这天，地上的教会为所有已去世但仍在炼狱里受苦的虔诚的灵魂祈祷。此诗被收入叶芝所著《幻景》(1925，1937)一书末尾。

② 英国牛津大学的一所学院。

我需要某个即使大炮从世界的各个
角落响起，也能像缠裹
在尸布中的木乃伊一样
待在内心沉思的裹缠之中的心灵；
因为我有一件绝妙的事情要说，
一件确实绝妙
只有活人会嘲笑的事情，
尽管不是要说给清醒的耳朵听；
也许所有听到的人
都会大笑和痛哭一个钟头。

首先我召请霍顿[1]的。他爱好奇异的思想，
深知所谓柏拉图式恋爱
那甜美的骄傲之极度，
深知他的女友死后，他的爱情止了痛，
什么也无法把他引至如此
精炼的激情的高度。
言语不过是被浪费的呼吸；
他只有一个珍爱的希望：

① 威廉·托玛斯·霍顿(1864—1919)：神秘主义画家。



那一个或下一个
冬天的酷寒将是死亡。

两种思想如此相混，我简直无法分辨
他想得最多的是她还是上帝，
只是想着他的心目
向上仰望时，突然看见惟一的形象①；
想着一个虚弱友善的鬼魂，
对神学入了迷，
因此照亮了整个
“圣经”应许给我们的
那广大神奇的房屋；
它就像一条金鱼游动在一只碗中。

其次我召请弗罗伦丝·埃默瑞②，
她发现脸上最初的皱纹
美丽且令人羡慕，
预知未来将会因美貌减退
平庸增进而令人苦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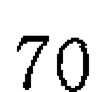
① 指霍顿的女友艾米·奥德瑞·洛克(1881—1916)。
② 弗罗伦斯·法尔·埃默瑞(1869—1917)：英国女演员；于1912年离开英国到锡兰一所佛学院教书，1917年4月29日在那里去世。

宁愿远离邻居或朋友
到黑皮肤的人们中间
去教书，在那里
听任丑恶的岁月消逝，
躲开目光直到不被人注意的终点。

在那终点之前，她从某位
博学的印度人[①]用取譬设喻的方式
谈论灵魂旅程的布道中
得到了开悟。它如何被卷得到处飞，
遍及月亮轨道能够达到的任何位置，
直到投入太阳之中；
在那里，自由然而恒定，
既是选择又是机遇，
终于忘却它的破烂玩具，
沉入它自身的欢喜之中。

① 可能指蓬南巴兰·拉马那坦大师（1851—1930），埃默瑞所在任教的学院的创建人。



我把麦克格莱戈[1]从他的坟墓里唤起，
因为在我最初的艰难时期我们曾是朋友，
尽管后来疏远了。
我曾认为他半是疯子，半是无赖，
并且如是告诉了他，但是友谊从未结束；
当思绪升起，自动地
落在他所做过的慷慨之事上，
而我变得半满足于盲目无睹之时，
即使心意似乎改变了，
而且似乎是随那颗心灵改变了又怎样！ 

他曾经勤于开创，
富有狂暴的勇气，在寂寥
逼得他发了疯之前；
因为静虑冥思未知的思想
使人的交往逐渐越来越少；
既得不到酬报又得不到夸赞。
但是他会拒绝主人的
酒杯，因为是我的酒杯；

---

① 麦克格莱戈·梅瑟斯(1854—1918)：神秘主义者，“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创始人之一；1900年与叶芝就会务问题发生争吵后，二人关系遂疏远。

他曾经是个鬼魂爱好者，
现在身为鬼魂也许变得更傲慢了。

但名字不算什么。那是谁并不要紧，
只要他的构成元素已变得如此精细，
以至麝香葡萄酒的气味
能够给他敏锐的味觉以任何活人
都无法从全部酒浆里喝到的销魂狂喜。
我有活人所嘲笑的
木乃伊真理要讲述，
尽管不是要说给清醒的耳朵听；
因为也许所有听到的人
都会大笑和痛哭一个钟头。

这种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我把它紧抱，
直到静虑掌握了它的各个部分，
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的眼光，
直到那眼光不顾世人而跑到
受罚者哄走了他们的心，
有福者跳舞的地方；
这种思想，缠裹在其中
我就不需要别的东西，



裹缠在心灵的漫游里
就像木乃伊裹缠在尸布之中。

1920.8 于牛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叶芝诗集　　中
作者＝傅浩译
页数＝555
SS号＝12237376
DX号＝000006369372
出版日期＝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封面
书名
正文